

萬 有 文 庫

第二集七百七種

王 雲 五 主 編

公 羊 義 疏

(四十)

陳 立 著

商 務 印 書 館 發 行



公羊義疏

(四十)

陳立著

國學基本叢書

公羊義疏六十三

昭十三年

盡十七年

十有三年春，叔弓帥師圍費〔疏〕

通義云：費內邑也。其言圍之何不聽也。蓋季氏之臣有南蒯者以邑叛也。

夏四月，楚公子比自晉歸于楚，弑其君虔于乾谿〔疏〕

上十二年左傳云：楚子次于乾谿。杜云：在譙國城父縣南。大事表云：在楚東境。

今江南潁州府亳州東南七十里。

乾谿與城父村相近，即漢城父縣也。

此弑其君，其言歸何〔注〕据齊陽生入惡不言歸〔疏〕

注据齊至言歸。○即哀六年齊陽生入于齊是也。陽生先詐致諸大夫，立於陳乞之

家。自是往弑舍，故爲篡辭。歸者出入無惡之文。今公子比亦弑君而言歸，故据以難。

歸無惡於弑立也。歸無惡於弑立者何。靈王爲無

道，作乾谿之臺，三年不成。楚公子棄疾脅比而立之，然後令于乾谿之役曰：

比已立矣，後歸者不得復其田里，衆罷而去之。靈王經而死〔注〕時棄疾詐告

比得晉力可以歸。至而脅立之。比之義宜效死不立。而立。君因自經。故加弑也。言歸者。謂其本無

弑君而立之意。加弑責之爾。不日者。惡靈王無道。封內地者。起禍所由。因以爲戒。〔疏〕

舊疏云。歸無惡於弑立也。

者。言所以書其歸者。正於弑虐之時。比無惡。靈王經而死者。舊疏云。謂縣縊而死也。按論語憲問篇。自經於溝瀆。注。王曰。經。經死於溝瀆中也。國語晉語。申生雉經。史記田單傳。遂經其頸於樹枝。索隱。經。猶繫也。廣雅釋詁。經。絞也。荀子彊國篇。注。經。縊也。左傳亦云。王縊于芊尹。申亥氏。繁露王道云。楚靈王行強乎陳蔡。意廣以武。不顧其行。慮所美。內罷其衆。乾谿有物。女水盡。則女見。水滿。則不見。靈王舉發其國而役。三年不罷。楚國大怨。有行暴意。殺無罪。臣成然。楚國大慙。公子棄疾卒。令靈王自殺。而取其國。虞不離津澤。農不去疇土。此非盈意之過耶。又曰。觀乎楚靈。知苦民之壤。盧注。壤。猶傷也。又五行相勝云。土者君之官也。其相司營。司營爲神。主所爲。皆曰。可。主所言。皆曰。善。謂順主指聽。從爲比。進主所善。以快主意。導主以邪。陷主不義。大爲宮室。多爲臺榭。雕文刻鏤。五色成光。賦斂無度。以奪民財。多發徭役。以奪民時。作事無極。以奪民力。百姓愁苦。叛去其國。楚靈王是也。作乾谿之臺。三年不成。百姓罷弊而叛。及其身弑。夫土者君之官也。君大奢侈。過度失禮。民叛矣。其民叛。其君窮矣。故曰。水勝土。新語懷慮云。楚靈王居千里之地。高百邑之國。不先仁義。而尙道德。作乾谿之臺。立百仞之高。雖登浮文。窺天文。然身死於棄疾之手。淮南秦族訓。靈王作章華之臺。發乾谿之役。外內騷動。百姓罷敝。棄疾乘民之怨。而立公子比。百姓放臂而去之。餓於乾谿。食莽飲水。枕塊而死。易林需之泰。楚靈暴虐。罷極民力。禍起乾谿。棄疾作毒。扶伏奔逃。身死亥室。是皆以弑君謀起。棄疾。故比歸無惡於弑立也。左傳與此小異。亦云。蔡公使須務牟與史脾先入。因正僕人殺太子祿。及公子罷敵。公子比爲王。又云。公子棄疾爲司馬。先除王宮。使觀從從師于乾谿。而遂告之。且曰。先歸復。所後者。剽師及訾梁而潰。與此會乾谿之役語大同。○注時。棄至立之。○舊疏云。正以經書自晉。故得爲有力之義。故如此解。校勘記云。此本晉誤。有可誤。司。今據諸本訂正。按紹熙本不誤。○注比之至弑也。

○繁露王道云。觀乎楚公子比。知臣子之道。效死之義。通義云。高閔曰。棄疾不得比之勢。則無以濟其亂。比見利而動。遽欲爲君。則成楚靈之弑者。乃比也。若使人受其名。已享其利。後世姦人。苟有藉口。以濟其私者。莫不皆置力焉。故聖人正名。比之弑君。所以絕後世姦人之禍也。是則君弑。由於比立。故比宜坐弑。比之義。宜效死。不立。下傳文。○注言歸至之爾。○桓十五年傳。歸者。出入無惡。故爲明其本無弑君而立之意。加弑責之。卽責其不效死而立也。穀梁傳。自晉晉有奉焉。爾歸而弑。不言歸。言歸非弑也。歸一事也。弑一事也。而遂言之。以比之歸弑。比不弑也。是亦以比不弑君。故弑爲加弑焉。校勘記出。謂其本無弑君而立之意。云諸本同。誤也。鄂本謂作明。疏引注同。當據正。按紹熙本亦作明。又出加弑責之爾。云此本疏中引注作加殺。閩監毛本亦改作弑。○注不日至無道。○舊疏云。正以宣二年秋七月乙丑。晉趙盾弑其君夷獫狁。四年夏六月乙酉。鄭公子歸生弑其君夷則。春秋之義。不問加弑與否。例皆書日。此不日。故解之。按晉靈亦無道。而日者。晉靈止宮中虐戾害不及民。又有趙盾諸人執政。非如楚靈之黷武樂禍。外肆殄滅。內極力役。殃民淫刑。多行不義。故不日。以惡無道。○注致內至爲戎。○宣九年。襄七年。下二十五年等傳。諸侯卒其封內不地。此地。故解之。宣九年。晉侯黑臀卒于扈。傳此何以地。卒于會。故地也。注起時衰多窮厄。伐喪而卒于諸侯會。上。故地危之。襄七年。鄭伯髡原卒于櫟。傳此何以地。隱之也。何隱爾。弑也。下二十五年。宋公佐卒于曲棘。傳此何以地。憂內也。注時宋公聞昭公見逐。欲憂納之。至曲棘而卒。故恩錄之。是則諸侯卒其封內不地。今此靈王見弑。由於乾谿。故著地以爲戒也。注研堂答問云。楚子虔弑于乾谿。書其地。著役之久也。君親出師。久而不歸。禍之不旋踵宜矣。楚之強莫強于虔。伐吳。執慶封。滅賴。滅陳。歷史不絕。而無救于弑者。無德而有功。天所惡也。

楚公子棄疾弑公子比〔疏〕

左氏穀梁弑作殺。孔氏音義云。弑。二家經作殺。若然。則比專得弑君之罪。而棄疾反類於討賊之人矣。不亦頗乎。此條及晉里克弑其君之子奚齊。公羊經文皆特長於

穀。左

比已立矣其稱公子何〔注〕据齊公子商人弑其君舍〔疏〕

注据齊至舍○文十四年彼傳云此未踰年之君也其言弑其君舍

何已立之已殺之成使者而賤生者也注惡商人懷詐無道故成舍之君號以賤商人之所為則彼未踰年見弑稱君此亦未踰年君稱公子故据以難舊疏所以不据僖九年晉里克弑其君之子奚齊者正以取成君之號以難公子義強也

其

意不當也〔注〕据上傳知其脅〔疏〕

注据上傳知其脅○即上傳云楚公子棄疾脅比而立之繁露王道云楚公子比脅而立而不免於死是也穀梁傳曰當上之辭也當上之辭

者謂不稱人以殺乃以君殺之也討賊以當上之辭殺非弑也比之不殺有四取國者稱國以弑楚公子棄疾殺公子比比不嫌也春秋不以嫌代嫌棄疾主其事故嫌也是亦以比無弑君之意與此同惟彼經弑作殺故以當上之辭為解果爾則經當書楚殺其大夫公子比矣故當從公羊作弑

其意不當則曷為加弑焉爾〔注〕据王子朝不貶〔疏〕

注据王子朝不貶○下二十二年尹

氏立王子朝注王子朝不貶者年未滿十歲未知欲富貴不當坐明罪在尹氏是則王子朝不貶此亦不當加弑故据以難

比之義宜乎效死不立〔疏〕

通義云卷綏而比出比歸而虔綏比

自謂於虔無一日君臣之義然而君子惡比受棄疾之君已而樂成其弑也故歸弑於比以為後世大防比不立而弑虔謂之討賊比立而殺虔是弑而已矣孔氏此論可謂持平矣故吳光弑僚致國季子季子不受去之延陵終身不入吳國君子以其不受為義於其來聘焉賢之其不殺光者札力不能討君子恕之若受光之讓能逃弑君之罪乎可與比事反觀也效死不立猶孟子之效死勿去謂寧死不立也經韻樓集云此以上釋上文經書公子比弑其君虔于乾谿也比實未弑經書弑其君虔上傳未釋故於此既釋仍稱公子比之下補釋上文所以書弑之意謂比之義宜乎效死不立不當為棄疾所脅也受脅而首亂故云弑

大夫相殺稱人此其稱名氏以弑何

〔注〕据經言弑公子比也。〔疏〕

文十六年傳大夫相殺稱人通義云。難不言楚人。又不言殺公子比意。

言將自是爲君也。〔注〕故

使與弑君而立者同文也。不言其者。比實已立。嫌觸實公子。棄疾則楚子居也。〔疏〕

正以棄疾弑比之後。卽自爲君。

故注云。使與弑君而立者同文也。舊疏云。同文卽文十四年。齊公子商人弑其君舍是也。通義云。棄疾奉比爲王。而已爲之司馬。比雖不成君。棄疾固君之矣。故經曰弑公子比。既不與比以君之名。仍罪棄疾以弑之實。一言而權衡各當如此。經韻樛集云。經有殺譌爲弑者乎。曰有。公羊經昭十三年。楚公子棄疾弑公子比是也。既言弑。則下當言其君比。不得云公子比也。既言公子比。則上當言殺兩相殺耳。不得云弑也。春秋言弑其君者二十三。言弑吳子弑蔡侯者各一言。弑其君之子者一。總爲二十六。皆君也。未有書弑公子者也。公子比被脅爲亂首。故春秋正其罪曰弑其君。所以徹天下後世。倉皇被脅首亂以成篡弑者也。公子棄疾殺之。如衛人殺州吁。蔡人殺陳佗。討賊之辭。此不言楚人殺公子比。而系之楚公子棄疾者。棄疾非有討賊之誠。主於自立而已。是深惡之也。比雖自立。不可言弑。比言弑者。是殺州吁殺陳佗皆當言弑也。左氏穀梁皆作殺。惟公羊作弑。傳曰。此其稱名氏以弑何。於春秋書法大不合。由今攷之。乃何劭公之誤。而傳未嘗誤。公羊經。楚公子棄疾殺公子比。固與左穀同也。傳曰。大夫相殺稱人。此其稱名氏以殺何。稱名氏以殺。與稱人以殺爲異文。異在稱人稱名氏。不在稱殺與弑。經著於竹帛者。既譌。何氏又屬譌爲註。此何氏之學。主於株守。不知正誤。故往往經闕文。猶臆爲之說。而此尤於大義有傷也。按段說非是。經文如作殺。則傳文但云。大夫相殺稱人。此其稱名氏何可矣。何爲連以弑問之。正以將爲君。故加弑文也。如以州吁陳佗爲比。則當書楚人殺公子比。何爲特著棄疾。棄疾非同謀之人。猶可曰以討賊予之也。弑君之事起于棄疾。本欲先脅比立。後再去比。其弑比之心。卽萌於弑比之時。故觀從謂子干曰。不殺棄疾。雖得國。猶受禍也。是其心路人皆知矣。晉惠殺里克。猶不予以討賊辭。況曾所臣事之君。復予之討賊辭乎。棄疾爲子比司馬。無論其誠心。臣事與否。其君臣之名。無以易也。春秋書弑公子比。非以成死者。乃以賤生者。

也。故楚世家亦云。平王以詐弑兩王而自立也。潛研堂答問云。楚公子比之弑君。棄疾成之。而比獨主惡名者。奸君位也。而棄疾之惡。終不可掩。故以相殺爲文。著其罪同。彼雖左穀相殺爲說。而義則本公羊。若如段氏。謂未有書弑公子者。春秋無達例。如弑君之子。闢弑吳子。盜弑蔡侯。皆別無所見。何獨於弑公子疑之。比之稱公子。猶餘祭申之不稱其君稱爵也爾。○注不言至公子。○莊二十二年。陳人殺其公子禦寇。下十四年。莒殺其公子意恢。皆言其此不言其故解之。正以若言其則似實公子。明比已爲君故也。○注棄疾至居也。○校勘記云。鄂本同。閩監。毛本則作卽。疏同。楚世家云。棄疾卽位爲王。改名熊居。是爲平王。下二十六年。楚子居卒是也。

秋公會劉子、晉侯、齊侯、宋公、衛侯、鄭伯、曹伯、莒子、邾婁子、滕子、薛伯、杞伯、小邾

婁子于平丘〔疏〕

杜云。平丘在陳留長垣縣西南。大事表云。寔字記。在封丘縣東四十里。蓋縣與封丘接壤。陳留風俗傳曰。衛靈公所置邑。水經注濟水篇。又東過平丘縣南。北濟也。縣故衛地也。春秋魯昭公十三

年。諸侯盟于平丘。是也。故一統志。在大名府長垣縣西南五十里。

八月甲戌同盟于平丘〔注〕不舉重者。起諸侯欲討棄疾。故詳錄之。不言劉子及諸侯者。間

無異事。可知矣。〔疏〕

包氏慎言云。八月。書甲戌。月之十日。差繆略云。甲戌。穀梁作庚戌。唐石經穀梁泐。注疏本亦作甲戌。○注不舉至錄之。○文十四年。公會宋公以下同盟于新城。彼亦會盟並有。經止書盟。舉其重

者也。不別言會于某。此會盟並舉。故解之。欲討棄疾者。舊疏云。諸侯欲討棄疾。以上有棄疾弑君之事。下傳有諸侯遂亂之言。故知於閒詳錄此會欲討之矣。蓋以凡詳錄者皆所善故也。按繁露隨本消息云。諸侯會于平丘。謀誅楚亂臣。是公羊舊義也。○注

不言至知矣。○舊疏云：春秋之義，會盟咸有，而間隔事者，則重言諸侯，卽定四年三月公會劉子、晉侯以下于召陵，侵楚。夏四月，蔡公孫歸、歸師滅沈，以沈子嘉歸，殺之。五月，公及諸侯盟于浩油，然則彼由閒有隔事，劉子不與盟，是以重出諸侯，今則閒無隔事，劉子復與盟，是以不勞重出劉子及諸侯，見其可知矣。

公不與盟，晉人執季孫隱，如以歸。公至自會。

公不與盟者何？公不見與盟也。〔注〕時晉主會，疑公如楚，不肯與公盟，故諱使若公自

不肯與盟〔疏〕

〔注〕時晉至與盟。○舊疏云：言時晉主會者，以此會劉子在其間，故須辨之，知非劉子主會者，以當時天子

復是其見疑，不得入晉故也。按繁露：隨本消息云：魯昭公以事楚之故，晉人不入楚國，強而得意，一年再會諸侯，伐強吳，爲齊誅亂臣，遂滅厲，魯得其威，以滅鄭。其明年如晉，無河上之患，先晉昭之卒，一年無難，楚國內亂，臣弑君，諸侯會于平丘，謀誅楚亂臣。昭公不得與盟，大夫見執，由此觀之，所行從不足恃，所事者不可不慎，此亦存亡榮辱之要也。

公不見與盟，大夫

執，何以致會。〔注〕据得意乃致會。〔疏〕

〔注〕据得至致會。○莊六年注云：公與二國以上出會盟，得意致會，不得意不致是也。今此平丘之盟，公見拒，君子恥見拒，榮見與也。又大

夫被執，不得意可知。今乃致會，故据以難。

不恥也，曷爲不恥。〔注〕据扈之會，公失序恥之。〔疏〕

〔注〕据扈至恥之。○舊疏云：卽文七年秋八月公會諸

侯，晉大夫盟于扈，傳諸侯何以不序，大夫何以不名，公失序也，公失序奈何，諸侯不可使與公盟，跌晉大夫使與公盟也。〔注〕爲諸侯所薄賤，不見序，故深諱爲不可知之辭是也。

諸侯遂亂，反陳蔡，君

子不恥不與焉〔注〕時諸侯將征棄疾。棄疾乃封陳蔡之君。使說諸侯。諸侯從陳蔡之君言。

遠反。不復討楚。楚亂遂成。故云爾。公不與盟。不書成。楚亂者。時不受盟也。諸侯實不與公盟。而言

公不與盟者。遂亂雖見與。公猶不宜與也。故因爲公張義〔疏〕

校勘記云。唐石經。諸本同。此本脫上不字。今補正。○注時諸至云爾。○史記楚世家。

平王以詐弑兩王而自立。恐國人及諸侯叛之。乃施惠百姓。復陳蔡之地。而立其後如故。彼雖無諸侯討棄疾事。棄疾實恐懼諸侯。乃封二國也。諸侯從陳蔡君言。遠反。不復討楚。或何氏以意言之。封陳蔡君事。見下廣雅釋詁。遂竟也。楚亂遂成。謂竟成也。遂亦有成義。國語晉語。吾必遂矣。注。遂。成也。遂亂。猶言成亂也。義較直捷。通義云。時實棄疾復封陳蔡。諸侯因楚亂而飾爲己功。君子恥之。故以不與者爲無恥也。○注。公不至盟也。校勘記出時不受賂也。云諸本同。疏引桓二年傳。受賂以證之。此本作受盟。盟字剛改。今訂正。按。紹熙本亦作受賂。此決桓二年書公會齊侯以下于穆。書以成宋亂。彼經又云。夏四月。取郟大鼎于宋。戊申。納于太廟。傳何以書。譏何讓爾。遂亂受賂。納于太廟。非禮也。注。道此者。以春秋之義。諱內惡。公不與盟。而楚亂遂。非內惡例所不諱。故直書公不與盟。明非受賂。故無惡不恥也。然則桓公受賂。亦內惡。春秋不諱者。彼注云。桓公本弑隱而立。君子疾同類相養。小人同惡相長。故賤不爲諱也。是也。○注。諸侯至張義。○舊疏云。上注云。故諱使若公自不肯與之盟。今又言此者。正以諸侯遂亂。是以魯侯不肯與之盟。然則上下二注。彌縫爲義。非別解。云因爲公張義者。謂書公不與盟。非直爲國諱。因見諸侯遂亂大惡。公亦不宜與。故言因公爲張義也。

蔡侯廬歸于蔡。陳侯吳歸于陳。

此皆滅國也。其言歸何〔注〕。據歸者有國辭。〔疏〕

注據歸至國辭。○舊疏云。即僖三十年秋。衛侯鄭歸于衛之屬是也。

不與諸

侯專封也。〔注〕

故使若有國自歸者也。名者專受其封。當誅書者。因以起楚封之。所以能起

之者。上有存陳文。陳見滅。無君所責。又蔡本以篡見殺。但不成其子。不絕其國。即諸侯存陳。當有

文實也。〔疏〕

注故使至者也。○校勘記云。毛本有也字。此本實缺。蓋衍字。通義云。吳世子偃師之子。廬。世子有之子也。有不絕者。罰弗及嗣。猶燬朔之子無絕義也。名者皆始立國。文無所承也。傳言不與諸侯專封者。謂楚專封

之。與彭城慶封傳文同。自明。或因上言諸侯。遂亂反陳蔡。而疑爲平丘會上諸侯者。非傳及何氏之意。然反復經文。陳蔡之爲受封于楚。實無迹可尋。蓋邢衛綠陵。雖犯專封之咎。猶爲與滅國。繼絕世。此則楚滅之。而楚自復之。安足爲德。且棄疾本以利動。故直略之。不復爲文實。壹若陳蔡之自紹其國者。而不與楚之義。嚴矣。此即春秋貴明義。不貴明事之效也。舊疏云。宜言不與楚專封。而云不與諸侯專封者。宣十一傳。此楚子也。其稱人何。諸侯之義。不得專封也。是楚得言諸侯之義矣。而舊云。楚子初無封陳蔡之意。但畏諸侯之誅。遂許封陳蔡之子孫。陳蔡爲之請于諸侯。諸侯止不伐楚。楚乃封陳蔡。然則陳蔡得封。本由諸侯。故傳言諸侯以明之。按舊疏所引舊說。即孔氏所駁之。或說也。不與諸侯專封。即是不與楚子專封。見凡諸侯皆不與。故傳不明斥楚子也。言楚子。嫌別諸侯得專封矣。故僖元年。二年。十四年。齊桓封邢。衛。杞。皆不言齊桓。亦統斥不與諸侯專封也。是其義也。○注名者。至當誅。○舊疏云。諸侯之式。不合生名。今陳蔡之君。既已稱爵。而書名者。正以諸侯之封。宜受于天子。而受國于楚。故名之。見當誅。不合爲諸侯矣。包氏慎言云。邢以自遷爲文。猶蔡陳之以自歸爲文也。奪其專封。所以彊王義也。誅而稱名。黜之。使在微者。例按邢衛杞亦受封諸侯。而經不書名。示誅者。蓋爲桓公諱。桓公存以繼絕。春秋文不與。而實與。故受封者亦從恕。棄疾封陳



蔡非齊桓比。故於陳蔡之受封。卽書名張義。蓋陳蔡之君。既其邢衛杞亦宜從黜削例也。非邢衛杞可不名也。○注書者至封之。○校勘記云。此本疏引因作固。舊疏云。言主誓此事者。非直惡陳蔡之君不受天子之命。亦因以起楚封之。按如此注義。則舊說謂平丘之諸侯封之者。頗矣。○注所以至實也。○校勘記出無君所貴。云鄂本同。疏及閩監。毛本皆作無君無所貴。按紹熙本亦作無君無所貴。又出卽諸侯存陳。云閩監。毛本作諸侯存之。此作陳。誤。按解云。非謂上會諸侯。擇地封之。若是上會諸侯。擇地封之。當如救邢城楚丘之屬。傳亦有文實之文。然則存之當作封之矣。按紹熙本亦作存之。按上九年陳火傳。陳已滅矣。其言陳火何存陳也。注。陳已滅。復火者。死灰復燃之象也。此天意欲存之。故從有國記災。是上有存陳之也。春秋凡書災異者。皆示變人君。責其修政。今陳已滅無君。更無所責。故知爲天欲示存陳。爲死灰復燃象也。又襄三十年。蔡世子般弑其君固。至上十一年。楚子虔誘蔡侯般殺之于申。是蔡侯以篡見殺也。彼又云。楚師滅蔡。執蔡世子。有以歸。用之。傳其稱世子。何不君靈公。不成其子。是也。蔡般弑父。篡立。楚子誅之。春秋不成其子。示誅君之子不立之義。然國無絕理。故書滅蔡。所以書滅者。僖五年傳。滅者。亡國之善辭。注。言王者起當存之。故爲善辭也。傳又云。滅者。上下同力者也。注。言滅者。臣子與君勤力。一心共死之辭。是書滅正爲不絕其國也。陳蔡國皆應存。楚因其二君之後在楚。就而封之。知非諸侯存之明矣。舊疏云。若是上會諸侯。擇地封之。當如救邢城楚丘之屬。傳亦有文實之文。宜云城陳蔡。陳云。執城之。諸侯城之。曷爲不言諸侯城之。不與諸侯專封。曷爲不與實與。而文不與文曷爲不與。諸侯之義。不得專封。諸侯之義。不得專封。則其曰實與之何。上無天子。下無方伯。天下諸侯。有相滅亡者。力能存之。則存之可也。注。所謂當有文實也。然則春秋於棄疾無實與義。故使若自歸辭。穀梁傳曰。此未嘗有國也。使如失國辭。然者。不與楚滅也。不與楚之滅。其書滅陳書滅蔡是也。惟彼無不與專封義爾。餘與此同。

冬十月葬蔡靈公〔注〕書葬者。經不與楚討。嫌本可責復讎。故書葬。明當從誅君論之。不得責

臣子〔疏〕

注書葬至臣子○上十一年傳楚子虔何以名絕曷爲絕之爲其誘討也此討賊雖誘之曷爲絕之懷惡而討不義君子不與也是不與誘討也既不與楚誘討嫌不書葬爲責蔡臣子當復讎以隲十一年傳云然則何以不書

葬春秋君弑賊不討不書葬以爲無臣子故也今靈公爲楚誘殺春秋書葬不責蔡臣子者以蔡般弑父自立人人得誅蔡之臣民宜皆同仇故不責復讎而書葬如桓見當從誅君論也與桓十八年公薨于齊下云葬我君桓公者異彼傳云賊未討何以書葬仇在外也仇在外則何以書葬君子辭也注時齊強魯弱不可立得報故君子量力不責焉此楚強蔡弱春秋亦宜量力不責知非爲怨臣子辭者以傳無君子辭也之文又彼方責莊公與仇狩故於其葬焉怨之也又魯桓亦弑兄而立而春秋不從誅君論不責復仇者以魯桓會不致已爲奪臣子辭成誅文故於其葬也不復示絕爲春秋惟壹譏而已故也通義云書葬者爲慮伸討賊之志也志苟不忘復仇雖假手於楚猶蔡討也亦葬陳靈公之意也義似迂回

公如晉至河乃復

吳滅州來〔注〕不日者略兩夷〔疏〕

杜云州來楚邑按吳自成七年入州來是年始滅當是國名杜以爲楚邑非若是邑不得言滅若果楚邑當書吳伐楚取州來矣哀二年蔡遷于州來時

州來爲吳邑畏楚遷近吳也故彼年左傳云蔡請遷于吳也○注不日者略兩夷○校勘記云解云考諸舊本日亦有作月字者春秋上下滅例書月然則爲日字者誤按三十年冬十有二月吳滅徐疏引此注云不月者略兩夷此處疏本仍作日按舊疏又云上四年秋七月遂滅厲注云莊王滅蕭日此不日者靈王非賢責之略然則吳子夷昧兄弟立謀讓位季子卽爲賢者而反滅人宜亦書日以責之而不日者正以兩夷相滅故略之此舊疏據誤本而傳會爲此說也夷昧雖讓國有賢行非楚莊之比不必據以相例且彼楚莊因有王言與滅國事反故得日責之也下三十年注至此乃月者所見世始錄夷狄滅小國也不從上州來見義者因有出奔可責故也以彼言之知此文無月故注就不月解之也文承十月之下言無月者不蒙上月蓋不在十月內也

十有四年春。隱如至自晉。〔疏〕通義云。一事而再見者。卒名常辭也。左傳不達。乃以僑如爲尊夫人。隱如爲尊晉尊夫人。或可通。尊晉則尤與內其國之義乖戾。

三月。曹伯滕卒。

夏四月。

秋。葬曹武公。

八月。莒子去疾卒。〔注〕入昭公卒不日。不書葬者。本篡故。因不序。〔疏〕注入昭至不序。○舊疏云。春秋之義。所傳聞之世。略於小

國。不書其卒。至所聞之世。乃始書之。卽文十三年邾婁子遼。卒之徒是也。至所見之世。文致大平。書小國而錄之。卒日葬時。卽下二十八年秋七月癸巳。滕子甯卒。冬。葬滕悼公之屬是也。今此莒君入昭公所見之世。宜令卒日葬時。而不卒日。復不書其葬者。正由本是篡人。故因略之。不序其卒日。亦不序其葬矣。其本篡者。卽上元年秋。莒去疾自齊入于莒是也。然則春秋之義。篡明者。例書葬。卽衛晉。鄭突。齊小白。陽生之徒是。今此去疾於上元年。亦有自齊入于莒之文。卽是篡明。例合書葬。但以本篡故。因不序。然則入昭公所見世。小國之卒。例合書日。而上三月。曹伯滕卒。亦不日者。莊二十三年冬十一月。曹伯射姑卒之下。何氏云。曹伯達於春秋。常卒月葬時也。如卒日葬月。嫌與大國同。故復卒不日。入所聞世。可日不復日。然則曹伯終生於桓十年時。以春秋敬老重恩之故。而得卒日葬月。以爲大平。是以入所見之世。雖例可日。亦不復日。是故上文卒曹伯不書日矣。按去疾篡明。宜書葬。不書者。爲下未踰年。而殺其君之子。不孝尤甚。奪其嗣君辭。故不與其葬矣。舊疏未明。莒始卒於成十四年正月。莒子朱卒。所

聞世始卒，故不得日。此宜日而不日，故解之。

冬，莒殺其公子意恢。〔注〕莒無大夫，書殺公子者，未踰年而殺其君之子，不孝尤甚，故重而錄

之。稱氏者，明君之子。〔疏〕

注莒無大夫。○莊二十七年傳文。○注書殺至錄之。○通義云：莒無大夫，而曰公子意恢者，未踰年而殺其君之子，禍重，又在近世，合錄名氏也。若然，秦滅莒，莒夷之屬，皆得言以近

書，傳輒發異義者，所見之世，雖錄小國，事載之，亦不勝文繁。其特書者，要各有主書之義。若秦亡母弟，莒殺公子，假令在所聞，雖可責健不責，今而責之，卽是以近書矣。包氏慎言云：襄三十年，天王殺其弟年夫。注：王者得專殺書者，惡失親親也。未三年不去王者，方惡不意慕而殺弟，不與子行也。莒殺意恢，以失子行錄，然則先君之服未除，而行忍骨肉，尤君子所惡。失子行，言父喪未除，方稱子宜，三年無改於父之道，乃殺先君之子，以失子行錄，絕之於先君也。○注稱氏至之子。○舊疏云：小國大夫，假令得見，皆不書氏，卽莒慶之徒是也。今兼書公子者，欲明是君之子故也。若言莒殺意恢，無以明嗣子不孝，按喪服傳，諸侯之子稱公子，公子貫於先君，故稱氏，明爲先君子。蓋庶兄弟若同母兄弟，宜如天王殺其弟年夫例矣。

十有五年春，王正月，吳子夷昧卒。〔疏〕

釋文：夷昧，音末。本亦作末。唐石經，諸本作昧。按舊疏，本亦作昧。穀梁左氏作末，則作昧是也。故釋文云：然說文日部有味無昧，玉篇

廣韻，昧，兼收。漢書高帝紀，漢軍方圍鍾離，昧於滎陽。師古曰：昧，莫葛反，其字从本末之末，卽此入聲字也。

二月癸酉，有事于武宮，籥入，叔弓卒，去樂卒事。〔疏〕

包氏慎言云：二月書癸酉，據曆二月無癸酉，正月之十七日也。鄭氏以此有事爲禘祭，曾

子問疏。熊氏云。若喪祭及禘祫祭。雖過時猶追而祭之。故禘祫志云。昭十一年。齊歸薨。十三年。會于平丘。冬。公如晉。不得祫。至十四年。乃追而祫之。十五年。乃禘也。

其言去樂卒事何。〔注〕据入者言萬。去籥言名。不言卒事。〔疏〕

注据入至卒事。○即宣八年夏六月辛巳。有事于大廟。仲遂卒于垂。

壬午。猶繹。萬入去籥。是也。彼言萬入。此言籥入。彼言去籥。言名。此直言去樂。又彼不言卒事。故据以難。

禮也。〔注〕以加錄卒事。即非禮。但當言去樂而已。若去

籥矣。總言樂者。明悉去也。〔疏〕

左傳亦云禮也。杜云。大臣卒。故爲之去樂。○注以加至去也。○加錄卒事。決宣八年不言卒事也。即猶若也。猶莊三十二年。傳。寡人即不起之。即言若非禮。但當如宣八

年之書去籥。言去樂。無爲錄卒事矣。此言去樂。明樂悉去。與宣八年之去。其有聲者。廢其無聲者。殊也。明彼爲知其不可而爲之也。

君有事于廟。聞大夫之喪。去樂。〔注〕

恩痛不忍舉。〔疏〕

穀梁傳。君在祭樂之中。聞大夫之喪。則去樂卒事。禮也。君在祭樂之中。大夫有變。以聞可乎。大夫國體也。古之人。重死。君命無所不通。注死者不可復生。重莫大焉。是也。春秋說云。或曰。祭主於誠。君當祭。雖

大夫之喪。不得以聞。非禮也。衛有大史曰柳莊。寢疾。公曰。若疾革。雖當祭。必告。則知春秋之時。大夫之喪。必有當祭不告者矣。唐時。大臣喪。輒對仗奏。對仗奏者。謂正當朝。不以狀言。但以口奏。唐太宗猶怒爲責之。誠以君臣一體。其疾也。親視之。其殮也。親臨之。其疾革也。必以狀言。然此當朝非常祭也。當祭以聞。去樂卒事。春秋備書之。以爲後世法。

卒事。〔注〕畢其祭事。〔疏〕

通義云。云樂者。哀也。卒事者。君事重也。穀梁傳曰。君在祭樂之中。大夫有變。以

聞。然非殯喪。不得以聞。檀弓曰。衛有大史曰柳莊。寢疾。公曰。若疾革。雖當祭。必告。明非有命。則不敢告。正以大史非殯故也。經言有事。不舉祭名者。略爲變禮。張本。不主譏祭。與宣八年同例。按禮記檀弓。君臨臣喪。以巫祝桃茢執戈。注。君聞大夫之喪。去樂卒

事而往。未襲也。其已襲則止。巫去桃茷則不止。去樂卒事矣。孔疏鄭必知往者。以下云柳莊之卒。衛侯不脫祭服而往。明其君有大臣之喪。亦當然也。聞喪而往。故知未襲也。又按喪大記云。大夫之喪。將大斂。君往。巫止于門外。祝先入。蓋無祭事時然也。○注畢其祭事。○校勘記云。闔監。毛本。其作竟。按紹熙本亦作竟。是也。

大夫聞君之喪。攝主而往。〔注〕主謂已主祭者。臣聞君之喪。

義不可以不卽行。故使兄弟若宗人攝行主事而往。不廢祭者。古禮也。古有分土無分民。大夫不

世。已父未必爲今君臣也。孝經曰。資于事父以事君。而敬同。〔疏〕

注主謂至而往。○禮記曾子問曰。大夫之祭。鼎俎既陳。籩豆既設。不得成禮廢

者幾。孔子曰。九。請問之。天子崩。后之喪。君薨。夫人之喪。君之大廟。火。日食。三年之喪。齊衰。大功。皆廢。故何氏謂主爲已主祭者也。君夫人喪。皆宜卽往。祭不可廢。故使家人攝主卒事。恩義兩盡矣。通義云。後魏清河王惲曰。攝主者。攝斂神主而已。不暇待徹祭也。何休云。宗人攝行主事而往。意謂不然。君聞臣喪。尙爲之不釋。況臣聞君喪。豈得安然代主終祭也。廣森謂大夫聞君之喪。不得終祭。曾子問固言之矣。蓋陰厭而事主之禮畢。醑獻而事尸之禮畢。故攝主與尸事對文。以爲節也。禮曰。士不攝大夫。若兄弟宗人爲士者。卽不可使攝。若同爲大夫。同當奔喪。又孰相爲攝。益知解詁錯誤。按孔說非是。大夫聞君之喪。無論何時。卽行前往。祭事使人攝行。聞大夫之喪。哀殺。故俟事畢而往。至士不攝大夫。自謂不爲喪主耳。非祭事也。獨不聞大夫士無主乎。如孔說。則必以此攝主爲攝神主矣。凡尸未入之前。設饌于奧。謂之陰厭。少年。司宮筵于奧。視設几于筵上。右之。此爲爲神布席也。不言及設主之事。知無主矣。無主。何攝之有。凌先生禮說云。大夫不終事而往。所以盡君臣之義。使人攝主而祭。所以全子姓之恩。恩義兩盡。未得厚非也。若祭無使人代之者。饋食疏。大夫以上尊時至。唯有喪故不祭。餘吉事皆不廢祭。若有公事及病。使人攝祭。故論語孔子曰。吾不與祭如不祭。注孔子或出或病。不自親祭。使攝者爲之。據此。知有攝主事矣。若以傳有攝主二字。遂指爲木主。

然則曾子問。卿大夫士從攝主。北面于西階南。亦爲攝木主而行可乎。又按曾子問。天子崩。既殯而祭。其祭也。尸入三飯。不侑。醑不酢而已。疏於時冢宰攝主。然則亦以爲攝木主而行事可乎。難者曰。曾子問。大夫之祭。不得成禮。廢者。君薨。夫人喪在內。公羊傳何以不廢也。曰。曾子問。諸侯之祭社稷。聞天子崩后之喪。鄭注。謂夙興陳饌牲器時。則此云廢者。當亦指夙興時言。若接祭之後。當亦有不能廢者矣。不能廢而又不能不往。此攝主之說所由來與。且何氏云。不廢祭者。古禮也。言古以見今時有不然者矣。大夫之父。未必爲今君之臣。恩所不及。故不得廢其宗廟之祭。春秋以來。譏世卿矣。世爲大夫。或不得終祭而往。而要皆非大夫有木主證也。○注不廢至臣也。○此春秋之制也。春秋譏世卿。故大夫不世。則已父未必今君臣。故不廢祭。使人攝主也。其諸侯聞天子與后喪。則廢祭。諸侯世其父祖。莫非臣子也。與大夫禮殊。曾子問文雖大同。義實有殊。或彼據今禮言之。春秋援古以正今也。白虎通五行篇。有分土無分民。何法。法四時各有分。而所生者通也。又諫諍篇。其不待放者。亦與之物。明有分土無分民也。詩曰。逝將去汝。適彼樂土。是也。○注孝經至敬同。○孝經。士章文也。唐元宗注。資取也。疏以爲依孔傳。表記鄭注。資取也。是也。舊疏云。何氏之義。以資爲取。言取事父之道。以事君。所以得然者而敬同故也。則何氏解孝經。與鄭稱同。與康成異矣。按鄭稱說。與康成注皆不可考。校勘記云。閩監。毛本同。浦鐘云。鄭稱當孔傳之誤。梁玉繩云。鄭稱爲魏侍中。有答魏武帝金輅之間。見續漢書輿服志注。又魏志。延康元年。注引魏略。言傅篤學大儒。爲武德侯。毅傳。毅卽魏明帝也。丁杰云。孝經鄭注。據此處疏文。非康成亦非小同。當是鄭稱。孫志祖云。徐彥疏云。與鄭稱同。與康成異。則傅與康成爲二家明矣。

大夫聞大夫之喪。尸事畢而往。〔注〕賓尸事畢而往

也。日者爲卒日。〔疏〕

注賓尸至往也。○禮有司徹。鄭目錄云。大夫既祭。備尸於堂之禮。祭畢。禮尸於室中。又注云。徹室中之饋。及祝佐食之俎。卿大夫既祭而備尸。禮崇也。備尸則不設饌西北隅。以此薦俎之陳。有祭象。而亦足以厭飫神。按目錄言大夫兼上下言之。上大夫室中事尸。行三獻禮畢。別行備尸於堂之禮。其下大夫室內事尸。行三

獻。無別行備尸於堂之事。彼二語尸一上大夫。一下大夫也。備尸於堂。室中無事。故徹室中之饋。及祝佐食之俎。如菹醢四豆也。

五俎也。四敦也。兩錡也。四瓦豆也。酌奠之禴也。皆正祭陳於室中者。祝佐食之俎。不皆在室中。祝二豆一俎。在室。二佐食薦俎。東階。悉徹之也。儀禮校勘記。僖。徐本作賓。禮經或作僖。或作賓。通用僖。正字也。此作賓。與詩序同。吳氏廷華儀禮章句云。徹而僖尸。蓋以紓其象神之勞。是也。通義云。獻尸事畢。不賓尸也。假令當賓尸而聞喪。則亦獻尸而已。不獻賓兄弟以下也。按大夫聞君之喪。尙遣人攝主卒事。大夫聞大夫之喪。不過僚友之誼。何遂不及賓尸也。獻尸自是正祭禮節。不得謂之尸事。傳明云尸事畢。自謂事尸事畢。明謂賓尸矣。或羞于尸。侑主人主婦後也。天子諸侯之祭。明日而釋。君聞臣喪。廢一時之祭。故不忍次日再釋。宣八年之譏。猶釋是也。大夫既祭。卽僖尸于堂。可以事畢而往。下大夫并無別行賓尸之事。卽禮尸於室中。爲加爵禮尸。則更可卒事矣。蓋主人實爵酬尸。尸奠爵于薦左後。可以從殺。或無獻賓。酢賓。酬賓。獻兄弟。獻內賓。獻私人。各禮節與。○注日者爲卒日。○舊疏云。正以春秋之義。失禮鬼神例。日。今非失禮。知日爲卒。

夏。蔡昭吳奔鄭。〔注〕不言出者。始封名言歸。嫌與天子歸有罪同。故奪其有國之辭。明專封。

〔疏〕

左氏穀梁作蔡朝吳出奔鄭。朝昭字通。唐韻三蕭朝。早也。亦姓。左傳有蔡大夫朝吳。按漢蠡錯蓋其後。蠡卽朝云。春秋王子朝。漢書古今人表作子暉。左傳衛史朝。古今人表亦作史暉。文選羽獵賦注。朝暉古字通。故暉亦作暉。舊疏云。此

作昭吳字。又不言出者。所見之文異。按左氏穀梁皆以朝吳爲蔡大夫。則知此昭吳亦爲蔡大夫矣。而舊解以爲昭吳爲蔡侯廬之字者。似非何氏之意。○注不言至罪同。○舊疏云。正以其君始封之時。名書歸。則舊疏本言歸。當作書歸矣。名書歸。卽上十三年。蔡侯廬歸于蔡。是也。嫌與天子歸有罪同者。舊疏云。書名言歸。與天子歸有罪之文相似。何者。僖二十八年夏六月。衛侯鄭自楚復歸于衛。注言復歸者。刺天子歸有罪。冬。曹伯襄復歸于曹。注曹伯言復歸者。天子歸之名。與衛侯鄭同義。則天子歸有罪者。書名言歸。上蔡侯廬亦有罪歸。故言嫌與天子歸有罪同。○注故奪至專封。○正以蔡侯廬實非天子所歸。故其臣出奔。不言出。爲奪其君有國之辭。以其受封于楚。不含有國。明楚之專封。蔡專受其封。皆當誅。上十三年之書名言歸。非天子所歸。義與此。

相起也。

六月丁巳朔日有食之〔注〕并十七年食蓋與孛于大辰同占〔疏〕

包氏慎言云六月書丁巳朔。據歷爲月之三日。劉歆以爲

三月臧氏壽恭謂當作五月二日是年正月戊午朔大二月戊子朔小三月丁巳朔大四月丁亥朔小五月丙辰朔二日丁巳元志大衍推五月丁巳朔食失一閏沈氏欽韓以今麻推之是歲五月丁巳朔加時在盡交分十三日九千二百六十七分入食限。○注并十至同占○舊疏云謂此文日有食之并十七年夏六月甲戌朔日有食之皆與十七年有星孛于大辰同占也其占者則彼注云是後周分爲二天下兩主宋南里以凶是也通義云此與十七年甲戌占董生以爲宿並在畢晉國象也晉厲公誅四大夫失衆心以弑死後葬取復責大夫六卿遂相與比周專晉國君還事之日比再食其應在春秋後也按五行志劉歆以爲魯衛分臧氏謂當作魯趙五月丙辰朔合辰在四月十三度二日丁巳在四月十四度十二次之分降婁魯也大梁趙也降婁終於胃六度大梁起于胃七度趙晉地也。

秋晉荀吳帥師伐鮮虞。

冬公如晉。

十有六年春齊侯伐徐。



楚子誘戎曼子殺之〔疏〕

左氏穀梁作戎蠻。哀四年同。杜云蠻氏戎別種。河南新城縣東南有蠻城。漢書地理志河南新城縣曰蠻中。故戎蠻子國。大事表云。今河南汝州西南有蠻城。又文十七年左傳周

甘歎敗戎于邲。垂劉昭後漢志。以此爲蠻氏之戎也。杜云垂亭在新城縣北。今爲汝州伊陽縣地。左穀作蠻字。續漢郡國志河南新城有鄆聚。古鄆氏。今名蠻中。注左傳昭十六年楚殺鄆子。則曼卽鄆之省也。水經注伊水篇伊水又北逕新城東。與吳澗水會。水出縣之西山。東流南屈。逕其縣故城西。又東轉。逕其縣南。故蠻子國也。縣有蠻聚。今名蠻中。是也。漢惠帝四年置縣。汝水篇汝水東歷廡解城北。故鄆鄉城也。謂之蠻中。左傳所謂單浮餘圍蠻氏蠻氏潰是也。杜云城在河南新城縣之東南。又按東觀漢記光武紀。后父郭昌爲陽安侯。子流。縣曼侯。後漢郭后紀作綿曼侯。是蠻曼通也。通鑑注引風俗通云。蠻者慢也。故蠻亦作曼。

楚子何以不名〔注〕据誘蔡侯名〔疏〕

注据誘蔡侯名。卽上十一年楚子虺誘蔡侯般殺之于申。虺書名也。

夷狄相誘。君子

不疾也〔疏〕

范云。楚子不名。戎蠻子非中國。故亦以其夷狄相誘也。

曷爲不疾〔注〕据俱誘也。若不疾。乃疾之也。

〔注〕以爲固當常然者。乃所以爲惡也。顧以無知薄責之。戎曼稱子者。入昭公見王道大平。百

蠻貢職。夷狄皆進至其爵。不日者。本不卒。不地者。略也〔疏〕

注以爲至責之。○白虎通王者不臣云。夷狄者與中國絕域異俗。非中和氣所生。非禮義所能

化。故不臣也。春秋傳曰。夷狄相誘。君子不疾。尙書大傳曰。正朔所不加。卽君子所不臣也。又禮記學記疏引鉤命決云。不臣夷狄之君者。政教所不加。謙不臣也。隱二年注。王者不治夷狄。錄戎者來者勿拒。去者勿追。漢書匈奴傳論云。春秋內諸夏而外四夷

狄夷狄之人貪而好利被髮左衽人面獸心其與中國殊章服異習俗飲食不同言語不通是以聖人外而不內疎而不戚政教不及其人正朔不加其國也按此猶孟子告子篇所謂不屑教誨焉者不屑疾之正乃疾之深也但薄責其無知不以中國禮義繩之也故楚子不名也○注戎受至其爵○校勘記云閻監毛本大作太非紹熙本亦作大舊疏云上四年申之會伐吳再見淮夷五年冬越人伐吳一見越人所見之世而不進之者君子因事見義故也何者淮夷與越蓋遺大夫會此是君因可進而進之且昭公之世文致太平實不治定但可張法而已甯可文皆進乎按繁露奉本云遠夷之君內而不外謂此○注不日至略也○此決上十一年夏四月丁巳楚子虔誘蔡侯般殺之于申日且地故也戎受夷狄微國雖大平世亦不合卒故於是殺也略之不書日並亦不地皆從略故雖不在外四夷限不得醕同諸夏也

夏公至自晉

秋八月己亥晉侯夷卒〔疏〕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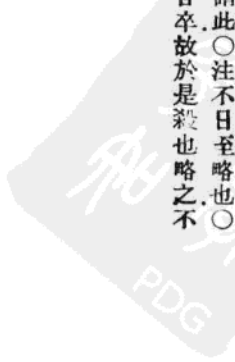
包氏順言云八月有己亥月之十日差繆略云亥公羊作丑趙氏坦春秋異文箋云唐石經公羊作己亥二字似磨改

九月大雩〔注〕先是公數如晉〔疏〕

注先是公數如晉○五行志中之上十六年九月大雩先是昭公母夫人歸氏薨昭不感又大蒐于比蒲晉叔嚮曰魯有大喪而不廢蒐國不恤喪不忌

君也君以感容不顧親也始其失國蓋劉歆語也按上十二年十三年十五年皆有公如晉文何義蓋與上三年同占八年大雩注先是公如楚半年乃歸費多賦重所致公數如晉亦宜然

季孫隱如如晉



冬十月葬晉昭公〔疏〕

差繆略云十月公羊作十一月按今本作十月唐石經同

十有七年春小邾婁子來朝

夏六月甲戌朔日有食之〔疏〕

漢書五行志下十七年六月甲戌朔日食有之董仲舒以爲時宿在畢晉國象也晉厲公誅四大夫以弑死莫敢復責大夫六卿專管君還事之日比再食事

在春秋後故不載於經劉歆以爲魯趙分左氏傳平子曰唯正月朔慝未作日有食之於是乎天子不舉伐鼓於社諸侯用幣於社伐鼓於朝禮也其餘則否太史曰在此月也日過分而未至三辰有災百官降物君不舉避移時樂奏鼓祝用幣史用辭嗇夫馳庶人走此月朔之謂也當夏四月是爲孟夏說曰正月謂周六月夏四月正陽純乾之月也慝謂陰爻也冬至陽爻起初故曰復至建巳之月爲純乾凶陰爻而陰侵陽爲災重故伐鼓用幣責陰之禮降物素服也不舉去樂也避移時避正堂須時移災復也嗇夫掌幣吏庶人其徒役也按所引說曰蓋西漢說左氏者舊說元志姜氏云六月當乙巳朔交分不協不應食大衍云當在九月朔六月不應食姜氏是也沈氏欽韓以今厯推之是歲九月朔甲戌朔加時在盡交分二十六日七千六百五十分入食限臧氏壽恭以三統法推是年閏在五月前正月丁未朔二月丙子朔三月丙午朔四月乙亥朔閏月乙巳朔五月甲戌朔又是年冬至癸酉正月二十七日也戊子小寒三月十三日甲辰大寒二月二十九日己未立春三月十四日甲戌驚蟄三月二十九日己丑雨水四月十五日甲辰春分四月三十日庚申穀雨閏月十六日乙亥清明五月二日是月十七日庚寅立夏以後純乾用事故大史曰在此月也五月甲戌朔距春分已三十一日不及立夏十七日故曰日過分而未至蓋是年魯厯失閏故魯史以爲也

秋。郟子來朝。

八月。晉荀吳帥師滅賁渾戎。

〔疏〕賁渾戎。左傳作陸渾之戎。穀梁作陸渾戎。

冬。有星孛于大辰。

孛者何。彗星也。〔注〕三孛皆發問者。或言入。或言于。或言方。嫌為孛異。猶問錄之。〔疏〕

爾雅

釋天。彗星為機槍。郭注。亦謂之孛。言其形孛似機槍。開元占經引孫炎云。機槍。妖星別名也。釋名釋天云。彗。星光杓似彗也。孛。星旁氣孛孛然也。御覽引合誠圖云。赤彗。火精如火。曜長七尺。○注。三孛至錄之。○或言入者。文十四年秋七月。有星孛入于北斗。是也。彼傳云。其言入于北斗何。北斗有中。也。或言于者。此經是也。或言方者。哀十三年冬十有一月。有星孛于東方。是也。彼傳云。其言于東方何。見于旦也。傳皆云。孛者何。彗星也。是三處皆發問。正以言入。言于。言方。有異。嫌孛亦異。是以俱問錄之。三傳皆云。何以書。記異也。其言于大辰何。〔注〕据北斗言入于大辰。非常名。〔疏〕据北斗至入于。○即文十四年。有星孛入于北斗。是也。○注。大辰非常名。○舊疏云。正以東方七宿皆謂之辰。故曰大辰。非七宿之常名。而經舉之。因以為難。按此謂恆星中無大辰名也。

在大辰也。大辰者何。大火也。〔注〕大火。謂

心。〔疏〕

注。大火謂心。○襄九年左傳。心為大火。爾雅釋天云。大辰。房心尾也。郭注云。大火。心也。左傳疏引李巡云。大辰。皆龍宿之體。最為明。故曰房心尾也。大火。蒼龍宿心。以候四時。故曰辰。孫炎曰。龍星明者。以為時候。故曰大辰。大火。心也。

在中最明。故時候主焉。夏小正云：五月大火中，八月辰則伏辰也。者謂心也。說文屮字解云：辰，時也。又龔字云：房心爲民田時。郭注爾雅云：龍星明者以爲時候。故曰大辰。用孫說也。然則東方七宿皆可以爲大辰。楚辭遠遊云：奇傳說之託辰星。王注：辰星，房星。東方之宿，蒼龍之體。文選注引法言宋注：辰，龍星也。故房心尾通有辰名。故說文舉房。小正言廢。自無二義。穀梁傳云：于大辰者，溢于大辰也。范注引劉向曰：謂溢于蒼龍之體，不獨加大火也。舊疏云：釋天云：柳躡火者，正以柳在南方，亦可爲出火之候。故也不謂心星非大火。然則爾雅不言心爲大火者，文不備也。郝氏懿行爾雅義疏：唐虞夏皆五月昏火中，故堯典以星火正仲夏。夏小正：五月初昏大火中是也。周秦則六月昏火中，故左氏昭三年傳：火中寒暑乃退。杜注：心以季夏昏中而暑退。季冬且中而寒退。月令云：季夏之月昏火中是也。然則周秦上較虞夏星候差及一次。此昏且中星所以不同也。火至初秋，則昏見於西。詩云：七月流火是也。火以三月始出，九月之昏始入，十月之昏則伏。左氏哀十二年傳：火伏而後蟄者畢是也。左傳云：西及漢，杜云：夏之八月，辰星在天漢西。今孛星出辰西，光芒東及天漢。彼疏云：月令仲秋之月，日在角，昏牽牛中。大辰是房心尾也。其星處東方時在角星北，故以八月之昏角星與日俱沒。大辰見於西方也。天漢在箕斗間，故是時天漢西南東北，邪列於天。大辰之星見在天漢之西也。今孛星又出於大辰之西。而尾東指，光芒歷辰星而東及天漢也。

大火爲大辰〔疏〕

爾雅釋天云：大火謂之大辰。左傳襄九年：大火爲大辰，或食於心是故心爲大火。亦止謂之辰。左傳昭元年：溷闕伯

於商丘。主辰。注：辰，大火也。國語晉語：且以辰出而參入。章注同。

伐爲大辰〔注〕伐，謂參伐也。大火與伐，天所以示民時早晚。天下所

取正，故謂之大辰。辰，時也。〔疏〕

注：伐，謂參伐也。○舊疏云：正以伐在參旁，與參連體而六星，故言伐謂參伐。伐與參爲一候故也。按後漢齊郎顛傳：伐作罰，罰者其宿主兵。其國趙魏，變見西方。考工記

轉人以象伐也。注：伐屬白虎宿，與參連體而六星。通義云：參伐連體六星，故舉伐以統參。正猶考工記云：熊旗六旒，以象伐也。夏小正：五月參則見。傳：參也者，伐星也。詩召南：維參與昴。傳：參伐也。國語晉語：而以參入。注：參，伐也。文選注引法言宋注：參，虎星也。

亦爲辰參互對。辰爲龍星故也。淮南時則訓。昏參中。高注。參西方白虎之宿。詩疏引演孔圖云。參以斬伐。禮記疏引運斗樞云。參伐主斬艾。示威行法。史記天官書。參爲白虎。三星直者是爲衡石。下有三星兌。曰罰。爲斬艾事。其外四星。左右肩股也。小三星隅置。曰觜。鱗爲虎首。主葆旅事。索隱引宋均曰。葆。守也。旅。猶軍旅也。言佐參伐以斬艾除凶也。齊氏召南考證云。按參宿中橫三星。其外左右肩左右足四星。又中橫三星之旁有三星下垂。曰伐。是伐與參連體而九星也。天官書曰。參爲白虎。三星直者是爲衡石。下有三星兌。曰罰。爲斬艾事。其外四星。左右肩股是其證也。此疏謂與參連體而六星。疑是字畫之誤。但詩綱總傳曰。三星參也。又周禮熊旗六旒以象伐。則此疏不爲無據矣。按疏言六星。謂伐三星與參正體三星爲六。不數其外四星故也。參之正體三星。故與心同稱三也。詩小星疏云。伐與參連體。參爲列宿。統名之若同一宿然。但伐爲大星。與參互見。皆得相同。故周禮以象伐也。明伐得統參也。公羊曰。伐爲大辰。演孔圖云。參以斬伐。皆互舉相見之文。故毛言參伐也。見同體之義。○注大火至大辰。○說文。辰。房星。天時也。又云。彙。商星也。辰爲東方宿。參爲西方宿。用以紀時。故皆謂之大辰。以別於餘星也。北辰居中。視以定參辰之度。故亦謂之大辰。大辰有三。同名異實。故下注云。迷惑不知東西者。須視北辰。以別心伐所在是也。說者以北辰爲大端。指心。小端指伐。非也。禮記鄉飲酒義云。參之以三光。政教之本也。注。三光。三大辰也。天之政教。出於大辰焉。○注辰時也。○詩齊風。東方未明云。不能辰夜。傳。辰。時也。說文。辰。震也。三月陽氣動。雷電振。民農時也。物皆生。从乙。乙。象此達。厂。聲也。又辰字下云。辰。時也。

北辰亦爲大辰〔注〕北辰、北極、天之中也。常居其所。迷惑不知東西者。須視北辰。以別心伐

所在。故加亦。亦者。兩相須之意。〔疏〕

注北辰至之意。○爾雅釋天云。北極謂之北辰。周禮大宗伯疏引元命包云。天生大列爲中宮太極三星。其一明者。太一常居。旁兩星。巨辰子位。故爲北

辰。以起節度。亦爲紫微宮。紫之。言中。此宮之中。天神圖法。陰陽開閉。皆在此中。繁露奉本云。星莫大於大辰。北斗常星。北斗常星。部星三百。衛星三千。大火二十六星。伐十三星。北斗七星。常星九。辭二十八宿。多者宿二十八。九。其猶著百壑而共一本。龜千載。

而人竇是以三伐傳決疑焉。按此多誤字。大率亦以大辰爲恆星之主。皆取則焉。釋天郭注。北極天之中。以正四時。史記天官書。中宮天極星。索隱引合誠圖云。北辰。其星五。在紫微中。楊泉物理論云。北極天之中。陽氣之北極也。極南爲太陽。極北爲太陰。日月五星行大陰。則無光。行大陽。則能照。故爲昏明寒暑之限極也。按廣雅釋言。極。中也。故諸家並以北極爲天中。舊疏引爾雅李注云。北極天心居北方。正四時。謂之北辰。孫炎云。北極天之中。以正四時。謂之北辰。是也。論語爲政云。譬如北辰。居其所而衆星共之。郝氏爾雅義疏云。說者謂北極五星。第五爲天樞。最小是不動處。然實不動處。猶在樞星之下。今按。樞星非不動。但其動也微。人所不見。故以爲居其所耳。按天官書。其一明者。太一常居也。旁三星。三公。或曰子屬。後句四星。末大星。正妃。餘三星。後宮之屬也。瓊之匡衛十二星。藩臣。皆曰紫宮。前列直斗口三星。隨北端兌。若見若不。曰陰德。或曰天一。紫宮左三星。曰天棓。又五星。曰天棓。後六星。絕漢抵營室。曰閣道。北斗七星。所謂旋璣玉衡。以齊七政。斗爲帝車。運于中央。臨制四鄉。分陰陽。建四時。均五行。移節度。定諸紀。皆繫於斗。文選注引天官星占。北辰一名天關。關者。樞機之地。總要之名也。卽天官書之太一。易釋文引馬融說。以太極爲北辰。索隱引文耀鉤。謂之中宮大帝。周禮疏引鄭氏說。謂之天皇大帝。耀魄寶。索隱引合誠圖。又爲紫微大帝。此云大辰。皆北辰之異文也。初學記引合誠圖。又云。天皇大帝。北辰星也。含元乘陽。舒精吐光。居紫宮中。制御四方。冠有五采。舊疏引春秋說云。北者。高也。極者。藏也。言大之一星。高居深藏。故名北極也。者。與先儒說遠。其何氏兩解乎。許氏宗彥。北極說云。爾雅。北極謂之北辰。考工記。匠人。夜考諸極星。以正朝夕。何注。公羊。迷惑不知東西者。須視北極。以別心伐。今北極甚小。不易辨。周髀曰。冬至日加酉之時。立八尺表。繫繫表端。希望北極中大星。引繩至地而識之。又到旦。明日加卯之時。復引繩望之首。及繩致地。而識其兩端。相去二尺之寸。故東西極二萬三千里。其兩端相去。正東正西。中折之以指表。正南北。其云東西極二萬三千里。卽璿璣之徑。折半爲一萬一千五百里。乃北極中大星。距北極樞之數。樞卽不動處。以衡間相去里數。準赤道度約之。計四度餘。若北極小星。則周初去極心不應若是之遠。蓋周髀本言北極中大星。北極樞之數。樞卽不動處。史記天官書。中宮天極星。其一明者。太一常居。鄭康成謂之太一。北辰神名。北極大星。或卽此與。今法測句。陳大星東西所極。折中以定南北。與周髀北極樞璿之用。正同。

若論語所言北辰，卽周髀所謂正北極，璿璣之中正北天之中者，蓋赤道極也。

何以書記異也〔注〕心者，天子明堂布政之宮，亦爲寧彗者。

邪亂之氣，掃故置新之象，是後周分爲二，天下兩主，宋南里以亾〔疏〕

杜云：妖變非常，故書繁露本本云：海內之心懸於天子疆內之

民統於諸侯，日月食并，吉凶不以其行，有星彗于東方，于大辰，入北斗，常星不見，地震，梁山沙鹿崩，宋衛陳鄭災，王公大夫莫賦，春秋皆書以爲大異。○注：心者至之宮。○舊疏云：春秋說文星經亦云：天官書心爲明堂，房爲府，曰天駟，索隱引春秋說題詞云：房心爲明堂，天王布政之宮。詩汎麻樞云：房爲天馬，主車駕。宋均注：房既近心，爲明堂，又別爲天府及天駟也。御覽引元命包云：房四星，心三星，五度有天子明堂布政之宮，兩口衛士爲喜，喜得明，心喜者爲意，意天心，宋均注：心爲天王布政之宮，萬物須之乃成，所以喜也。今於口間士移一畫之者，於字體安也，是爲兩口士也。喜得明，明得所喜也。詩疏引元命包云：心爲天王，周禮疏引文耀鉤云：房心爲天帝之明堂，布政之所出。莊七年疏引文耀鉤云：房心爲中央大星，天王位，房心連體，故皆有天王明堂布政之象。○注亦爲寧。○舊疏云：亦爲寧者，亦如北斗爲彗所寧矣。○注：彗者至之象。○一切經音義引孫炎爾雅注：妖星也。四曰彗，天官書：歲星之精，生天棊，彗星，天棊，天槍，天文志：棊，棊，彗雖異，其映一也。天官書正義云：天彗者，一名墜星，本類星，末類彗，小者數寸長，長或竟天，而體無光，假日之光，故夕見則東指，晨見則西指，若日南北，皆隨日光而指，是爲邪亂之氣也。左傳申須曰：彗所以除舊布新也。天事恆象，古經引漢孔圖云：海精死，彗星出，則國樞，樞，樞，樞，御覽引五行傳云：彗者去穢布新也。此天所以去無道而建德也。○注是後至以亾。○五行志下之下，昭十七年冬，有星孛于大辰，董仲舒以爲大辰心也。心在明堂，天子之象，後王室大亂，三王分爭，此其效也。劉向以爲星傳曰：心，大星，天王也。其前星，太子，後星，庶子也。尾爲君臣，非離，字星，加心，象天子嫡庶將分爭也。其在諸侯，角亢氏，陳鄭也。房心，宋也。後五年，周景王崩，王室亂，大夫劉子單子立，王猛，尹氏召伯毛伯立，王子鼂，子鼂，楚出也。時楚彊，宋衛陳鄭皆南附楚，王猛既卒，敬王卽位，子鼂入王城，天王居狄泉，莫之敢納，五年，楚

平王居卒。子暹奔楚。王室乃定。後楚帥六國伐吳。吳敗之。子雞父殺獲其君臣。蔡怨楚而滅沈。楚怒。圍蔡。吳人救之。遂爲柏舉之戰。敗楚師。屠郢都。妻昭王母。鞭平王墓。此皆李彗流炎所及之效也。左氏傳曰。有星孛于大辰。西及漢。申須曰。慧所以除舊布新也。天事恆象。今除于火。火出必布焉。諸侯其有火災乎。梓慎曰。往年吾見之。是其徵也。火出而見。今茲火出而章。必火入而伏。其居火也久矣。其與不然乎。火出於夏。爲三月。於商。爲四月。於周。爲五月。夏數得天。若火作。其四國當之。在宋。衛。陳。鄭乎。宋大辰之墟。陳太昊之墟。鄭祝融之墟。皆火房也。星孛及漢。漢水祥也。衛顛頊之墟。其星爲大水。水。火之牡也。其以丙子若壬午作乎。水火所以合也。若火入而伏。必以壬午。不過見之月。明年夏五月。火始昏見。丙子風。梓慎曰。是爲融風。火之始也。七日其火作乎。戊寅風甚。壬午太甚。宋衛陳鄭皆火。劉歆以爲大辰房心尾也。八月心星在西方。孛從其西過心。東及漢也。宋大辰虛。謂宋先祖掌祀大辰星也。陳大昊虛。虛戲木德。火所生也。鄭祝融虛。高辛氏火正也。故皆爲火所舍。衛顛頊虛。心爲大水營室也。天星旣然。又四國失政相似。及爲王室亂。皆同。按劉子駿古文家說。與公羊異。占經引感精符云。孛星賊起。光入大辰者。將有陰謀。以邪犯正。與天子爭勢。居位者大臣謀主。兩主並立。周分之異也。與今文說近。其周分爲二。天下兩主者。謂敬王在成周。王猛居王城。二十二年。傳。王城者何。西周也。又言王子猛卒。二十三年。天王居卒狄泉。謂敬王也。又云。尹氏立王子朝。二十六年。天王入于成周。傳。成周者何。東周也。是周分爲二。天下兩主事也。舊疏引運斗樞云。星孛賊起。守大辰於五堂。亂兵填門。三王事。周以分是也。三王者。謂王猛。子朝。與敬王也。王猛篡立。卒後子朝繼之。恆與敬王相距。故直云天下兩主也。宋南里以凶者。卽下二十一年夏。宋華亥。向甯。華定。自陳入于宋南里。以叛是也。

楚人及吳戰于長岸〔疏〕

杜云。長岸。楚地。天事表云。今江南太平府當塗縣西南三十里。有西梁山。與和州南七十里之東梁山夾江相對。如門之闕。亦曰天門山。郡國志云。春秋楚獲吳乘舟餘皇處也。歷

代爲建康西偏之要地。方輿紀要。東梁山一名博望山。在太平府西南三十里。西梁山在和州南六十里。夾江對峙。如門之闕。亦曰天門山。郡國志。天門山一名峨眉山。今元和志不載此說。

詐戰不言戰。此其言戰何？〔注〕據於越敗吳于醉李。〔疏〕

舊疏云：經文言戰，而傳以詐戰問之者，正以夷狄質薄，不能結日偏戰，今

此兩夷而言戰，故以詐戰難之。○注據於至醉李。○見定十四年。彼此皆是兩夷不言戰，故據爲難。釋文作樞李。云本或作醉。

敵也。〔注〕俱無勝負，不可言敗，故言戰也不

月者，略兩夷。〔疏〕

注俱無至戰也。○通義云：按左傳，楚人以詐敗吳師，獲其乘舟餘皇，吳旋以詐敗楚師，而取餘皇歸。此所謂敵也。河曲之敵，兩無勝也。長岸之敵，兩有負也。○注不月者，略兩夷。○正以春秋之例，偏戰者日

詐戰者，月。此詐戰不月，故言略兩夷。



公羊義疏六十四

昭十八年

盡二十二年

十有八年春王三月曹伯須卒。

夏五月壬午宋衛陳鄭災〔疏〕

包氏慎言云五月有壬午月之十五日鄂本災作災誤。

何以書〔疏〕

通義云據衛陳鄭非二王後。

記異也何異爾〔疏〕

通義云宋火以災書此亦火也曷爲以異書。

異其同日而俱災

也〔疏〕

穀梁傳其志以同日也其日亦以同日也。

外異不書此何以書爲天下記異也〔注〕詩云其儀不忒

正是四國四國天下象也是後王室亂諸侯莫肯救故天應以同日俱災若曰無天下云爾〔疏〕

與僖十四年齊沙鹿崩成五年齊梁山崩同○注詩云至象也○詩曹風鳴鳩篇文荀子君子篇楊注言善人君子其威儀不忒故能正四方之國呂覽盡數篇昔者先聖人成其身而天下成治其身而天下治下引詩云其儀不忒正是四國通義云三國爲衆況至於四天下同亂遠近若一之象○注是後至云爾○毛本天誤大五行志上昭十八年五月壬午宋衛陳鄭災董仲舒以爲象王室將亂天下莫救故災四國言亡四方也又宋衛陳鄭之君皆荒淫于樂不恤國政與周室同行陽失節則火災出是以

同日災也。劉向以爲宋、陳王者之後，衛、鄭、周同姓也。時周景王老，劉子單子事王子猛，尹氏召伯毛伯事王子鼂，子鼂楚之出也。及宋、衛、陳、鄭亦皆外附于楚，亡尊周室之心。後三年，景王崩，王室亂，故天災四國，天戒若曰：不救周，反從楚，廢世子，立不正，以害王室，明同舉也。與何義皆大同。按下二十二年夏六月，王室亂，傳何言乎王室亂，言不及外也。注：刺周室之微弱，邪庶並篡，無一諸侯之助，匹夫之救，如一家之亂也。故變京師言王室，不爲天子諱者，方責天下不救之。是王室亂，諸侯莫肯救之事也。

六月，邾婁人入郟〔疏〕

杜云：郟，國，今琅邪開陽縣。又云：郟，妘姓國也。一統志：開陽故城，在沂州府蘭山縣北。故郟國，齊乘在沂州北十五里。

秋，葬曹平公。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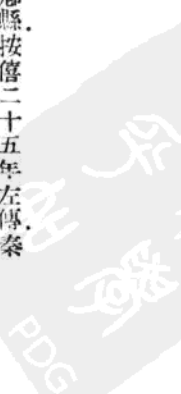
冬，許遷于白羽〔疏〕

左傳：楚子使王子勝遷許于析，實白羽。大事表云：今河南南陽府內鄉縣。按僖二十五年左傳：秦晉伐郟，過析隈，卽其地。近武關。戰國時，秦昭王發兵下武關，攻楚，取析是也。續漢郡國志：析故屬

宏農。故楚之白羽邑。水經注丹水篇：析水出析縣西北宏農盧氏縣大蒿山，南流，逕修陽縣故城北，卽析之北鄉。又東入析縣。又東逕其縣故城北。蓋春秋之白羽也。左傳：楚使王子勝遷許于析是也。郭仲產云：相承言此城漢高所築，非也。一統志：析縣故城在南陽府內鄉縣西。北春秋時楚白羽也。

十有九年春，宋公伐邾婁。

夏五月戊辰，許世子止弑其君買〔注〕。蔡世子般弑父，不忍日，此日者，加弑爾，非實弑也。



〔疏〕

注蔡世至弑也。○卽襄三十年夏四月。蔡世子般弑其君固。是也。彼注云。不日者。深爲中國隱痛。有子弑父之禍。故不實弑。而日者。夷狄賤。故彼注云。日者。夷狄子弑父。忍言其日。是也。穀梁傳曰。日弑。正卒也。正卒。則止不弑也。不弑而曰弑。責止也。范云。蔡世子般實弑父。故以比夷狄。而不書日。止弑而日。知其不弑。則買正卒也。杜云。加弑者。責止不捨藥物。孔疏云。實非止弑。言書曰弑其君。則仲尼新意。書弑也。又引釋例云。醫非三世不服其藥。古之慎戒也。人子之孝。當盡心嘗禱而已。藥物之齊。非所習也。許止身爲國嗣。國非無醫。而輕果進藥。故罪同於弑。雖原其本心。而春秋不赦其罪。蓋爲教之遠防也。加弑之說。三傳皆同。惟書日之義。各殊。附包氏慎言云。五月有戊辰。月之七日。下又書己卯。月之十八日。

己卯地震〔注〕季氏稍盛。宋南里以叛。王室大亂。諸侯莫肯救。晉人圍郊。吳勝雞父。尹氏立王子

朝之應〔疏〕

注季氏至之應。○舊疏云。謂稍稍盛也。往前豹羯爲政。自上十二年。公如晉。至河乃復。十三年。平丘之會。公不與盟。以來。季孫隱如數見。經至二十五年。遂出昭公矣。宋南里以叛者。在二十一年。王室亂。見下二十二年。晉人圍郊。見下二十三年。彼傳云。郊者何。天子之邑也。曷爲不繫乎周。不與伐天子。是也。吳勝雞父。尹氏立王子朝。亦皆見二十三年。十行本圍誤國。五行志下之上。昭十九年五月己卯地震。劉向以爲是時。季氏將有逐君之變。其後宋三臣曹會皆以地叛。蔡莒逐其君。吳敗中國。殺二君。義指不同。

秋。齊高發帥師伐莒。

冬葬許悼公。

賊未討何以書葬〔疏〕

正以隱十一年傳云春秋君弑賊不討不書葬以爲無臣子故也。

不成于弑也〔疏〕

經傳釋詞云子猶爲也詩鄘風定之方中

云作于楚宮又云作于楚室張載注文選魏都賦引詩作爲楚宮作爲楚室儀禮士冠禮宜之于假注子猶爲也此不成于弑也言不成爲弑也穀梁傳日卒時葬不使止爲弑父也繁露玉杯云古今之學者異而問之曰是弑君何以復見猶曰賊未討何以書葬何以書葬者不宜書葬也而書葬何以復見者亦不宜復見也而復見二者同貫不得不相若也盾之復見直以赴問而辨不親弑非不當誅也則亦不得不謂悼公之書葬直以赴問而辨不故弑非不當罪也若是則春秋之說亂矣豈可法哉故貫比而論是非雖難悉得其義一也今誅盾無傳弗誅無傳不交無傳以比言之法論也無比而處之誣辭也今視其比皆不當死何以誅之春秋赴問數百應問數千同留經中幡援比類以發其端卒無妄言而得應於傳者今使外賊不可誅故皆復見而問曰此復見何也言莫妄於是何以得應乎故吾以其得應知其問之不妄以其問之不妄知盾之獄不可不察也夫名爲弑父而實免罪者已有之矣亦有名爲弑君而罪不誅者逆而罪之不若徐而味之且吾語盾有本詩云他人有心予忖度之此言物莫無鄰察視其外可以見其內也臣之宜爲君討賊也猶子之宜爲父嘗藥也子不嘗藥故加之弑父臣不討賊故加之弑君其義一也所以示天下廢臣子之節其惡之大若此也故盾之不討賊爲弑君也與止之不嘗藥爲弑父無以異董生以許止不嘗藥與趙盾不討賊皆爲加弑也然盾非止可比出不越竟反不討賊詞嚴義正盾獄定矣釋文作于殺云音試下于殺加殺皆同唐石經諸本作弑

曷爲不成于弑〔注〕

〔疏〕

注據將而誅之○莊三十二年傳云君親無將將而誅焉將猶加誅此明嘗弑君爲不成于弑故難之

止進藥而藥殺也〔注〕

時悼公病止進藥

悼公飲藥而死〔疏〕注時悼至而死○左傳許悼公癯飲太子止之藥而卒疏引服虔云悼公靈公之子許男買瘡寒疾也

止進藥而藥殺則曷爲加

弑焉爾〔注〕据意善也。譏子道之不盡也〔疏〕墨子非攻篇今有醫於此和合其視藥之于天下之有病者而藥之萬人食此若醫四五人得利焉猶謂

之非行樂也。故孝子不以食其親。忠臣不以食其君。夫就師學問無方。心志不通。雖有愛父之心。而適以賊之。此正春秋責許止之義。故禮記曲禮云。君有疾飲藥。臣先嘗之。父有疾飲藥。子先嘗之。注嘗度其所堪。皆所以盡子道也。其譏子

道之不盡奈何。曰樂正子春之視疾也〔注〕樂正子春曾子弟子以孝名聞〔疏〕

注樂正至名聞○大戴禮曾子大孝篇禮記祭義篇皆有樂正子春下堂而傷其足答門弟子問述曾子聞諸夫子語曰天之所生地之所養人爲大矣父母全而生之子全而歸之可謂孝矣不虧其體可謂全矣等語又檀弓有樂正子春之母死五日而不食事鄭注子春曾子弟子是曾子弟子以孝名聞者也復加一飯則脫然愈復損一飯則脫然愈復加一衣則脫

然愈復損一衣則脫然愈〔注〕脫然疾除貌也言消息得其節〔疏〕舊疏云言子春視疾之時消息得其節觀其顏

色力少如可時加一飯以與之其病者脫然加愈觀其顏色力少如弱時則損一飯以與之則其病者脫然加愈又觀其顏色力似寒時則加一衣以與之則病者脫然又加愈又觀其顏色力似如煖則復損一衣以與之則病者脫然而愈按所謂先意承志是也俞氏樾羣經平議云何氏不解復者告也請也管子小問篇以復管仲尹注曰復猶告也周禮宰夫職諸臣之復鄭注復請也復加復損並謂請於父母而加之損之是也○注脫然至其節○國語魯語求說其侮注說古脫字猶除也是脫有除義故脫

然為疾除貌也。易遯。莫之勝說。虞注。說解也。後漢。魯。隗囂傳。注。脫。失也。解。失。皆。有。除。義。愈。者。左。氏。昭。二。十。傳。相。從。為。愈。注。愈。差。也。文。選。風。賦。愈。病。析。醒。注。愈。猶。差。也。禮。記。三。年。問。痛。甚。者。其。愈。遲。釋。文。愈。差。也。差。猶。瘥。言。病。脫。除。而。瘥。也。由。寒。煖。飢。飽。消。息。有。節。樂。正。子。加。損。皆。得。其。宜。故。也。

止進藥而藥殺是以君子加弑焉爾〔注〕失其消息多少之宜〔疏〕

洪氏亮吉

左傳。詰。引。服。虔。云。禮。醫。不。三。世。不。使。君。有。疾。飲。藥。臣。先。嘗。之。親。有。疾。飲。藥。子。先。嘗。之。公。疾。未。瘳。而。止。進。藥。雖。嘗。而。不。由。醫。而。卒。故。國。史。書。弑。告。於。諸。侯。也。○注。失。其。至。之。宜。○通。義。云。失。其。寒。溫。補。瀉。之。宜。

曰許世子止

弑其君買是君子之聽止也〔注〕聽治止罪〔疏〕

注聽治止罪○齊大傳諸侯不同聽注聽議獄也周禮小宰以聽官府之六計注聽平治也苟

子王霸篇。要。自。事。之。聽。注。聽。治。也。穀。梁。傳。不。弑。而。曰。弑。責。止。也。止。曰。我。與。夫。弑。者。不。立。乎。其。位。以。與。其。弟。也。哭。泣。歎。飭。粥。噉。不。容。粒。未。踰。年。而。死。故。君。子。即。止。自。責。而。責。之。也。注。就。其。有。自。責。心。故。以。備。禮。責。之。新。序。七。云。許。悼。公。疾。瘳。飲。藥。毒。而。死。太。子。止。自。責。不。嘗。藥。未。逾。年。而。死。故。春。秋。義。之。子。政。習。穀。梁。故。也。義。之。即。下。葬。故。也。通。義。云。張。洽。曰。進。藥。而。藥。殺。不。謂。之。弑。哉。其。所。以。異。於。商。臣。般。者。過。與。故。不。同。爾。心。雖。不。同。而。春。秋。之。文。壹。施。之。者。以。臣。子。之。於。君。父。不。可。過。也。按。今。例。過。失。殺。祖。父。母。父。母。猶。議。斬。猶。春。秋。責。止。意。也。

葬許悼公是君子之赦止也〔注〕原止進藥本欲愈父之病無害父之意故赦

之〔疏〕

注原止至赦之○隱元年傳注所謂原心定罪也

赦止者免止之罪辭也〔注〕明止但得免罪不得繼父後許

男斯代立無惡文是也〔疏〕

錢氏大昕潛研堂答問云楚商臣蔡般之弑子不子父亦不父也許止不嘗藥非大惡而特書弑以明孝子之義非由君有失德故楚蔡之君不嘗藥而許獨嘗藥所以責楚

蔡二君之不能正家也。按錢氏所論亦是。然非公羊家義也。通義云。書葬者起非實弒也。蔡景公亦書葬。所以得相起者。固弒而代之者。般買弒而代之者。非止是可以辨矣。穀梁傳止曰。我與夫弒者。不立乎其位云云。既子即止自責而責之。善乎斯言。孝子之至也。推止之心過矣。而死其父。則自不欲復生。即死而天下明之。謂由愛父以死。雖死猶未安也。死而天下責之。謂由弒父以死。是以一朝之過。終古蒙惡。夫如是而後罪少可償耳。若止者。雖不愼其始。可謂善其終矣。叔武不欲其兄有殺弟名。春秋爲之諱殺。喜時不欲負芻。有篡名。春秋爲言復歸。推此以說春秋。即止自責而責之者。猶附於樂成賢者之意也。且唯止能自責。然後君子赦之。不然。進藥而藥殺。曰非故也。藥誤也。甚或曰非藥之誤。疾不可爲也。設有不肯欲速代其父。宜補故寫之。宜寫故補之。宜寒故溫之。宜溫故寒之。亦曰藥誤乎。疾不可爲也。是尙可道乎。故止與趙盾加弒似同。然止自責。則書盾不自責。則不書葬。此其意甚微。而其辭甚顯也。左傳言止奔晉。殆避之晉。以致國於弟。而實哀慕咎悔。以殞其身者也。或因彼文遂疑止實斂弒。若然。止之奔乃與宋萬同科。經必特書。而悼公又與宋閔公同科。不得書葬矣。爲此說者。是其心必以加弒爲過。苟以加弒爲過。是必以誤殺父爲無罪。苟以誤殺父爲無罪。即與于亂臣賊子之甚者也。邪說橫議。經義日晦。按御覽引春秋決事云。甲乙與丙爭言相鬪。丙以佩刀刺乙。甲即以杖擊丙。誤傷乙。甲當何論。或曰。毆父也。常彙首論曰。臣愚以爲父子至親也。聞其鬪。莫不有怵惕之心。扶杖而救之。非所以欲詬父也。春秋之義。許止父病。進藥於其父。而卒。君子固心赦而不誅。甲非律所謂毆父。不當坐。蓋彼以甲子乙父。甲毆丙。誤傷父。過失傷。與許止同也。後漢書霍諝傳。春秋之義。原心定過。敘事誅意。故許止雖弒君而不罪。趙盾以縱賊而見書。此仲尼所以重王法。是也。○注明止至是也。○舊疏云。正以此傳但有赦止之文。無善止之處。故云。但得免罪而已。按春秋定六年。有鄭游邀帥師滅許。以許男斯歸之文。此後不見卒葬。知繼立者斯也。穀梁作虺。新序作緯。虺緯古音在脂部。斯音古韻在之部。之脂音近。故多通也。經云。許世子止。明斯非世子。斯立春秋不見立入之文。明無惡辭。正由止雖免罪。不得繼體。故斯得以次當立也。舊疏云。若止宜立。而斯篡之。春秋應作篡文。如隱四年。衛桓見弒。嗣子宜立。而宣篡之。經書立晉。以爲惡晉之文也。左氏以爲奔晉。穀梁以爲自責而死。善善從長。穀梁近是。

二十年春王正月。

夏曹公孫會自鄆出奔宋〔疏〕

穀梁鄭作夢。彼釋文云。夢。或作蔑。春秋異文箋云。鄭字古祇作夢。說文邑部無。鄆字。玉篇始加邑作鄆。廣韻因之。以此知公羊左氏作鄆。皆後人增邑。穀梁作

夢。當是古文。杜云。鄆。曹邑。玉篇邑部同。廣韻一東。鄆。邑名。在魯郡。大事表云。襄。宇記。濟陰乘氏縣西北有大饗城。曹之鄆邑也。一作大鄉。在今曹州府曹縣北。

奔未有言自者。此其言自何〔注〕 据始出奔未有言此者。與宋華亥入宋南里復出奔

異〔疏〕

唐石經。諸本同。釋文出者。此云。舊於此下有比者。非。○注。据始至奔異。○校。勘記云。鄂本同。閩。監。毛本。此作自。按此。本疏標起訖云。注。据始至言此者。閩。監。毛本。亦改此爲自。按。紹熙本亦作自。當据正。謂春秋凡始發國出奔。未有言

自者也。云與宋華亥入宋南里復出奔異者。下冬十月。宋華亥向甯華定出奔陳。二十一年。宋華亥向甯華定自陳入于宋南里。以叛。二十二年。宋華亥向甯華定自宋南里出奔楚。是彼自因奔而入叛邑。復由叛邑出奔。故書自。與此始出奔。即言自者。殊也。

畔也〔注〕時會盜鄆以奔宋〔疏〕

注。會盜至奔宋。○蓋與邾婁庶其以漆閭丘奔魯。宮庶。其以牟婁及防茲奔魯者。同。皆竊地以叛奔他國也。

畔。則曷爲不

言其畔〔注〕言叛者當言以畔。如邾婁庶期〔疏〕

注。言叛至庶期。○校。勘記云。閩。監。毛本。期改其。非。鄂本。及此本疏標起訖。皆作庶期。又鄂本以畔作以鄆。此誤。

按。紹熙本作以鄆。期作其。當据正。言者作叛文。當如襄二十一年。邾婁庶其。以漆閭丘來奔例。書曹公孫會以鄆出奔宋矣。此不然是無畔文。故据以難。

爲公子喜時之後諱也〔疏〕

左傳

作欣時。經義知新記說文。从犬。示聲。讀又若銀。狀从犬。來聲。讀又若銀。寅有夷銀二音。沂旃斯旃皆斤聲。輝軍聲。

春秋為賢者諱〔注〕諱使若從鄰出奔者。故與

自南里同文〔疏〕

注諱使至同文。○正以無入。以畔文與華亥等異。為賢者諱故也。通義云。不言以鄰者。雖諱也。而與自南里同文者。乃正起其畔也。諱文不諱實。諱自為喜時設。會之罪仍不容揜爾。

何賢

乎公子喜時〔注〕据喜時不書〔疏〕

毛本子誤羊。○注据喜時不書。○舊疏云。正以曹驪叔。春秋賢之者。皆書見經。即莊二十四年。曹驪出奔陳。宣十七年。公弟叔。卒是也。今

此喜時既不書見。非所賢矣。故難之。

讓國也。其讓國奈何。曹伯廬卒于師〔注〕在成十三年。則未知公

子喜時從與〔注〕喜時曹伯廬弟〔疏〕

注喜時曹伯廬弟。○舊疏云。賈服以為廬之庶子者。蓋所見本異也。按吳世家集解引服虔曰。子臧負芻庶兄。是子臧即喜時也。則

負芻為兄。子臧為弟。以左傳季札語推之。似喜時為負芻弟。

公子負芻從與〔注〕負芻喜時庶兄〔疏〕

注負芻喜時庶兄。○鄂本庶作從。按何義與服虔說同。

或為主于國。或為主于師〔注〕古者諸侯師出。世子率與守國。次宜為君者。持棺絮從。

所以備不虞。或時疾病相代行。本史文不具。故傳疑之〔疏〕

注古者至不虞。○舊疏云。春秋說文。校勘記。闕。監。毛本與作與。此誤。解云。言率與守國。與眾也。

又云。釋文。絮。女居反。說文云。絮。縕也。段玉裁云。釋文當作絮。左傳閔二年云。從曰撫軍。守曰監國。古之制也。又曰。君行則守。有守則從。蓋守者。六子從者。次適也。禮記文王世子曰。其在軍。則守于公。禡。疏。在軍。謂庶子之官。從公出行。彼注云。公禡行主。此謂庶

子從行者。或時大子有故與。蓋亦其次宜爲君者。謂若太子母弟也。又曾子問云。君出疆。有三年之戒。以棹從。注。親身棺曰棹。絮者。說文。絮。縑也。一曰。敝絮也。說文作絮。舊疏云。絮。謂新綿。卽禮記云。屬纊以俟絕氣之文是也。○注。或時。至疑之。○舊疏云。正以曹伯無子。喜時其母弟也。當守國。公子負芻者。庶兄也。禮當從君。但或時負芻疾。而喜時代之行。今傳不言。正以史文不具故也。通義云。按左傳。爲主于師者。蓋喜時也。在師中。爲喪主也。負芻。宣公之長庶子。宣公卒。世子幼。使負芻攝主。監國。負芻弒其世子而自立。故謂之當主也。曹人將討負芻。以喜時宣公母弟。次宜爲君。喜時不受。新序七云。曹公子喜時。字子臧。曹宣公子也。宣公與諸侯伐秦。卒于師。曹人使子臧迎喪。使公子負芻與太子留守。負芻殺太子而自立。與左氏所載大同。皆以喜時爲宣公子。皆由本史文不具。故傳說各歧焉。

公子喜時見公子負芻之當主也。逡巡而退。〔疏〕

新序又云。子臧見負芻之當主也。宣公既葬。子臧將

亡。國人皆從之。負芻立。是爲成公。懼告罪。且請子臧。乃反。後晉侯會諸侯執曹成公。將見子臧於周天子立之。子臧曰。記有之。聖達節。次守節。下失節。爲君非吾節也。雖不能聖。敢失守乎。亡奔宋。曹人數請晉侯。謂子臧反國。吾歸爾君。於是子臧反國。晉乃歸成公於曹。吳越春秋一札曰。昔曹伯卒。庶存適亡。諸侯與曹人不義。而立於國。子臧聞之。行吟而歸。曹君懼。將立子臧。子臧去之。以成曹之道。注。適亡者。公子負芻殺太子而自立。是爲成公子臧。公子欣時也。與負芻皆宣公庶子。皆本左氏爲說。然果皆庶子。則負芻長。喜時幼。其不立宜。何賢其讓。時喜時以次當立。負芻篡有喜時退而不爭。所爲賢也。當主。猶言當國也。逡巡者。爾雅釋言。逡。退也。後漢書。隗囂傳。注。逡。巡。不進也。亦作逡。遁。鄭固碑。逡。遁。退讓是也。亦作逡。循。文選。注。引廣雅。逡。循。卻退也。賢

公子喜時。則曷爲爲會諱。君子之善善也長。惡惡也短。惡惡止其身。〔注〕不

遷怒也。〔疏〕

注不遷怒也。○論語雍也篇。不遷怒是也。白虎通五行云。惡惡止其身。何法。法秋殺不待冬也。鹽鐵論周秦篇。問惡惡止其人。疾始而誅首惡。未聞什伍之相坐。

善善及子孫。

〔疏〕

漢齊丙吉傳。蓋聞褒功德。繼絕統。所以重宗廟。廣聖賢之路也。故博陽侯吉。以舊恩有功而封。今其祀絕。朕甚憐之。夫善善及子孫。古今之通義也。後漢書馮異傳。詔曰。夫仁不遺親。義不忘勞。與滅繼絕。善善及子孫。古之典也。白虎通五行云。善善及子孫。何法。法春生待夏復長也。後漢書楊修傳。臣聞善善及子孫。惡惡止其身。百王常典。不易之道也。又劉愷傳。愷獨以爲春秋之義。善善及子孫。惡惡止其身。所以進人于善也。

賢者子孫。故君子

爲之諱也。〔注〕君子不使行善者有後患。故以喜時之讓除會之叛。不通鄰爲國如通濫者。

喜時本正當立。有明王興。當還國。明叔術功惡相除。裁足通濫爾。〔疏〕

後漢書盧植傳。春秋之義。賢者子孫。宜有殊禮。卽此爲諱之屬。

也。○注君子至之叛。○正以畔臣宜在誅絕之科。是爲後患。春秋爲賢者諱。故不使有也。通義云。非謂賢者子孫叛遂無罪。此春秋託王義。以爲文王之用刑。宜在議賢之辟也。昔祁奚之論叔向曰。將十世宥之。以勸能者。喜時功在社稷。一傳而身蹈大辟。可無宥乎。春秋治趙鞅之嚴也。臣道也。治公孫會之寬也。君道也。不發曹無大夫傳者。從所見世錄。小國例可知。春秋撥亂之教。以讓爲首。君興讓則息兵。臣興讓則息訟。故天下莫不亂於爭而治於讓。凡經稱讓國者。五叔術前矣。目夷喜時兼有定國之功。叔武又不幸罹於患難。春秋沒其事。并沒其名。而第託他事以見賢。子曰。泰伯其可謂至德也已矣。三以天下讓。民無得而稱焉。彼三公子。卽皆有讓之實。而不求尸其名者。札義雖高。顧未能免僇于篡弑之禍。猶在三公子之後也。乃獨使以名見。可以窺君子之論次矣。新序七云。子臧讓千乘之國。可謂賢矣。故春秋賢而褒其後。按。褒其後。卽謂賢喜時以及其後。則用公羊義也。○注不通至濫爾。○下三十一年。黑弓以濫來奔。傳文何以無邾婁。通濫也。曷爲通濫。賢者子孫。宜有地也。賢者執謂謂叔術也。何賢乎叔術。讓國也。此若如通濫文。宜云公孫會以鄰出奔宋。今不然者。正以喜時本正當立。是有國也。有明王起。興滅國。繼絕世。當還其國。不僮通鄰邑爲小國而已。叔術以讓國之功。僅除其妻嫂之罪。故次於喜時。裁足通濫以爲小國爾。

秋盜殺衛侯之兄輒〔疏〕

釋文輒左氏作繫穀梁釋文云輒如字或云音近繫左氏作繫又云輒本亦作繫劉兆云如見絆繫也經義雜記云說文馬部馬絆足也从馬口其足讀若輒又出繫云馬或从系

執聲則輒當作輒蓋兩足不能相過如馬之繫絆其足不能馳走左氏作繫者馬之或體公羊穀梁作輒者馬之同聲假借字也尚書大傳禹其跳湯其扁跳者踣也鄭注其發聲也踣步足不能相過也

母兄稱兄〔疏〕

穀梁傳盜賤也其曰兄母兄也

兄何以不立〔注〕据立嫡以長〔疏〕

注据立嫡以長〇即隱元年傳立嫡以長不以賢立子以

貴不以長是也

有疾也何疾爾惡疾也〔注〕惡疾謂瘖聵盲癘禿跛傴不逮人倫之屬也書者惡

衛侯兄有疾不憐傷厚遇營衛不固至令見殺失親親也公子不言之兄弟言之者敵體辭嫌於

尊卑不明故加之以絕之所以正名也〔疏〕

穀梁傳然則何為不為君也曰有天疾者不得入乎宗廟輒者何也曰兩足不能相過齊謂之蔡楚謂之跂衛謂之輒彼釋文蔡音

其劉兆云蔡連併也跂女輒反劉兆云聚合不解也輒本亦作繫劉兆云如見絆繫也經義雜記云蔡下从糸故云連併楚謂之跂當从宋刻注疏本作跂从足从取故劉兆云聚合不解以字本从取也丁度集韻跂遵須切司馬光類篇跂足不相過皆與劉氏合陸德明从取女輒反玉篇足部女輒切兩足不相過廣韻二十九葉尼輒切足不相過五經文字女輒反足不相過楚言字俱作跂疑非是按玉篇廣韻五經文字類篇皆云足不相過無能字疑今穀梁傳能為衍文惡疾不立者喪服小記云王者禘其祖之所自出以其祖配之而立四廟庶子王亦如之注世子有廢疾不可立而庶子立其祭天立廟亦如世子之立也春秋傳衛侯元有兄繫白虎通封公侯云世子有惡疾廢者以其不可承先祖也故春秋傳曰兄何以不立有疾也何疾爾惡疾是也〇

注惡疾至屬也。○通義云。注廣言諸疾爾。輒之疾則跛屬也。有惡疾不立者。爲其不可奉宗廟也。春秋記事。皆爲後王示法常辭。立嫡以長。而有衛侯之兄者。所以起其間。發其義。卽知適長子有惡疾。亦有廢道。苟非惡疾。亦必無廢道。經變之制。靡不包舉矣。按。瘖者。說文疒部。瘖。不能言也。釋名釋疾病。瘖。奄然無聲也。史記扁鵲倉公傳。使人瘖。索隱。瘖。失音也。素問奇病論。人有重身九月而瘖。注。瘖。謂不得言語也。晉語。醫瘖不可使言。注。瘖。不能言者。漢書外戚傳。飲瘖藥。注。瘖。不能言也。亦作闇。文六年穀梁傳。上澠則下闇。下闇則上聾。是也。亦作暗。墨子親土云。近臣則暗。遠臣則喑。是也。聾者。呂覽尊師云。其聞不若聾。注。聾。無所聞也。文選注。引蒼頡篇。聾。耳不聞也。釋名又云。聾。龍也。如在蒙籠之內。聽不察也。說文耳部。聾。無聞也。左傳僖二十四年云。耳不聽五聲之。和爲聾。論衡別通云。耳不聞宮商曰聾。因謂愚闇爲聾。宣十四年左傳。鄭昭宋聾。注。聾。闇也。是也。盲者。釋名又云。盲。茫也。茫茫無所見也。呂覽尊師云。其見不若盲。注。盲。無所見也。又盡數云。處目則爲矇。爲盲。注。盲。無見。目疾也。論衡又云。目不見青黃曰盲。韓非子解老云。目不能決黑白之色。則謂之盲。說文目部。盲。目無牟子。漢書杜欽傳。家富而目偏盲。注。盲。目無見也。是也。癘者。一切經音義引字林云。癘。惡疾也。莊子逍遙遊云。使物不疵癘。釋文引李注。癘。惡病也。山海經西山經云。英山有鳥。名曰肥遺。食之已癘。注。癘。疫病也。或曰惡創。素問經風論云。癘者。有榮氣熱附。其氣不清。故使其鼻柱壞而色敗。皮膚瘍潰。蓋卽莊二十年齊大災。傳之癘也。注。癘者。邪亂之氣所生。禿者。釋名又云。禿。無髮。沐禿也。又釋姿容云。禿者。無髮。呂覽盡數云。輕水所多禿。與癩人。注。禿。無髮也。說文禾部。禿。無髮也。从人。上象禾粟之形。取其聲。王育說。蒼頡出。見禿人伏禾中。因以制字。未知其審。禮記明堂位云。夏后氏以楬豆。注。齊人謂無髮爲禿。楬。又喪服四制云。禿者。不髮。注。禿者。無髮。問喪。禿者。不免。同此義也。跛者。廣雅釋詁。愆蹇也。一切經音義引字林云。跛。蹇。行不正也。禮記曲禮云。立毋跛。注。跛。偏任也。說文足部。跛。行不正也。一曰。足排之。讀若彼。禮記王制云。瘖聾跛躄。疏。跛。謂足不能行。問喪云。跛者。不踊。釋文。跛。足廢也。釋名釋姿容云。蹇。跛蹇也。病不能作事。偏者。廣雅釋言云。偏。偃也。荀子儒效云。是猶偏伸而好升高也。注。偏。偃也。又釋詁云。偏。曲也。偃。曲也。一切經音義引通俗文云。曲脊謂之偏。偃。素問刺禁論云。刺脊間中髓爲偏。注。偏。謂偏。偃。身。躄。曲也。呂覽明理云。盲禿偏。注。偏。偃。俯者也。又盡數云。苦水所多。偃。與偏人。注。偏。脊疾。

也。荀子王制云。是區巫跛擊之事也。注。區巫跛。覲古者以廢疾之人主卜筮巫視之事。故曰區巫跛覲。說文。人部。區。僕也。僕。厯也。周公踐。僕。或言背僕。漢書。蔡義傳。行步俯僕。注。僕。曲背也。因謂恭敬為區僕。謂其俯身鞠躬。有似曲背之人。故昭七年左傳。一命而區。再命而婁。史記注。引服虔云。區。僕俯皆恭敬之貌也。是也。○注書者至親也。○穀梁傳。目衛侯。衛侯累也。注。凱曰。諸侯尊。弟兄不得以屬。通經不齊。衛公子而斥言衛侯之兄者。惡其不能保護其兄。乃為盜所殺。故稱至賤殺至貴。亦本何氏為義。○注公子至名也。○禮記坊記云。子云。君不與同姓同車。與異姓同車。不同服。示民不嫌也。注。同姓者。謂先王先公子孫有繼及之道者。其非此。則無嫌也。疏。明彰疑別嫌。恐尊卑相僭。使人疑惑之事。此言之以絕之。亦別嫌明疑之義。正名。見論語子路篇。繁露。玉英云。是故治國之端。在正名。名之正。與五世五傳之外。美惡乃形。是也。若然。宣十七年。公弟叔肸卒。彼不言絕之者。彼方稱字。兄賢。況叔肸不仕其朝。不食其祿。方在逸民之科。無為嫌也。輒本有為君之道。徒以廢疾不立。尊卑難明。故特書之以張義。

冬十月。宋華亥、向甯、華定出奔陳。〔注〕月者。危三大夫同時出奔。將為國家患。明當防之。

〔疏〕

注月者至防之。○正以春秋之義。外大夫奔例時。此月。故解之。奔例時者。成七年冬。衛孫林父出奔晉。襄二十八年夏。衛石惡出奔晉。冬。齊慶封來奔。是也。通義云。趙汭曰。華。向作亂。殺公子六人。劫宋公。取太子為質。見討而出。故書月以

異之。比於宋萬王子朝之例。按莊十二年冬十月。宋萬出奔陳。注。月者。使與大國君同例。明疆禦也。是也。其定十年。宋公之弟辰。暨宋仲佗。石彊出奔陳。亦三大夫。不月者。彼注云。復出宋者。惡仲佗。悉欲帥國人去。三大夫出不月者。舉國危亦見矣。是也。

十有一月辛卯。蔡侯廬卒。〔疏〕

包氏慎言云。十一月有辛卯月之七日。

二十有一年春王三月。葬蔡平公。〔疏〕

校勘記云。唐石經。鄂本。同。閩監。毛本。誤二月。

夏晉侯使士鞅來聘。

宋華亥向寧華定自陳入于宋南里以畔〔疏〕

左氏穀梁畔作叛。叛畔同音。叛正字。畔假借也。舊疏云左氏穀梁皆作南里字。而賈氏云穀梁曰南鄙。蓋

所見異也。

宋南里者何。若曰因諸者然〔注〕。因諸者齊故刑人之地。公羊子齊人。故以齊喻也。宋

樂世心自曹入于蕭。不言宋南里者。略叛臣從刑人于國家尤危。故重舉國〔疏〕。注因諸至喻也。校勘記出齊故刑

人之地。云闔監。毛本同。誤也。鄂本故作放。當據正。按紹熙本亦作放。舊疏云。卽博物志云。周曰圜。齊曰因。諸是也。通義云。畔臣從刑。人情事爲近。若漢時作亂者。發中都官囚徒之意也。杜預以南里爲宋城內里名。妄說耳。左傳曰。華氏居盧門。以南里畔。嘗考呂氏春秋云。楚莊王與師圍宋。九月。宋公肉袒執纆。委服告病。乃爲卻四十里。而舍于盧門之闔。則盧門去宋城猶四十里。其不在城內明矣。宋公之弟辰。自曹入于蕭。蕭不繫宋。而此繫宋。正以南里非地名也。宋南里者。猶曰宋獄也。此說大謬。華氏自此年夏入于宋南里。以畔。至次年春。始自宋南里出奔楚。豈有伏處陸牢。自同出繫。從夏至春。歷時數月者乎。誠如是也。又何謂之畔矣。考之左傳。鄭亦有南里。襄二十六年。楚子伐鄭。入南里是也。豈亦入于鄭獄乎。解詁謂齊放刑人之地。既謂之放。明非拘繫。卽此一字。可知非獄。不得以圜爲比。按周禮。司寇。實之圜土。而施職事焉。以圜土中不必皆死囚。故司圜職。掌收教罷民。有上罪三軍而舍。中罪二軍而舍。下罪一軍而舍之別。齊因諸。宋南里。蓋卽此。皆罪不至死。而放繫之。此而任之事。而收教之。

者亂民爲逆多劫獄囚華向等入南里事亦類此拘繫刑人必厚垣高墉故可據之以畔豈肯伏處陞牢自同出繫所見未免拘矣若僅如穀梁說以南里爲南鄙其義曷可此傳何必以齊因諸爲喻豈因諸亦齊之南鄙與鄭有東里故有南里不必國國皆然何氏所謂放者如近世徒流之比故不必定繫城內特後代徒流係罪定之名周時或但收教弗使冠飾令其能改爾彼又云其不能改而出圍土者殺注出謂逃亡明亦拘繫非獄而何博物志但有齊曰因諸無宋曰南里特文不備耳果有此語未爲不可○注宋樂至舉國○校勘記云毛本世作大鄂本不誤公羊作世心左氏作大心二十五年釋文可證嚴杰說又出不言宋云鄂本此下疊言宋二字此脫按紹熙本亦作世卽定十一年宋樂世心自曹入于蕭注不言叛者從叛臣叛可知是也舊疏云何氏特引此事者正以自外而入與此相似而不繫宋故須解之正以於國家尤危故繫國春秋凡重舉國者皆有所繫通義謂以南里非地名故繫宋亦非若不書宋但云入于南里以畔亦不嫌南里非宋地也

秋七月壬午朔日有食之〔注〕是後周有篡禍〔疏〕

注是後周有篡禍○舊疏云在明年五行志下之二十一年七月壬午朔日有食之董仲舒以爲

周景王老劉子單子專權蔡侯朱驕君臣不說之象也後蔡侯朱果出奔劉子單子立王猛劉歆以爲五月二日魯趙分臧氏壽恭推是歲正月癸未朔大二月癸丑朔小三月壬午朔大四月壬子朔小五月辛巳朔二日壬午

八月乙亥叔痤卒〔疏〕

包氏慎言云八月有乙亥月之十五日舊疏云左氏穀梁作叔輒按差繆略云輒公羊作痤與今本殊春秋異文箋云公羊作痤方音支歌二部通轉之譌又引老子道德經考異唐傅

奕定本或培或墮培河上公作載王弼作挫按輒从聃聲不得入支部也

冬蔡侯朱出奔楚〔注〕

出奔者爲東國所篡也大國奔例月此時者惡背中國而與楚故略之

〔疏〕

校勘記云唐石經諸本同解云左氏與此同穀梁作蔡侯東按彼傳東者東國也春秋異文箋云朱與東形勢相似或篆文殘脫致譌爲東穀梁遂以東國解之史記蔡世家云東國攻平侯子而自立固不從穀梁說也當以左氏爲正○

注出奔至篡也○舊疏云正以二十三年夏六月蔡侯東國卒于楚故也左傳費無極取貨于東國而謂蔡人曰朱不用命于楚君王將立東國若不先從王欲楚必圍蔡蔡人懼出朱而立東國朱愬于楚注東國隱大子之子平侯廬之弟朱叔父也史記管蔡世家平侯九月卒靈侯般之孫東國攻平侯子而自立是爲悼侯○注大國至略之○大國奔例月桓十六年十一月衛侯朔出奔齊是也此時故解之穀梁傳何爲謂之東也王父誘而殺焉父執而用焉奔而又奔之曰東惡之而貶之也注奔既罪矣又奔仇國惡莫大焉與此惡背中國而與楚略之義同

公如晉至河乃復

二十有二年春齊侯伐莒

宋華亥向甯華定自宋南里出奔楚〔注〕前出奔已絕賤復錄者以故大夫專勢入南里

犯君而出當誅也言自者別從國去〔疏〕

注前出至誅也○出奔在上二十年已絕者春秋之例大夫出奔其位即絕故襄二十三年晉人殺欒盈傳曷爲不言殺其大夫非其大夫也

是欒盈雖入于晉入于曲沃猶不得爲大夫已絕故也賤者即上二十一年宋華亥以下自陳入于宋南里以畔注略叛臣從刑人是也復錄宋者以其專勢犯君當誅故也包氏慎言云二十一年傳南里者何若曰因諸者然是入南里爲劫獄散囚以抗君



也。非稱兵。非據地。而亦曰畔。歷夏秋冬三時。而始出奔。與畔無異。出者自南里。敵國也。按包以自南里爲敵國亦通。○注言自至國去。○舊疏云。謂言自宋南里者。欲別於宋萬出奔陳之文。從國都而去者故也。

大蒐于昌姦〔疏〕

釋文昌姦二傳作昌間。問姦音同。大蒐作大瘦云本亦作蒐。唐石經諸本作蒐。

夏四月乙丑天王崩。

包氏慎言云。四月有乙丑月之十九日。

六月叔鞅如京師。

葬景王。

王室亂〔注〕謂王猛之事〔疏〕

注謂王猛之事。○卽下秋劉子單子以王猛入于王城是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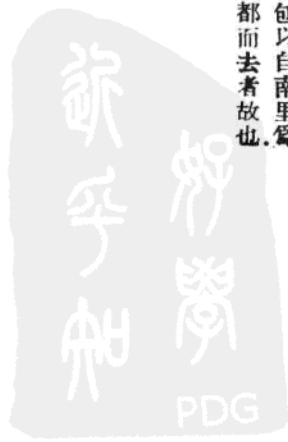
何言乎王室亂〔注〕据天子之居稱京師。天王入于成周。天王出居于鄭。不言亂〔疏〕

注据

天至言亂。○桓九年紀季姜歸于京師。傳京師者何。天子之居也。京者何。大也。師者何。衆也。天子之居必以衆大之辭言之。是天子之居稱京師也。天王入于成周。見下二十六年。皆不言王室。又僖二十四年。天王出居于鄭。亦不言亂。故据以難。

言

不及外也〔注〕宮謂之室。刺周室之微。邪庶並篡。無一諸侯之助。匹夫之救。如一家之亂也。



故變京師言王室。不言成周言王室者。正王以責諸侯也。傳不事事悉解者。言不及外。外當責之。

故正王可知也。不爲天子諱者。方責天下不救之。〔疏〕

注宮謂之室。爾雅釋宮文。說文山部。宮。室也。室。實也。詩。鄘。風。定之方中。傳。室。猶宮也。楚辭。招魂。注。宮。猶

室也。郭云。皆所以通古今之異語。明同實而兩名。謂兄弟爭國。室內自亂。不及外邦。故斥言王室也。○注。刺周至王室。○上十八年。疏引此。作刺周室之微弱。當據補。通義云。室。猶家也。景王不能齊其家。嫡庶分爭。亂自內作。故直刺之也。繁露王道云。王室亂不能及外。分爲東西周。無以先天下。亦謂其微弱甚也。邪庶並篡者。謂子猛子朝。皆非正適。共篡敬王。故謂之並篡。時子朝未立。注探下言之。漢書劉向傳。五大夫爭權。三君更立。莫能正理。遂至凌夷。不能復興。又云。周大夫尹氏斃朝事。濁亂王室。子朝子猛更立。連年乃定。故經曰。王室亂。又曰。尹氏殺王子克。甚之也。師古曰。言其惡大甚也。是也。舊疏云。無一諸侯之助。匹夫之救者。正以變京師言王室。故知如此。正以經不見諸侯勤王之事故也。○注。不言至侯也。○校勘記云。蜀大字本。閩監。毛本同。鄂本言作曰。下二十六年。天王入于成周。傳。成周者何。東周也。注。起王居在成周。實外之。故此言王爲正王。以責諸侯也。○注。傳不至知也。○校勘記出。故正王可知也。云。疏引作皆可知。明傳以言不及外。一語括上諸事也。既云言不及外。卽是外諸侯當責可知。故須正王號以起之。蓋謂敬王爲王矣。此公羊之義。與史記左傳敘事皆殊。史記世家。謂景王愛子朝。欲立之。崩。子丐之黨與爭立。國人立長子猛爲王子朝。攻殺猛。晉人攻子朝。立丐。是爲敬王。左傳大同。惟無子朝攻殺王猛事。以王猛敬王皆劉單所立。不以王猛爲邪庶也。○注。不爲至救之。○正以春秋之義。爲尊者諱。今天子微弱。不能討亂。而不爲諱者。爲欲責諸侯不救。故不得諱也。通義云。前此頽帶之亂。經未忍言。至此而世變將極。雖欲諱。不可得諱矣。於詩三莦。周以午孟八年。始革殷命。入春秋。至午季一年。有繻葛之敗。未及酉仲九年。而襄王居鄭。景王元年。實亥孟之際四年。後二十五年。而亂作。孔氏蓋以齊詩五際之義。爲說。

劉子單子以王猛居于皇〔疏〕

杜云河南鞏縣西南有黃亭水經注洛水篇又東濁水注之即古黃水京相璠曰訾城北三里有黃亭即此亭也續漢志河南鞏縣有黃亭有湟水劉昭曰昭

二十二年王子猛居于湟杜預云在縣西北通義云居于皇者辟王子朝也崔彥直曰王猛非正例不月此承葬景王月

其稱王猛何〔注〕据未踰年已葬當稱子〔疏〕

注据未至稱子○莊三十二年傳既葬稱子踰年稱公此未踰年稱王故据以難

當國也

〔注〕時欲當王者位故稱王猛見當國也錄居者事所見也不舉猛為重者時猛尚幼以二子

為計勢故加以以者行二子意辭也二子不舉重者尊同權等〔疏〕

注時欲至國也○隱元年傳當國也注欲當國為之君故如其意使如國

君氏上鄭所以見段之逆時猛亦欲當王位故如其意稱王猛見當國也通義云稱王猛所以為當國者春秋以王猛比諸齊小白莒去疾之等猶之詩以王比十五國也公羊禮說云鄭伯不子故當喪齊其子行而稱伯王猛當國故當喪齊其子行而稱王觀於其卒也正之曰是子也是未踰年之君也是不當稱王也其當國之情可見於猛書王所以如其意以著其惡本一人也或書王猛或書王子猛微言大義繫於此矣問者曰何以下王子朝不書王朝乎曰上有天王居于狄泉則子朝之篡不嫌不明所謂不待貶絕而自見者也王猛之篡不明故一年之內齊王明其已立也齊入明其為篡也齊子見其未踰年也難者曰天王入于成周何以亦書入也曰美惡不嫌同號也必兩書王猛何也曰書王猶書國也書王猛入于王城猶書齊小白入于齊也不書王安知以國氏而起入為篡乎貶王猛同於列國之例是亦王降而為風矣按穀梁傳以者不以者也王猛嫌也注直言王猛不言王子是有當國之嫌與公羊義同○注錄居至見也○舊疏云當國之人未成為王理宜略之而錄其居者

春秋刺其篡逆。若不書云王猛居于皇，則其當國之事無由見也。○注不舉至意也。○校勘記云：鄂本、閩本同，毛本舉誤居，舊疏云：春秋行舉重，是以下二十三年，天王居于狄泉，不言其大夫以之，今不舉重，故如此解。云行二子意辭也者，桓十四年，宋人以齊人、衛人、蔡人、陳人伐鄭，傳以者何，行其意也。何氏云：以己從人曰行，言四國行宋意也。是也。通義云：景王世子壽蚤卒，未有命嗣，王崩，尹氏黨于朝，劉氏黨于猛，猛之貴賤不可知。然子朝明告諸侯曰：王后無適，單劉贊私立少，則猛少而又非后之子，可知矣。春秋於其生以當國之辭言之，於其卒曰王子猛，與王子朝同號，是猛亦未爲正也。故再言劉子單子以者，著劉單之行，其私意也。君前臣名，而言劉子單子以王猛者，猛本不當爲君，故不正其君臣之辭也。然則劉子單子何以無貶，猛雖不正，視朝固有間矣。顧與尹氏別見，曲直也。惠氏士奇春秋說云：昭十五年，王太子壽卒，王立子猛，傳無明文。至是八年，猶未建儲，故經書天王崩，王室亂，蓋國本未立，人心動搖，王室之亂實萌于此。春秋兩書劉單以王猛以者，能左右之，則王猛實劉單立之矣。王子朝告諸侯曰：王后無嫡，則王猛亦非嫡子弟也。不然，則子朝以庶篡嫡，晉士伯又何必立哉。○注二子至權等○（原文闕）

秋。劉子單子以王猛入于王城。

王城者何。西周也。〔注〕時居王城邑。自號西周主。〔疏〕

杜云：王城，郊鄆，今河南縣。公羊問答云：問此傳王城者何，西周也，二十六年傳成周者何。

東周也。而皇甫謐帝王世紀曰：周公相成王，以鄆鄙爲偏處，西方職貢不均，乃使召公卜居洛水之陽，以卽中土，故援神契：八方之廣，周洛爲中，於是遂築新邑，營定九鼎，以王東都之洛邑，故周書稱我乃卜澗水東，灑水西，惟洛食，是謂王城，名曰東周，故公羊傳曰：王城者何，東周也。据此以王城爲東周，不以成周爲東周，何也。曰：王城本東周也。漢志雋陽，周公遷殷民，是爲成周，春秋昭二十二年，晉合諸侯于翟泉，以其地大成周之城，按以王猛入于王城，自號爲西周王，天下因謂成周爲東周，謐據本初而言。

故言東周。然謂公羊傳王城者何。東周也。則誤矣。齊氏召南考證云。二十六年冬十月。天王入于成周。傳曰。成周者何。東周也。正與此文相對。蓋周八百年。東西周之名。凡三變。初言東西周者。以鎬洛對言。鎬爲西也。此後言東西周。以王城成周對言。王城爲西也。戰國後。以河南鞏對言。河南爲西也。後漢郡國志。河南。春秋時謂之王城。注引博物記曰。王城方七百二十丈。鄆方十里。南望雒水。北至鄆山。又引地道記曰。去雒城四十里。是也。漢之緡陽縣。周所謂成周也。按詩王風黍離序。閔宗周也。周大夫行役。至于宗周。箋云。宗周。鎬京也。謂之西周。周王城也。謂之東周。彼疏引論語。吾其爲東周乎。注。據時成周。則謂成周爲東周者。以敬王去王城而遷於成周。自是以後。謂王城爲西周。成周爲東周。孔子設言之時。在敬王居成周後。且意取周公之教頑民。故知其爲東周。據時成周也。此在敬王前。王城與鎬京相對。故言王城謂之東周也。按孔疏與齊氏分晰極明。其戰國後之東西周。則考王之弟桓公後也。桓公封于河南。爲西周。其孫惠公。又封其少子於鞏。號東周。惠公。赧王時。東西周分治。王赧徙都西周。是也。○注時居至周主。○校勘記云。鄂本同。閔監。毛本。自誤。故主作王。按二十六年冬十月。下疏引作自號西周王。其言入何。〔注〕據非成周。〔疏〕注。據非成周。○舊疏云。公言此矣。是以下二十六年冬十月。天王入于成周。是也。

篡辭也。〔注〕時雖不入成周。已得京師地半。稱王置官。自號西周。故從

篡辭言入。起其事也。不言西周者。正之無二京師也。不月者。本無此國。無可與別輕重也。〔疏〕注

故

從至事也。○春秋立納入皆爲篡辭。此齊入。知篡矣。穀梁傳以者。不以者也。入者。內弗受也。注。猛非正也。通義云。天王入于成周。不爲篡。此知爲篡者。天子無名道。今而名其篡。可知矣。本句當立。故猛爲篡。崔彥直曰。入王城。不月。知居于皇。亦不月者也。居入不月。然後知王猛之非正。而春秋譏矣。○注。不言至師也。○此決二十六年。天王入于成周。稱周故也。是以成周爲正居也。○注。不月至重也。○校勘記云。蜀大字本。閔監。毛本同。鄂本無者字。舊疏云。春秋大國篡例。月。隱四年冬十二月。衛人立晉。是以其禍

大故也。小國例時。以其禍小。昭元年秋。莒去疾自齊入于莒。是也。今此入王城。篡天子。其禍實如大國之例。而不月。正以本無可與別輕重之義。是以時之也。

冬十月王子猛卒。

此未踰年之君也。其稱王子猛卒何。〔注〕据子卒不言名。外未踰年君不當卒。〔疏〕

注据子卒不言名。○即文十八年冬十月子卒是也。通義云。据天王崩不名。即此爲未踰年之子。亦當稱王子。不當名。其外未踰年君不當卒者。以春秋上。無其事故也。舊疏云。僖九年冬。晉里克弑其君之子奚齊。齊者。彼乃見殺。非此之類。而言外者。正以內之子般子野之徒皆書故也。

不與當也。不與當者。不與當父死子繼。兄死弟及之辭也。〔注〕春

秋篡成者。皆與使當君之父死子繼。兄死弟及者。篡所緣得位。成爲君辭也。猛未悉得京師。未得成王。又外未踰年君。三者皆不當卒。卒又名者。非與使當成爲君也。嫌上入無成周文。非篡辭。故

從得位卒。明其爲篡也。月者。方以得位明事。故從外未踰年君例。〔疏〕

注春秋至辭也。○後漢書楊震傳。故經制父死子繼。兄終弟及。

以防篡也。然篡已成者。雖非子繼弟及。亦止得與。故齊小白入于齊後。會齊侯于柯。及齊侯小白卒。衛人立晉後。宋公衛侯遇于垂。及衛侯晉卒。皆如成君辭也。○注猛未至當卒。○校勘記出三者皆不當卒。云蜀大字本。閩監毛本同誤也。鄂本三作二。當据

以訂正。按紹熙本亦作二是也。猛既未悉得京師。篡仍未成。自不得如成君書卒。又外未踰年君亦不合卒。曲禮疏云。若既葬之後未踰年。則稱名稱子。故昭二十二年六月。葬景王。冬十月。王子猛卒。孔疏特引以證稱子稱名。非謂許其卒也。是二者皆不合卒也。○注卒又至篡也。○校勘記。鄂本無卒字。當據正。舊疏云。既不合卒。今書其名。非欲成其爲君。但嫌上經入于王城之時無成周之文。恐其非篡辭。故從其得位而書卒。正欲明爲篡故也。通義云。壽死而匄及正也。猛非次當及者。則非可繼景者也。前不稱王猛。無以見其已立。今卒乃還稱之曰王子猛。猛立而猶謂王子。猶之比立而猶謂公子云爾。○注月者至君例。○舊疏云。篡既不成。理宜略之。而書其月者。春秋方書其卒。若得位然。以明其篡事故。曰方以得位明事也。從外未踰年君例者。僖九年注。弑未踰年君例。常月不月者。不正遇禍。終始惡明。故略之。今此書月。從未踰年君例矣。彼奚齊書時。故注如彼解。

十有二月癸酉朔日有食之〔注〕是後晉人圍郊犯天子邑〔疏〕

包氏慎言云。十二月書癸酉朔。据麻爲月之二日。大十一月十

二月朔卽爲癸酉。小餘不足二十分。劉孝孫推春秋日食。亦以癸酉爲朔日。或藉後歲之分以成日也。一行大衍麻。以爲十二月癸酉朔入食限。元史云。杜預以爲癸卯。非是。五行志。劉歆以爲十月。楚鄭分。臧氏壽恭推是年正月戊寅朔。小二月丁未朔。大三月丁丑朔。小四月丙午朔。大五月丙子朔。小六月乙巳朔。大七月乙亥朔。小八月甲辰朔。大九月甲戌朔。小閏月癸卯朔。大十月癸酉朔。蓋杜預不置閏也。故與三統殊。○注是後至子邑。○見下二十三年五行志下之下。二十二年十二月癸酉朔日有食之。董仲舒以爲宿在心。天子之象也。後尹氏立王子朝。天王居于秋泉。與何氏異。然皆以占周事也。

公羊義疏六十五

昭二十三年
盡二十四年

二十三年春王正月叔孫舍如晉〔疏〕左氏設
梁作媿

癸丑叔鞅卒〔疏〕包氏慎言云正月有
癸丑月之十三日

晉人執我行人叔孫舍

晉人圍郊

郊者何天子之邑也〔注〕天子閒田有大夫主之曷爲不繫于周不與伐天子也

〔注〕與侵柳同義〔疏〕注與侵柳同義○卽宣元年冬晉趙穿帥師侵柳傳柳者何天子之邑也注云天子閒田也
有大夫守之晉與大夫忿爭侵之也又曰曷爲不繫乎周不與伐天子也注絕正其義使若

兩國自相伐今此圍郊亦然故曰與侵柳同義通義云此晉人乘王室有亂而犯周之邊鄙云爾左傳以爲討子朝蓋晉史飾成其事邱明不能辨正其明年傳云晉侯使士彌牟問于周衆乃辭子朝之使則是時晉猶助朝安得有勤王之師是自相柄鑿也



PDG

且經文在叔鞅卒下而彼傳言壬寅圖郊又在癸丑前與經不合明失實

夏六月蔡侯東國卒于楚〔注〕不日者惡背中國而與楚故略之月者比胙附父仇責之淺

也不書葬者篡也篡不書者以惡朱在三年之內不共悲哀舉錯無度失衆見篡〔疏〕注不日至略之○春秋之

義大國卒例日此不日故解之此書卒于楚故知背中國而與楚也○注月者至淺也○僖十四年冬蔡侯臯卒注不月者賤其背中國而附父仇故略之甚彼過深故不月此僅與楚爾過淺故止不日也○注不書至篡也○凡春秋篡不明者不書葬此東國篡不見立納入之文故去葬以起之○注篡不至見篡○左傳謂費無極取貨東國謂蔡人出朱而立東國史記管蔡世家云悼侯父曰隱太子友者靈侯之太子平侯立而殺隱太子故平侯卒而隱太子之子東國攻平侯子而立是為悼侯按太子友即世子有為楚所殺上十一年執世子有以歸殺之傳所謂用以築防也則朱自以失衆見篡非緣平侯殺友可知舊疏云二十一年冬蔡侯朱出奔楚何氏云出奔者為東國所篡然則東國既篡於朱而無立入之文朱無文既則春秋之義惡朱明矣所見之世始錄諸侯內行小失不可勝書春秋但納見譏而已故何氏云不共悲哀舉錯無度而已矣

秋七月莒子庚輿來奔

戊辰吳敗頓胡沈蔡陳許之師于雞父〔疏〕

包氏慎言云七月有戊辰月之三十日大事表云胡今江南潁州府治新設阜陽縣為胡國地又云春秋有二沈宣

十二年傳。沈尹將中軍。此蓋沈之別邑。楚取之。以爲重鎮。時爲沈尹者。莊王之子公子貞也。亦名寢。莊王後更以封孫叔敖爲食邑。所謂寢丘是也。今爲河南光州固始縣。沈本國。世屬于楚。則定四年爲蔡所滅。後入楚。爲平輿邑。杜注。汝南平輿縣有沈亭。今河南汝甯府治汝陽縣東南六十里有平輿故城。漢書地理志。汝南郡平輿。應劭曰。故沈子國。今沈亭是也。水經注。汝水篇。汝水又東。逕平輿縣故城南。爲潁水。縣舊沈國也。有沈亭。春秋定四年。蔡滅沈。後楚以爲縣。又潁水篇。潁水又東南流。逕胡城東。故胡子國也。春秋楚滅胡。以胡子豹歸是也。杜預釋地曰。汝陰縣西北有胡城也。又決水篇。決水自零婁縣北。逕雞備亭。春秋昭二十三年。吳敗諸侯之師于雞父是也。一統志。雞備亭在光州固始縣東南。杜云。雞父。楚地。安豐縣南有雞備亭。大事表云。今江南鳳陽府壽州西南六十里有安豐故城。雞備亭又在其城西南。說苑尊賢云。吳用延州季子。并冀州。揚威於雞父。按冀州字誤。據左傳。則此戰爲公子光也。

胡子髡。沈子楹滅。〔疏〕釋文。楹。左氏作逞。穀梁作盈。穀梁釋文云。盈。本亦作逞。古呈聲。盈聲同部。得互段也。左氏襄二十一年。經。晉欒盈出奔楚。史記十二諸侯年表。晉平公彪七年。欒逞奔齊。齊世家。莊公三年。晉大夫欒盈奔齊。徐廣曰。史記多作逞。晉世家。平公六年。晉欒逞有罪。奔齊。左傳。昭四年。逞其心以厚其毒。新序善謀篇。引作盈。其心。此逞盈互通之證也。校勘記云。唐石經。諸本同。此本疏中。下文作沈子盈。則疏本與穀梁同。故於此下無文。

獲陳夏齧。〔疏〕說文。頁部。頰。頭不正也。讀又若春秋陳夏齧之齧。左疏。引世本。齧是微舒曾孫。

此偏戰也。曷爲以詐戰之辭言之。〔注〕據甲戌齊國書及吳戰于艾陵。俱與夷狄言戰。

今此從詐戰辭言敗。〔疏〕

舊疏云。正以春秋之例。偏戰者。日。詐戰者。月。今此書日。故言偏戰。○注。據甲至言敗。○卽哀十年夏五月。公會吳伐齊。甲戌。齊國書帥師及吳戰于艾陵。齊師敗績。獲齊國書是也。

不與夷狄之主中國也〔注〕序上言戰。別客主人直不直也。今吳序上而言戰。則主中國

辭也〔疏〕

注序上至直也。○莊二十八年。齊人伐衛。衛人敗績。春秋伐者為客。伐者為主。故使衛主之也。曷為使衛主之。衛未有罪爾。注。伐人者為客。見伐者為主。戰序上言及者為主。蓋為幽之會。服父喪未終而不

故是與衛以直。故使衛為主言及也。又僖十八年。宋公以下伐齊。夏。宋師及齊師戰于廕。齊師敗績。春秋伐人者為客。伐者為主。曷為不使齊主之。與襄公之征齊也。是則客直主不直。則客序上。故與宋為主言及。是序上言戰。別客主人直不直之義也。繁露竹林云。戰伐之事。後者主先。苟不惡。何為使起之者居下。是其惡戰伐之辭已。是春秋常辭皆起之者居下。宋為例變。故傳特解之也。○注。今吳至辭也。○舊疏云。今吳人序其上。而言戰。則是吳人為主。中國之辭。故不得言戰。直言敗而已。通義云。時六國之師。為楚伐吳。若偏戰之詞。當以吳及六國是與。吳為主。故不可繁露竹林云。春秋之常辭也。不予夷狄。而與中國為禮。又觀德云。雞父之戰。吳不得與中國為禮。

然則曷為不使中國主之。

〔注〕据齊國書主吳〔疏〕

注据齊國書主吳。○正以艾陵之戰。齊國齊及吳故也。通義云。据廕之戰。可變使伐人者為主。按難義在不使中國主。非難不使伐人者主。與宋齊中國相戰者異。不得例以相

難。中國亦新夷狄也〔注〕中國所以異乎夷狄者。以其能尊尊也。王室亂。莫肯救。君臣上下

壞敗。亦新有夷狄之行。故不使主之。不稱國。國出師者。賤略之。言之師者。辟許獨稱師。上五國稱

國之嫌〔疏〕

注王室至主之。○上二十二年。王室亂。傳言不及外也。注。無一諸侯之助。匹夫之救。如一家之亂。是無君臣上下之道。故此云壞敗也。通義云。陳蔡新受楚封。而率小國以附楚。故曰新夷狄也。六國為夷楚役。亦不可

與使爲主。義亦通。○注不稱至略之。○舊疏云。決桓十三年春。齊師宋師衛師燕師敗績之。又左疏引賈逵云。不國國書師者。惡其同役而不同心。據彼傳文爲說。爾然既合稱師。轉似同心辭矣。左疏引賈曰。泓之戰。譏宋襄。故齊朔。鄆陵之戰。譏楚子。故書晦。雞父之戰。夷之。故不書晦。亦以吳楚沈頓。諸君置之夷狄之列。無足輕重。亦賤略之意。特公羊無不書晦義耳。○注言之至之嫌。○舊疏云。若不言之直言。吳敗頓胡。沈蔡陳許師于雞父。則嫌師文。獨使許稱。自陳以上。單稱國。是故言之以散之矣。其

言滅獲何〔注〕 据蔡公孫歸生滅沈。以沈子嘉歸殺之。國言滅。君言殺。又獲晉侯言獲。此陳

夏翳亦言獲。君大夫無別〔疏〕 注据蔡至言殺。○卽定十四年。蔡公孫歸生帥師滅沈。以沈子嘉歸殺之。是也。彼國

獲晉侯。是也。彼晉侯君。此陳夏謚臣。君臣同言獲。無別。故據以難。言滅。君言殺。與此異。故據以難。○注又獲至無別。○僖十五年。晉侯及秦伯戰于韓。國言滅。君言殺。解傳其言滅何也。君大夫無別。解傳其言獲何也。

君臣之辭也。注。國君社稷之主。與宗廟共。君死于位曰滅〔疏〕 此胡子髡沈子楹滅是也。詩鄘風載馳序。衛懿公爲狄人所滅。箋云。滅者懿公死也。君死於位曰滅。

正義。春秋之例。滅有二義。若國被兵寇。敵人入而有之。其君雖存而出奔。國家多喪。滅則謂之滅。故左傳曰。凡勝國曰滅。齊滅譚。子奔莒。狄滅溫。溫子奔衛之類是也。若本國雖存。君與敵戰而死。亦謂之滅。故云。君死于位曰滅。卽昭二十三年。傳。胡子髡沈子逞滅之類是也。淮南精神訓。虞君利垂棘之璧。而擒其身。注。

君死位曰滅。穀梁傳注。國雖存。君死曰滅。賢胡沈之君死社稷。生得曰獲〔疏〕 卽僖十五年。獲晉侯是也。周禮朝士職。凡得獲貨賄。人民六畜者。注。俘而

取之曰獲。楚辭哀時命云。釋管晏而任臧獲兮。注。獲。爲人所係得也。是獲多屬生得言。故禮記檀弓云。不獲二毛。注。獲。謂係虜之。又襄十年。左傳。尉止獲。注。獲。囚俘皆是也。僖十五年。注。書者。以惡見獲。與獲人君者。皆當絕也。

大夫生

死皆曰獲〔注〕大夫不世故不別死位〔疏〕

舊疏云大夫死曰獲者即此獲陳夏鬻及哀十一年獲齊國書之徒是也其大夫生得曰獲者宣二年獲宋華元是也信

元年左傳獲莒擊注大夫生死皆曰獲又宣二年獲樂呂注獲生死通名皆取此為說○注大夫至死位○檀弓謀人之軍師敗則死之又曲禮大夫死衆無死位文也正以大夫不世身死則已無位之存沒可別非如國君被滅國有存亡矣國雖不滅君死社稷亦曰滅以滅者亡國之善辭故也

不與夷狄之主中國則其言獲陳夏鬻何〔注〕据荆敗蔡師于莘以

蔡侯獻舞歸不言獲〔疏〕

注据荆至言獲○見莊十年彼傳云葛為不言其獲不與夷狄之獲中國也

吳少進也〔注〕能結日偏戰行少

進故從中國辭治之髡楹下云滅者死戰當加禮使若自卒相順也經先舉敗文嫌敗走及殺也

故以自滅為文明本死位乃敗之爾名者從赴辭也〔疏〕

注能結至治之○正以偏戰日此書日故知偏戰衰十一年獲齊國書注云言獲者能結日偏戰少

進也義與此同王者不治夷狄故不與荆獲獻舞此管獲陳夏鬻故為治吳從中國辭也獲大夫雖次于獲君皆正不得也○注髡楹至順也○舊疏云獲晉侯戕鄆子之徒皆獲戕之文在上今髡楹之滅滅文在下者以其死戰當合加禮故退滅文於下使若公子友卒之類不為人所殺然故曰使若自卒一則不言戰不與夷狄之主中國一則其言滅不與夷狄之殺諸夏二理合符故言相順按髡楹書滅者君死於位為善二君辭不必如舊疏所云○注經先至之爾○校勘記云鄂本也作之此誤按昭熙本亦作之胡沈之君實因敗被獲而死見左傳春秋不使小人加乎君子故以自滅為文先舉敗文則不嫌敗走及殺之矣及猶追及之也○注名者從赴辭也○舊疏云公羊之義合書則書不待赴告而言從赴辭者正以髡楹既死故胡沈之臣赴告鄰國云

道寡君某甲爲吳所滅。諸侯之史悉書其名。孔子案諸國之文而爲春秋。由是之故。錄其名矣。故曰名者從赴辭。隱公八年夏六月己亥。蔡侯考父卒。秋八月葬蔡宣公。傳卒何以名而葬不名。卒從正注。卒當赴告天子。君前臣名。故從君臣之正義言也。而葬從主人。彼注云。至葬者有常月。可知不赴告天子。故從蔡臣子辭稱公也。以此言之。則此注云名者從赴辭者。謂其赴告天子之辭。是以稱名矣。按髡櫛稱名。猶諸侯卒稱名耳。非褒貶所繫。故曰從赴辭也。呂覽察微篇。楚之邊邑曰卑梁。其處女與吳之邊邑處女。桑於境上。戲而傷卑梁之處女。卑梁人操其傷子以讓吳人。吳人應之不恭。怒殺而去之。吳人往報之。盡屠其家。卑梁公怒曰。吳人焉敢攻吾邑。舉兵反攻之。老弱盡殺之矣。吳王夷昧聞之。怒使人舉兵侵楚之邊邑。克夷而後去之。吳楚以此大隆。吳公子光又率師與楚人戰于雞父。大敗楚人。獲其帥潘子臣、小惟子、陳夏鬻。又反伐郢。得荆平王之夫人以歸。實爲雞父之戰。蓋合吳太子諸樊入郢。取楚夫人與其寶器事爲一同。在一年故也。卑梁事不見三傳。或二傳之外傳語。

天王居于狄泉〔疏〕

杜云。狄泉。今洛陽城內大倉西南池水也。時在城外。彼疏引土地名云。或曰。定元年城成周。乃遠之入城內也。嘉氏棟左傳補注云。京相璠曰。今太倉西南池水名狄泉。舊說狄泉本在洛陽北。甚

宏城成周。乃繞之。按狄泉卽僖二十九年盟于翟泉之翟泉也。

此未二年。其稱天子何〔注〕。据毛伯來求金不稱天王〔疏〕

注据毛至天王。○卽文九年。毛伯來求金是也。彼傳云。何以不稱使。

當喪未君也。踰年矣。何以謂之未君。卽位矣而未稱王也。未稱王。何以知其卽位。以諸侯之踰年卽位。亦知天子之踰年卽位也。以天子三年然後稱王。亦知諸侯於其封內三年稱子也。是天子未三年不得稱王。此書天王。故據以難之。

著有

天子也〔注〕。時庶孽並篡。天王失位徙居。微弱甚。故急著正其號。明天下當救其難而事之。

〔疏〕

注時庶至事之。○通義云。先著敬王之正。下書立王子朝。乃顯其篡也。居狄泉者。時朝入王城矣。御覽引考異郵云。劉子單子折猛入城。天王奔走。尹氏立朝。國有三王。天下兩主。周分爲二。莫能救討。強弩張於前。櫛戟拔於後。是庶孽並篡。天子微弱事也。繁露玉英云。天子三年然後稱王。經禮也有故。則未三年而稱王。變禮也。白虎通三軍篇。王者有三年之喪。夷狄有內侵伐之者。重天誅。爲宗廟社稷也。春秋傳曰。天王居于狄泉。傳曰。此未三年。其稱天王何。著有天子也。彼以天子喪居有內叛事。當行誅伐。不得執尋常諒闇禮。下引此傳例之。言天王失位。微弱特甚。亦急著正其號。不得執尋常未三年不稱王之義。非謂此居狄泉有夷狄內侵事也。穀梁傳曰。始王也。其曰天王。因其居而王之也。明天王失位。不得在國行卽位禮。故卽所在稱其名也。天下當救其難而事之者。與書王室亂同義。

尹氏立王子朝〔注〕 貶言尹氏者。著世卿之權。尹氏貶。王子朝不貶者。年未滿十歲。未知欲富

貴。不當坐。明罪在尹氏。〔疏〕

穀梁傳。立者。不宜立者也。通義云。王子朝無貶者。與使爲君。乃得去王子之號。今書王子朝。正是不成君之辭也。○注貶言至之權。○隱三年。尹氏卒。傳尹氏者何。天子之大

夫也。其稱尹氏何。貶。曷爲貶。譏世卿。世卿。非禮也。是也。按成十六年。公會尹子以下伐鄭。書尹子。此稱尹氏。故爲譏世卿。與隱三年。書尹氏卒相起。○注尹氏至尹氏。○正以子朝若貶。宜如上王。猛書王朝。爲當國辭。今不然。故解之。舊疏云。年未滿十歲者。何。氏更有所見。或者正以衛人立晉。莒展與。去疾之徒。悉去公子。見其當國。今此王子朝無貶文。乃與楚公子比之。經相似。上十三年。公子比之下。傳云。比已立矣。其稱公子何。其意不當也。比爲不當朝。爲未知故。稱氏也。白虎通攷黜云。君幼稚。唯考不黜者何。君子不備責童子也。周禮司刺云。壹赦曰幼弱。皆不坐年幼之義。公羊古義云。漢律。年未滿八歲。非手殺人。他皆不坐罪。尹氏者。漢律所謂率也。張斐律表云。制衆建計謂之率。漢書萬石君傳。上報石慶曰。孤兒幼年。未滿十歲。無罪而坐率。服虔曰。率坐刑法。

也。如淳曰。率。家長也。原注引鹽鐵論云。春秋刺譏不及庶人。責其率也。奮。疏云。年既幼少。未貪富貴。故以未盈十歲言。下二十六年出奔時。年已稍長。而不去。王子者。順上文也。

八月乙未地震〔注〕是時猛朝更起。與王爭入。遂至數年。晉陵周竟。吳敗六國。季氏逐昭公。吳

光弒僚滅徐。故日至三食。地爲再動〔疏〕

包氏慎言云。八月書乙未。月之二十七日。○注是時至再動。○上二十

子狄泉。尹氏立王子朝。二十六年。天王入于成周。尹氏召伯毛伯以王子朝奔楚。是猛朝更起。與王爭入事也。遂至數年者。至二十二年。至二十六年。乃定也。晉陵周竟。卽上晉人圍郊是也。吳敗六國。卽上吳敗頓。胡沈蔡陳許之師于雞父是也。季氏逐昭公。則下二十五年。公孫于齊。次于楊州是也。吳光弒僚。下二十七年。吳弒其君僚是也。滅徐。下三十年。吳滅徐。徐子章禹奔楚是也。日至三食。則上二十一年。秋七月壬午朔。二十二年。十有二月癸酉朔。二十四年。夏五月乙未朔。並書日有食之是也。地爲再動。則此及上十九年。夏五月己卯地震是也。五行志下之上。二十三年。八月乙未地震。劉向以爲是時周景王崩。劉單立王子猛。尹氏立子朝。其後季氏逐昭公。黑肱叛邾。吳殺其君僚。宋五大夫。晉二大夫。皆以地叛。

冬。公如晉。至河。公有疾。乃復。

何言乎公有疾乃復〔注〕据上比乃復不言公不言有疾〔疏〕

注据上至有疾。○上十三年冬。公如晉。至河乃復。又二十一年冬。公

如晉。至河乃復之屬。皆至河下不重言公不言有疾也。

殺恥也〔注〕因有疾以殺畏晉之恥。舉公者。重疾也。子之所慎。齋。戰。疾。

〔疏〕

注因有至疾也。○左傳公爲叔孫故如晉及河。有疾而復。蓋公因叔孫舍被執如晉及河。乃畏晉。託疾而復也。穀梁傳疾不志。此其志何也。釋不得入乎晉也。繁露楚莊王云。問者曰。晉惡而不可親。公往而不敢至。乃人情耳。君子何恥而稱公有疾也。曰。惡無故自來。君子不恥。內省不疚。何憂何懼。是已矣。今春秋恥之者。昭公有以取之也。臣陵其君。始于文公。而甚於昭公。變亂凌夷。而無懼惕之心。驚駭然輕詐妄討。犯大禮而取同姓。接不義而重自輕也。人之言曰。國家治則四鄰賀。國家亂則四鄰散。是故季孫專其位。而大國莫之正。出走八年。死乃得歸。身亡子危。困之至也。君子不恥其困。而恥其所以窮。昭公雖逢此時。苟不取同姓。詎至於是。雖取同姓。能用孔子自輔。亦不至如是。時難而治簡。行枉而無救。是其所以窮也。又隨本消息云。魯昭公以事楚之故。楚強而得意。伐強吳。爲齊誅亂臣。魯得其威。以滅鄭。先晉昭卒一年。楚國內亂。吳大敗楚之黨。六國于雞父。公如晉而大辱。春秋爲之諱。而言有疾。由此觀之。所行從不足恃。所事不可不恃。此亦存亡榮辱之要也。按昭公自卽位常如晉不得入。二年。十二年。十三年。二十一年。皆言至河乃復。至此而五。恥莫甚矣。故書有疾以殺深爲之諱也。諱之深。則恥之甚。如不必恥。何諱之有。故上十三年。公不與盟。不恥也。通義云。前無疾而復。今有疾而復。恥殺矣。無疾而復。恥猶可也。有疾而復。不可言也。故君子殺之也。○注舉公至戰疾。○決前凡公至河乃復。不書公義也。石經。岳本左氏經無公字。而公穀傳釋文不言左氏無公字。疑脫。若直言有疾乃復。嫌視疾在無足重輕之科。故特舉公以重之。所引論語述而篇文。鄂本閩監毛本。齊作齊。紹熙本亦作齊。孔曰。此三者人所不能慎。而夫子獨能慎之。故書公以明義也。

二十有四年春王二月丙戌仲孫纘卒〔疏〕

左疏引服曰。賈逵云。是歲孟僖子卒。屬其子師事仲尼。仲尼時年三十五。與襄二十一年書孔子生合。

叔孫舍至自晉〔疏〕

二傳無叔孫字。舍作媿。經義述聞云。疏曰。上十四年春。隱如至自晉。以其被執而還。故省去其氏。今此叔孫舍不去氏者。蓋以無罪故也。是以文十四年傳云。稱行人而執者。以其事執也。注以其

所銜奉國事執之。晉人執我行人叔孫舍是也。不稱行人而執者，以已執也。注已者，已大夫，自以大夫之罪執之，分別之者，罪當各歸其本，以此言之，則知隱如有罪，故去其氏。叔孫無罪，故無貶文。引之謹案，叔孫二字，後人所增，非其原本也。文十四年傳，但言無罪而執者，稱行人，有罪而執者，不稱行人，未嘗言無罪而執者，至則稱氏，有罪而執者，至不稱氏也。不足爲叔孫舍至自晉之證。若隱如至自晉，省去其氏，叔孫舍至自晉，獨不省，則傳必詳言其義。文十五年傳，單伯至自齊，注不省去氏者，淫常絕，使若他單伯至也，以此例之，若叔孫舍至自晉，不省去氏，注亦必加訓釋。今傳無文，注亦不言其有異，則舍至自晉，與隱如至自晉同一書法可知。至而不省去氏者，惟單伯一人，則隱如及舍之至，皆省去氏可知。且宣元年春，公子遂如齊，逆女，三月，遂以夫人婦姜至自齊，傳說遂以夫人婦姜至自齊，曰：遂何以不稱公子，一事而再見者，卒名也。何注曰：卒，竟也。竟，但舉名者，省文。據此，則一事再見者，其始稱氏族，其卒則但稱名，故昭十三年，晉人執季孫隱，如以歸，十四年，則省去季孫，而曰隱如至自晉。二十三年，晉人執我行人叔孫舍，二十四年，則省去叔孫，而云舍至自晉。正所謂一事而再見者，卒名也。其不得有叔孫二字，顯然明白。左氏穀梁並作媯至自晉，無叔孫二字。左氏曰：媯至自晉，尊晉也。杜注：貶媯族，所以尊晉。穀梁曰：大夫執則致，致則挈，由上致之也。范注：上，謂宗廟也。致，臣于廟，則直名而已。所謂君前臣名，此皆舍至自晉，不稱叔孫之明證。不應公羊獨有此二字也。徐氏所見本已誤增此二字，故臆爲之說耳。孔氏通義亦沿其誤。按通義云：再氏者，爲舍賢而錄之也。公孫于齊，舍要季氏，納公，季氏有異志，舍度力不能爲，怨咎自殺，蓋魯之賢大夫也。預見賢於此者，凡小善就其事善之，小惡亦就其事惡之。若乃先事而見褒貶，則必有大美大惡，足以榮譽其終身者也。此春秋論人之法也。今按王氏謂無叔孫是也。傳注皆無說。孔氏因有叔孫，臆爲之說，爲賢舍而錄別無所證。

夏五月乙未朔，日有食之。〔注〕是後季氏逐昭公，吳滅巢，弑其君僚，又滅徐。〔疏〕

包氏慎言云：五月書

乙未朔。据麻爲二日。先藉後月之小餘。大三四兩月。五月朔亦爲乙未。劉孝孫甲子元麻云。以月行遲疾定合朔。欲會辰。必在朔。不在晦與二日。縱類月一小三大。得天之統。蓋謂此也。五行志。劉歆以爲二日。臧氏壽恭推是年正月丙申朔。小二月乙丑朔。大三月乙未朔。大四月乙丑朔。小五月甲午朔。二日乙未。○注是後至滅徐。○季氏逐昭公。見下二十五年。吳滅巢。見下冬。弑其君僚。見下二十七年。滅徐。見下三十年。舊疏先言季氏逐昭公者。正欲決吳事故也。五行志下之下。二十四年五月乙未朔。日有食之。董仲舒以爲宿在胃。魯象也。後昭公爲季氏所逐。劉向以爲自十五年至此歲。十年閉天戒。七見人君猶不寤。後楚殺戎蠻子。晉滅陸渾戎。盜殺衛侯兄。蔡宮之君出奔。吳滅巢。公子光殺王僚。宋三臣以邑叛其君。它如仲舒。劉歆以爲魯趙分。是月斗建辰。左氏傳。梓慎曰。將水。昭子曰。旱也。月過分而陽猶不克。克必甚。能無旱乎。陽不克。莫將積聚也。是歲秋大雩。旱也。二至二分。日有食之。不爲災。日月之行也。春秋分日夜等。故同道。冬夏至長短極。故相過。相過同道而食輕。不爲大災。水旱而已。二至二分下皆漢儒左氏家舊說。與董劉何占皆異。臧氏壽恭推五日甲午朔。合辰在胃五度。二日乙未。日在胃六度。於魯尤驗。

秋八月大雩〔注〕先是公如晉。仲孫纘卒。民被其役。時年叔倪出會。故秋七月復大雩〔疏〕

先注

是至大雩。○校勘記。鄂本時年作明年。諸本皆誤作時。按紹熙本作明。公如晉。仲孫纘卒。並見上。明年叔倪出會。卽下二十五年。叔倪會晉趙鞅以下于黃父。是也。秋七月大雩。亦見下二十五年。五行志中之上。二十四年八月大雩。劉歆以爲左氏傳二十三年。邾師城翼。還經魯地。魯襲取邾師。獲其三大夫。邾人愬于晉。晉人執我行人叔孫婭。是春還歸之。按如何義。自謂國有大喪。君大夫出朝會。民人供億煩擾之應。於義爲切。

丁酉。杞伯鬱釐卒〔疏〕

校勘記云。唐石經。諸本同。釋文作鬱釐。云本亦作釐。疏云。左氏穀梁作郁釐字。今正本亦有。郁字者。亦有下當脫作字。按古鬱郁音近。史記陳杞世家。文公十四年卒。弟平公鬱立。索隱

曰一作郁釐譙周云名鬱來蓋鬱郁釐來聲相近故不同也左傳釋文釐作鬱云本又作釐

冬吳滅巢〔疏〕

大事表云巢爲今廬州府之巢縣與州來皆楚沿淮重鎮昭四年楚始患吳築此三城以斷其北來之路吳爭七十年而後滅之三城滅而楚淮右之藩籬盡撤吳遂由陸路從光黃經義陽三關之險以瞰郢都

置大江於不問矣按左氏以巢爲楚邑公羊何氏於十三年吳滅州來云不月者略兩夷此無注應如彼解春秋之義書滅者皆國邑多言取也書序有巢伯來朝蓋亦附楚小國也

葬杞平公。



公羊義疏六十六

昭二十五
年盡是年

二十有五年春叔孫舍如宋。

夏叔倪會晉趙鞅宋樂世心衛北宮喜鄭游吉曹人邾婁人滕人薛人小邾婁

人于黃父〔疏〕

左氏叔倪作叔詣旨聲兒聲古同部舊疏云左氏經賈注者作叔詣字則賈服本不同矣今杜本亦作詣釋文云樂世心左氏作大心古世大多通見文十三年疏

有鶴鵠來巢〔疏〕

釋文鶴音權左氏作鸛音勛按穀梁亦作鸛校勘記云唐石經諸本同按周禮考工記鸛鵠不踰濟釋文本作鸛鵠此疏亦引冬官鸛鵠不踰濟則與賈公彥本異故彼疏云左氏傳作鸛鵠公羊傳作鸛鵠

此經注皆作鸛字與左氏同也淮南原道訓注又作鵠故左傳釋文云本又作鵠也陳氏壽祺五經異義疏證左傳音義鸛其俱反稽康音權本又作鵠公羊傳作鸛音權鵠音欲穀梁音義鸛本又作鸛音灌左氏作鸛公羊作鸛公羊音義鸛音權左氏作鸛周禮音義作鸛云徐劉音權公羊傳同本又作鸛左傳同今考公羊春秋有鸛鵠來巢傳曰何以書記異也何異爾非中國之禽也宜穴又巢也何休解詁曰鸛鵠猶鶻欲宜穴又巢此權臣欲國自下居上之徵也何氏明言鸛鵠猶鶻欲則鸛讀如權故諸家公羊本並從之左氏考工記古本亦皆作鸛音權鄭注考工記引左氏春秋徐邈劉昌宗周禮音稽康左傳音陸德明周禮音義並同可證其作鸛者非古本也而賈疏考工記云此經注皆作鸛字與左氏同賈所見周禮鄭注本不如諸家之善又不知左

氏有作鷓之本。疏矣。按作鷓者。今文也。作鷓者。古文也。說文多用古文說。故鳥部。鷓。鷓也。从鳥。句聲。又鷓。鷓也。从鳥。谷聲。古者鷓。鷓不踰涉。玉篇。鷓。其愚切。鷓。鷓也。鷓同上。一切經音義十九云。鷓。鷓又作鷓。同。具俱反。下以屬反。似反舌。頭有兩毛角者。山海經。公羊傳作鷓。音權。按山海經中山經。又原之山。其鳥多鷓。注。鷓。鷓也。傳曰。鷓。鷓來集。并用左氏說。周禮亦古文家說。亦當作鷓。穀梁當以一本作鷓為正。穀梁多同公羊故也。公羊自作鷓音權。不必比而同也。

何以書記異也〔疏〕

舊疏引運斗樞云。有鷓。鷓來集于榆。此經不言于榆者。欲道來集即為異。不假指其處所也。左傳云。書所無也。周禮疏引服虔云。周禮曰。鷓。鷓不踰濟。今踰。宜穴而又集。故曰書所無也。

新序十一云。鷓。鷓來冬多。鷓。言鳥獸之類也。按類下缺三字。蓋謂失其所也。

何異爾。非中國之禽也。宜穴又巢也。〔注〕非中國之禽

而來居此國。國將危亡之象。鷓。鷓猶權欲。宜穴又巢。此權臣欲國。自下居上之徵也。其後卒為季

氏所逐〔疏〕

周禮疏引異義。公羊以為鷓。鷓夷狄之鳥。穴居。今來至魯之中國。巢居。此權臣自下居上之象。穀梁亦以為夷狄之鳥。來中國。義與公羊同。左氏以為鷓。鷓來集。書所無也。許君謹案從二傳。鄭駁之云。按春秋言來者

甚多。非皆從夷狄來也。從魯疆外而至則言來。鷓。鷓本濟西穴居。今乃踰濟而東。又巢。為昭公將去魯國。按考工記注。鷓。鷓鳥也。春秋昭二十五年。有鷓。鷓來集。書所無也。鄭司農云。不踰濟無妨於中國有之。則鄭駁與先鄭同。故其注周禮引左傳文也。御覽引稽命徵云。鷓。鷓非中國之禽也。御覽引考異郵云。鷓。鷓者飛行。屬於陽之鳥。穴居於陰之鳥。上缺二字。或以為夷狄字。又引稽命徵云。孔子謂子夏曰。鷓。鷓至。非中國之禽。穀梁傳。一有一亡。曰有來者。非中國之禽也。鷓。鷓穴者。而曰巢。按公穀二傳皆無夷狄之鳥語。惟五經異義引以為公羊穀梁說。蓋中國猶言國中也。言非魯所有之鳥也。詩周南葛覃。施于中谷。傳。中谷。谷中也。中谷有菀。同。又王風兔置。施于中林。傳。中林中。此倒句法。訓詁中多有此例。如中阿為阿。中陵為陵。中原為原。中皆是。則三

傳義皆可通。何注云：非中國之禽，而來居此國。正謂非魯國中之禽，而來居此國也。通義云：中國之中也。鸛鶴不踰濟，非魯國中所有。說文解字曰：有者，不宜有也。是也。舊疏引異義公羊說：鸛鶴，夷狄之鳥云云。非也。又引冬官鄭注云：無妨於中國有之者，何氏所不取。然何氏並無以鸛鶴爲夷狄之鳥說。又引舊解，以爲中國國中者，非傳注之意。按舊解甚是，不得反以爲非也。舊疏引鄭駁異義云：春秋之鳥，不言來者，多爲夷狄來也。若鸛鶴，乃飛從夷狄而來，則昭將去遠域之外，語多誤脫。與周禮疏所引不合。當以周禮疏引爲是。○注非中至所逐。○五行志中之下云：昭二十五年，有鸛鶴來巢。劉歆以爲羽蟲之孽，其色黑，又黑祥也。視不明，聽不聰之罰也。劉向以爲有蜚有蜮，不言來者，氣所生，所謂眚也。鸛鶴言來者，氣所致，所謂祥也。鸛鶴，夷狄穴藏之禽，來至中國，不穴而巢，陰居陽位。象季氏將逐昭公，去宮室而居外野也。鸛鶴白羽，旱之祥也。穴居而好水，黑色爲主急之應也。天戒若曰：既失衆，不可急暴。急暴陰將持節陽，以逐爾去宮室而居外野矣。昭不寤，而舉兵圍季氏，爲季氏所敗，出奔于齊，遂死於外野。董仲舒指略同。穀梁注引劉向曰：去穴而巢，此陰居陽位，臣逐君之象也。皆與何氏義同。何氏以權欲解鸛鶴，因以取占應也。後漢書何敞傳：故鸛鶴來巢，昭公有乾侯之厄。左傳載師已語曰：文武之世，童謠有之。鸛之鶴之，公出辱之。鸛鶴之羽，公在外野。往饋之馬，鸛鶴跣跣。公在乾侯，徵饗與禱。鸛鶴之巢，遠哉遙遙。稠父喪勞，宋父以驕。鸛鶴鸛鶴，往訴來哭。是以爲昭公被逐之應。首句亦以出辱韻。鸛鶴，因以出辱解鸛鶴也。惟彼專占魯君，不若公穀占季氏以下逐上義切。

秋七月上辛大雩，季辛又雩。

又雩者何？又雩者，非雩也。聚衆以逐季氏也。〔注〕一月不當再舉雩，言又雩者，起非雩也。昭公依托上雩，生事聚衆，欲以逐季氏，不書逐季氏者，諱不能逐，反起下孫及爲所敗，故

因零起其事也。但舉日不舉辰者。辰不同。不可相爲上下。又日爲君。辰爲臣。去臣。則逐季氏意明

矣。上不當日。言上辛者。爲下辛張本。不言下辛言季辛者。起季氏不執下而逐君。〔疏〕

繁露楚莊王篇是故逐季

氏而曰又零。微其辭也。五行志中之上云。二十五年七月上辛大雩。季辛又零。旱甚也。劉歆以爲時后氏與季氏有隙。又季氏之族有淫妻爲讒。使季平子與族人相惡。皆共譖平子。子家駒諫曰。讒人以君徵幸。不可。昭公遂伐季氏。爲所敗。出奔。按劉歆係左氏家說。董君言微其詞。何注所本。○注一月至事也。○鄂本紹熙本。托作託。當據正。舊疏云。僖三年注云。大平一月不雨。卽書春秋亂世。一月不雨。未害物。未足爲異。常滿一時。乃書。然則春秋之義。一時能害。方始書零。豈有再舉其零乎。故曰一月不雨。卽書零矣。既無一月再舉零之例。而言又零者。可以起其非實零矣。按下經云。公孫于齊。明公逐季氏不克。反爲所敗。故諱言又零也。史記魯世家。三家共伐公。公遂奔。是其事也。○注但舉至上下。○舊疏云。以去年夏五月乙未朔。日有食之。則此月上辛爲辛丑。下辛爲辛酉。可知。所以直言辛。不兼言丑酉者。若言辛丑辛酉。卽是參差不同。不可爲上下故也。○注又日至明矣。○校勘記出。去臣。云閔監。毛本同。誤也。鄂本臣作辰。當據正。釋文亦作去辰。按紹熙本亦作去辰。舊疏云。十日爲陽。爲幹。故爲君之義。十二辰爲陰。爲枝。故爲臣之象。史記龜策傳。日辰不全。注。甲乙謂之日。子丑謂之辰。周禮哲族氏。以方書十日之號。十有二辰之號。注。日謂從甲至癸。辰謂從子至亥。南齊書引蔡邕月令章句。日幹也。辰支也。日君辰臣。故去辰爲去季氏象。○注上不至張本。○舊疏云。零例書時。卽桓五年秋大雩之文是。故云上不當日。若然。亦不合月。而云七月者。欲見上辛下辛皆七月之故。通義云。祭禮。諷日不諷辰。詩曰。吉日維戊。少牢饋食。日用丁巳是也。春秋兼舉日辰者。別事之先後也。零本不在錄日辰之例。故但舉兩辛。以見疏數耳。蓋惟零不書月日。再零又不可書日。故但舉幹日。以別。既書幹日。不得不月矣。○注不言至逐君。○穀梁傳曰。季者有中之辭也。按凡言上者。對下之稱。既言上辛。而不言下辛。亦董生所謂微其辭是也。

九月己亥。公孫于齊。次于楊州。〔注〕地者。臣子痛君失位。詳錄所舍止。〔疏〕

釋文。楊州。左氏作陽州。校勘記。

葉鈔釋文。鄂本。閩本同。唐石經。監。毛本作揚州。疏同。紹熙本亦作揚州。包氏慎言云。九月書乙亥。月之二十日。左氏作己亥。則爲八月四日。按各本公羊皆作己亥。與左氏同。惟穀梁經作乙亥。杜云。陽州。齊魯竟上邑。彙纂。今兗州府東平州東北有陽州城。陽楊古音同。論語陽貨。史記十二諸侯年表作楊貨。是也。○注地者。至舍止。○舊疏云。春秋之義。悉皆舉重。不舉公孫爲重。而復書次于楊州者。臣子哀痛公之失位。是以詳錄公之所舍止之處矣。劉氏逢祿釋例。因事以定地。因地以定事。亦重其事而加詳焉。爾。故莊三十二年。公薨于路寢。注。在寢地。加錄內也。同此義也。

齊侯唁公于野井。〔疏〕

穀梁傳。弔失國曰唁。詩。鄘風。載馳。歸唁衛侯。傳。弔失國曰唁。此據失國言之。若對弔死曰弔。則弔生亦曰唁。詩。小雅。何人斯云。不入唁我。襄廿三年左傳。齊侯使夙沙衛唁之。詩疏引服

云。弔生曰唁。是也。杜云。濟南祝丘縣東有野井亭。水經注。濟水篇。濟水北逕平陰縣西。又逕盧縣故城。又東北右會玉水。其水西北流。逕玉符山。又逕獵山東。又西北枕祝阿縣故城。東野井亭西。春秋昭二十五年。齊侯唁公于野井。是也。大事表云。在今濟南府齊河縣東。濟河北岸。山東通志。野井亭在濟南長清縣東北四十里。

唁公者何。昭公將弑季氏。〔注〕傳言弑者。從昭公之辭。〔疏〕

注傳言至之辭。○舊疏云。君討臣下。正應言殺。今傳云弑。故須解之。

言從昭公之辭者。卽下文云。吾欲弑之何如。是也。校勘記云。唐石經。諸本同。釋文作將殺。音試。下及注。同。按。依疏則傳文本作弑也。漢石經公羊。弑皆作試。猶今人語云。姑且試之。故其語可通乎上下也。

告子家駒曰。

季氏爲無道，僭於公室久矣。〔注〕諸侯稱公室。〔疏〕

漢書五行志亦作子家駒。蓋卽左傳之子家駒。五年左傳有子家駒。公孫歸父之孫。卽

子家懿伯子。杜云。子家羈。莊公之元孫。舊疏云。季氏爲無道者。謂無日之道。廣雅釋詁。僭。擬也。○注諸侯稱公室。○論語季氏篇。祿之去公室五世矣。閔二年左傳。閔于兩社。爲公室輔。公室猶公家也。故爲諸侯之稱。昭五年左傳。宋樂祁曰。魯政在季氏三世矣。魯君喪政四公矣。杜注。三世。文子。武子。平子。四公。宣成。襄昭。論語祿去公室五世。政遠大夫四世之語。蓋發於定公之世。故各多一世也。孔安國數文子。武子。悼子。平子。是文子卽專國政也。祿去公室。始於宣公時。專政者東門氏輔之者。季氏。逐子家父。虧姑成婦。皆文子事。悼子未爲卿而卒。不專國政。則當謂文子。武子。平子。桓子爲四世也。吾欲弑之何如。〔注〕昭公素畏季氏。意者以爲如人君。故

言弑。〔疏〕

注昭公至言弑。○隱四年傳。與弑公也。注。弑者。殺君之辭。則臣下犯於君父。皆謂之弑。今昭公欲討臣下而言弑。故須解之。

子家駒曰。諸侯僭於天子。大

夫僭於諸侯久矣。〔疏〕

校勘記云。唐石經諸本同。考工記。畫績之事。其象方天時變。注引子家駒曰。天子僭天。今何本無此句。周禮大宰疏引作諸侯僭天子。大夫僭諸侯。此二於字當爲衍文。考工

記注無於字。可證。續漢志注引春秋考異郵云。天子僭天。大夫僭人。主諸侯僭上。漢書賈禹傳。大夫僭諸侯。諸侯僭天子。天子過天道。周禮考工記云。土以黃。其象方天時變。注。古人之象無天地也。爲此記者時有之耳。子家駒曰。天子僭天。意亦是也。彼疏云。子家駒曰。天子僭天。諸侯僭天子。大夫僭諸侯。彼云。天子僭天。未知所僭何事。要在古人衣服之外。別加此天地之意。故亦是僭天。故云。意亦是也。則傳文當有天子僭天語。公羊禮說云。天子僭天。今本無此句。兩漢諸儒多引之。蓋嚴氏春秋也。漢武帝册仲舒曰。蓋儉者不造元黃旌旗之色。賈禹傳。天子過天道。然未知過天道爲何事。而造元黃旌旗之色。爲何證也。及觀考工記注。古人之象無天地也。引子家駒此。天子僭天語。又鄭司農云。天時變謂盡天隨四時色。知古人無一字無來歷也。惠氏棟駁之曰。黃

帝堯舜垂衣裳而天下治。蓋取諸乾坤。乾坤即天地也。乾爲衣。坤爲裳。即皋陶謨予欲觀古人之象。無天地可乎。按惠說非也。虞書十二章自日月已下。不見有天地。繪以爲衣。繡以爲裳。非徒如易之空取象已耳。後王於日月而外。並天地而繪繡之矣。故鄭云古人之象無天地也。天元地黃。故云盡天隨四時色。土以黃也。惠云乾坤即天地。古有繪乾坤於衣裳者乎。將以日月爲天山爲地乎。又非通論矣。說苑孔子與景公坐。左右曰。國史來言周廟燔。孔子曰。是釐王廟也。景公曰。何以知之。孔子曰。皇上帝。其命不忒。天之與人。必報有德。禍亦如之。夫釐王變文武之制。而作元黃宮室。與馬奢侈。不可振也。故知天映其廟。合觀諸說。不獨見春秋嚴顏異同。而考工鄭注。亦可互相發明矣。董仲舒。賈禹。劉向。鄭康成。皆公羊先師。後先一轍。至於春秋說文。又不得以緯書廢之矣。按御覽引合誠圖云。大帝冠五彩衣。青衣黑下裳。增日月在上。月在下。論衡語增云。服五采。畫日月星辰。莫知篇云。文章炫耀。黼黻華蟲。日月。明日月星辰得用之矣。其諸侯僭天子。則下傳所言設兩觀。乘大路。朱干玉戚之屬是也。禮記郊特性云。諸侯之宮縣。而祭以白牡。擊玉磬。朱干設錫。冕而舞大武。乘大路。諸侯之僭禮也是也。又云。臺門而旅樹。反坫。繡黼丹朱中衣。大夫之僭禮也。又云。大夫之奏肆夏也。由趙文子始也。皆大夫僭諸侯事也。彼又云。故天子徵諸侯。僭大夫。強諸侯。僭注。言僭所由。蓋上行下效。故諸侯僭天子。大夫僭諸侯。相因以起也。

昭公曰。吾何僭矣哉。〔注〕

失禮成俗。不自知也。〔疏〕

注失禮至知也。○舊疏云。

正以魯人始僭在春秋前。至昭已久。故不自知。漢書賈禹傳云。然非自知者僭也。猶魯昭公曰。吾何僭矣。今大夫僭諸侯。諸侯僭天子。天子過天道。其自久矣。

子家駒曰。設兩觀。〔注〕禮。天

子諸侯臺門。天子外闕兩觀。諸侯內闕一觀。〔疏〕

注禮天子諸侯臺門。○周禮太宰疏引何氏云。天子兩觀。諸侯臺門。與今本同。按此禮器文。洪氏頤煊禮經宮室答

問。問庫門之制。曰。禮器。天子諸侯臺門。家不臺門。是天子諸侯庫雉路三門皆有臺也。爾雅。闈者謂之臺。禮器疏。兩邊築土爲基。基上起屋。曰臺門。郊特性。經之子庫門內。庫門既可經祭。則其門堂之制。當與廟門同。考工記。唯言路門。應門。客數。而不及庫雉。

明雉門庫門之大與路門同也。按禮器疏又云：諸侯有保捍之重，故爲壘門。大夫輕，故不得也。是也。○注天子至一觀。○舊疏云：禮說文禮記禮運云：出遊于觀之上。注：觀，闕也。正義爾雅釋宮云：觀謂之闕。孫炎云：宮門雙闕者，舊懸法象，謂使民觀之處。因謂之闕。熊氏云：當門闕處，以通行路，既言雙闕，明是門之兩旁，相對爲雙。熊氏得焉。白虎通云：闕是闕疑，義亦相兼。按何休注公羊：天子兩觀外闕，諸侯壘門，則諸侯不得有闕。魯有闕者，魯以天子之禮，故得有之也。公羊傳曰：設兩觀，乘大路，此皆天子之禮是也。按定二年：雉門災，及兩觀。魯之宗廟，在雉門外左。孔子出廟門而來至雉門，遊于觀。此觀又名象魏，以其懸法象魏，魏也。其處巍巍高大，故哀三年：桓宮災，季桓子至御，公立於象魏之外，命藏象魏。曰：舊章不可亡也。熊氏曰：天子藏舊章於明堂，諸侯藏於祖廟，知者以天子視朔於明堂，諸侯於祖廟故也。按何氏此注，明云：諸侯內闕一觀，則諸侯非無闕。魯僖天子在兩觀不在有闕，象魏爲藏舊章之所，則當有屋，其上可登而望。故皇氏云：登遊于觀之上。熊氏云：謂遊目看於觀之上也。桓宮災，季桓子恐延及觀闕，故曰：舊章不可亡，去祖廟尙遠。熊氏謂藏於祖廟，亦未可據。視朔於廟，自以諸侯受朔，藏之太廟，故視朔於廟，與此無涉也。禮經宮室答問又云：問：雉門謂之觀，又謂之象魏，又謂之闕，其制可考否？曰：禮運：仲尼與子蜡實事畢，出遊于觀之上。鄭注：觀闕也。孔疏：出遊于觀之上，謂出廟門往雉門。雉門有兩觀。左氏定二年：夏五月壬辰，雉門及兩觀災。冬十月，新作雉門及兩觀。明雉門與兩觀連也。太宰：正月之吉，乃懸治象之法於象魏。鄭司農云：象魏，闕也。故魯災，季桓子御，公立于象魏之外，命藏象魏。曰：舊章不可亡也。左氏孔疏云：闕在門旁，中央闕然爲道也。其上懸治象，其狀巍巍然高大，謂之象魏，使人觀之，謂之觀。是觀與象魏，闕爲一物而三名焉。按禮疏引白虎通云：闕疑。熊氏謂當門闕處以通行路，水經注引穎容云：闕者，上有所失，下得書之於闕。所以求論譽於人。詩疏引孫炎爾雅注：舊章懸焉，使民觀之。淮南本經訓：巍巍然，則觀示天下，故謂之觀。巍然高大，謂之爲魏。有疑則闕，故謂之闕。然觀與闕同在一處，而非一物。闕者，其制則在門兩旁，故孫郭說爾雅皆云：宮門雙闕。據緯文，則天子外，諸侯內耳。故水經注引白虎通云：闕者，所以飾門別尊卑也。是也。中華古今注：謂兩觀，其上可居，登之則可遠觀。故謂之觀，則觀可升上，故禮運云：出遊于觀之上也。天子二觀，諸侯一觀，其制差耳。若闕則宜皆有二，故西京賦云：圓闕竦以造。

天者雙碣之相望。唐書載朱敬則、楊炎俱以世孝義被旌。門樹六闕。册府元龜言闕。闕二柱相去一丈。柱安瓦筒。號烏頭梁。卽謂之闕。是無不成對者。猶可見古闕遺制。

乘大路〔注〕禮天子大路諸

侯路車。大夫大車。士飾車〔疏〕

注禮天至飾車。○北堂書鈔引白虎通。路者何謂也。路。大也。道也。正也。君至尊。制度大所以行道德之正也。路者君車也。天子大路。諸侯路車。大夫軒車。士飾車。玉路。大

路也。謂車爲路者何。言所以步之於路也。大戴禮。朝事篇。乘大路。建大常。十有二旒。又云。天子乘大路。武車十有二乘。通義云。大路。殷路也。殷祀天以木路。尙質。周祀天以玉路。尙文。魯郊不敢純與王同。故乘殷之路。明堂位所謂魯君孟春乘大路。載弧。韞。旂。十有二旒。日月之章。祀帝于郊。配以后稷。天子之禮也。按明堂位又云。大路。殷路也。注。大路。木路也。漢祭天乘殷之路也。今謂之桑根車也。春秋傳曰。大路素。桓二年左傳。大路越席。昭其儉也。宜斥木路。郊特性亦云。乘大路。諸侯之僭禮也。蓋卽本魯言之。故注云。白牡。大路。殷天子禮也。諸侯路車者。詩小雅采芑。詠方叔云。路車有奭。又采菽云。路車乘馬。以周禮巾車次之。同姓諸侯宜金路。異姓以象路。四衛以革路。蕃國木路也。彼木路無龍勒。不鞅。以革漆之而已。蓋與殷之木路者自不同也。皆在王五路內。故統謂之路車也。大夫大車。舊疏引詩云。大車檻檻。按詩王風傳云。大車。大夫之車。以巾車考之。孤乘夏篆。卿乘夏綬。大夫乘墨車也。白虎通謂大夫軒車。閔二年左傳。鶴有乘軒者。注。軒。大夫車。疏引服云。車有藩曰軒。蓋三面有蔽。空其前如軒懸然。大車當亦然也。士飾車者。舊疏引書傳云。乘飾車兩馬。庶人單馬。木車是也。巾車。士乘棧車。庶人乘役車。注。棧車。不革鞅而漆之。彼疏引唐傳云。古之帝王必有命民於其君。得命然後得乘飾車。駢馬。衣文駢錦。注云。飾漆之車。駢。併也。是其事。蓋較庶人役車爲飾耳。

朱干〔注〕干。楯也。以朱飾楯〔疏〕

注。干。楯。至飾楯。○明堂位云。朱干。注。朱干。赤大盾也。方言。盾。自關而東。或謂之干。或謂之楛。小爾雅。廣器。干。楛也。說文。戈部。楛也。又云。楛。盾也。則干者。戟之假借。周書王會篇。蛟。楛。利劍。爲楛。詩秦風。蒙伐有苑。傳。伐。中干也。釋文。伐。本又作楛。是也。又作楛。史記。孔子世家。矛。戟。劍。撥。索。隱。撥。謂六盾。又作跋。蘇秦列傳。革。映。跋。芮。索。隱。跋。與。楛。同。皆干別名也。郊特性說。諸侯僭禮。亦有朱干。玉

戚〔注〕戚斧也。以玉飾斧。〔疏〕

注戚斧至飾斧。○御覽引五經通義云。戚斧。干盾也。玉取其德。干取其仁。明當尚德行仁。以斷斬也。明堂位。玉戚。注戚斧也。詩大雅篤公劉云。干戈戚揚。傳戚

斧也。說文。戊部。戚。戊也。釋名。釋兵云。戚。感也。斧以斬斷。見者皆恐懼也。小爾雅。廣器。戚。鉞。斧也。鉞。卽戊字。故說文又云。戊。斧也。引司馬法曰。夏執元戊。殷執白戊。周左杖黃戊。右秉白旄。說文斤部。斧。斫也。鄭注檀弓云。斧形旁殺。刃上而長。六韜軍用篇。大柯斧長八寸。重八斤。柄長五尺以上。一名天鉞。伐木天斧。重八斤。柄長三尺以上。則玉戚者。蓋以玉飾柄與。以舞大夏。〔注〕大夏。夏樂也。周所以舞夏樂者。王者始起。未制作之時。取先王之樂。與己同者。假以風化天下。天下大同。乃自作樂。取夏樂者。與周俱文也。王者舞六樂于宗廟之中。舞先王之樂。明有法也。舞己之樂。明有則也。舞四夷之樂。大德廣及之也。東夷之樂曰柶。離。南夷之樂曰任。西夷之樂曰禁。北夷之樂曰昧。〔疏〕注大夏夏樂也。○明堂位云。以舞大

夏。注大夏。夏舞也。祭統云。朱干玉戚。以舞大武。八佾以舞大夏。天子之樂也。康周公。故以賜魯也。與此反。彼注云。武象之樂也。朱干赤盾。戚斧也。此武象舞之所執也。佾。猶列也。大夏。禹樂。文舞也。執羽籥。文武之舞。皆八列。互言之耳。康猶褻大也。樂記云。夏大也。白虎通禮樂篇。禹曰。大夏者。言禹能承二聖之道而行之。故曰大夏也。御覽引元命包云。禹之時。民大樂。其駢三聖相繼。故夏者大也。○注王者至作樂。○白虎通又云。王者始起。何用正民。以爲且則先代之禮樂。天下太平。乃更制作焉。又云。太平乃制禮作樂。何。夫禮樂所以防奢淫。天下人民饑寒。何樂之有。書大傳曰。周公將作禮樂。優游之三年。乃不能作。君子恥其言而不見從。恥其行而不見隨。將大作。恐天下莫我知。將小作。恐不得揚父祖功業德澤。然後營洛。以觀天下之心。於是四方諸侯。帥其羣

各攻位于其庭。周公曰：示之以力役，且猶至。況導之以禮樂乎？然後敢作禮樂。書曰：作新六邑于大國洛。四方民大和會。此之謂也。禮記樂記云：功成作樂，治定制禮。明堂位云：制禮作樂，頒度量而天下服。是天下大同乃自作樂之事也。○注取夏至文也。○白虎通禮樂篇：春秋傳曰：曷爲不修乎近而修乎遠，同己也。可因先以大平也。按此疑亦春秋說語。明周不取殷而取夏義也。周書世俘解：武王克殷，馘于周廟，鬻人，奏崇禹生開三終。王定，孔氏廣森經學卮言以崇禹生開爲夏歌也。漢書董仲舒傳：王者未奏樂之時，乃用先代之樂，宜於世者，而以深入教化爲民，卽取與周俱文之義。○注王者至之中。○御覽引五經通義云：樂者所以象德表功，因事之宜，受命而王者六樂焉。以大乙樂天，以咸池樂地，以肆夏樂人，以大夏樂四時，以大濩樂五行，神明以大武樂六律，各象其性，而爲之制，以樂其先祖。又三禮義宗云：周制禮用六代之樂，四時祭祀，分而用之，祭之尊卑，凡有此等，故用六代之樂，配十二調而作之一代一樂，則用二調。遠取黃帝者，以舞樂之始，興於黃帝，奏者謂堂下四垂鐘聲之調，歌者謂堂上琴瑟之音。但一祭之中，皆自爲二調。庭奏者常以陽氣爲調，升歌者常以陰禮爲聲。周人用六代之樂，祭天，雲門，地以咸池，宗廟以大磬，不用時王之樂，以三樂其道最美，故三祭用之。宗廟用九德之歌，彰明先祖之德也。大蜡，盡天地四方之神而祭之，其樂亦盡用四時之調。凡四方十二辰，則有十二律，陰陽相配，二代道共作一代之樂，故爲六樂。大蜡之祭，則盡用之。合天地四方之神，合六代之樂，故終不過六。按周禮大司樂云：以樂舞教國子，舞雲門、大卷、大咸、大磬、大夏、大濩、六武，雲門、大卷，皆黃帝樂，共爲六樂也。惟周禮分別以祭，以享，以祀，大濩以享先妣，大武以享先祖，此謂舞六樂于宗廟之中，不同耳。然天神地示，四望山川，亦必有舞。何氏特科舉宗廟統言六樂，未分別之耳。○注舞先至之也。○校勘記：出明有則也。云閔監，毛本同，誤也。鄂本則作制，當據正制，謂己所制也。則卽法，復上。按紹熙本作制。盧校本白虎通禮樂云：王者有六樂者，貴公美德也，所以作供養，謂因先王之樂，明有法，示正其本，興己所自作樂，明己作也。所以作四夷之樂，何德廣及之也。易曰：先王以作樂崇德，殷薦之上帝，以配祖考。詩云：奏鼓簡簡，衍我烈祖。樂元語曰：受命而六樂，樂先王之樂，明有法也。興其所自作，明有制。興四夷之樂，明德廣及之也。文選注引韓詩傳：王者舞六代之樂，舞四夷之樂，大德廣及之也。按舞六代之樂，下有脫文。通典引五經通義又云：舞四夷之樂，明德澤

廣被四表。文選東京賦。四夷間奏。德廣所及。詩小雅鼓鐘傳。舞四夷之樂。大德廣所及也。禮記明堂位。納夷蠻之樂于太廟。言廣魯於天下也。○注東夷至曰昧。○舊疏以為樂說文引彼注云。陽氣始起於懷任之物。各離其株也。南者任也。盛夏之時物皆懷任矣。草木華成。禁如收斂。盛陽消盡。蔽其光景味。然是也。白虎通又云。故南夷之樂曰兜離。西夷之樂曰禁。北夷之樂曰昧。東夷之樂曰離。與東都賦。僂佻兜離。合通。引五經要義。亦作西夷之樂曰禁。北夷之樂曰昧。周禮韞韉氏注云。東方曰棘。南方曰任。西方曰離。北方曰禁。東棘西離。與樂緯文反。賈疏以為鈞命決說也。白虎通又云。南之為言任也。任養萬物。味之為言味也。味者萬物衰老。取晦昧之義也。禁者萬物禁藏。朝離者萬物微離地而生。按何氏以東夷樂曰株離者。御覽引書大傳。陽伯之樂舞株離。鄭注。象萬物生育離根株也。通典引五經通義云。東方所謂株離者何。陽氣始通。萬物之屬。離地而生。故謂之株離。明堂位疏引白虎通作朝離。株侏通。與朝為一聲之轉。校勘記云。釋文及諸本皆作株離。蜀大字本作邦。誤。南夷樂曰任者。明堂位云。任南蠻之樂也。五經通義云。南方所以謂任者何。陽氣盛用事。萬物懷任。故謂之任。古南與任音義通。明堂位疏引白虎通。亦作南夷之樂曰南。西夷之樂曰禁者。五經通義云。西方所以謂之禁者何。西方陰氣用事。禁止萬物。不得長大。故謂之禁。北夷之樂曰昧者。五經通義云。北方所以謂之昧何。北方陰氣盛用。萬物暗昧不見。故謂之昧。諸書或作株。或作侏。皆通。

八佾以舞大武〔疏〕

解詁箋云。夏武互錯。通義云。謹按記云。朱干玉戚。以舞大武。八佾以舞大

夏。與此文相互。然八佾行縵之名。文武得通言之。周官大司樂曰。舞大夏以祭山川。舞師則曰。掌教兵舞。帥而舞山川之祭祀。是夏舞亦有用干戚者矣。按禮記明堂位注云。大武。周舞也。蓋互文見義。樂記述武舞云。始而北出。再成而滅商。三成而南。四成而南。國是疆。五城而分。周公左。召公右。

此皆天子之禮也〔疏〕

郊特性。連述諸侯之宮縣。而祭以白牡。擊玉磬。朱干設錫。冕而舞大武。乘大路。為諸侯。僭禮注云。言

皆天子之禮也。宮懸。四面縣也。錫。干盾。錫傳其背如龜也。武。萬舞也。白牡。大路。殷天子禮也。舊疏云。周公之功。得用四代之樂。而以大夏之徒。謂之為僭者。刺其羣公之廟。若祭周公。則備。按如周公。白牡。魯公。駢。羣公不毛。是魯用天子禮樂。止得於文王周

公之廟。後世蓋用之羣廟。故季氏有八佾舞庭。三家有雍徹。皆習見成俗。不知其非。故子家駒言之也。漢書董仲舒傳。及至周室。設兩觀。乘大路。朱干玉戚。八佾陳於庭。而頌聲興。是皆天子之禮也。

且夫牛馬維婁。

〔注〕繫馬曰維。繫牛曰婁。〔疏〕

注繫馬至曰婁。○文選注引字林云。維。持也。詩小雅白駒。繫之維之。傳。維。繫也。廣雅釋詁。維。係也。詩小雅角弓。式居婁。繫。繫也。斂。斂束亦有維繫之義。何氏

以傳云。牛馬維婁。因以維屬馬。婁屬牛。皆謂繫之。牢廐而言。散則通也。舊疏引舊說云。婁者。侶也。謂聚之於廐也。史記律書。婁者。呼萬物且內之也。義亦相近。

委己者也。〔注〕委食己者。〔疏〕

校勘記云。唐石經同。釋文。委己。音紀。闕。監。毛本。已誤。已。按。注。委食己者。當作己。○注。委食己者。○廣雅釋詁。餼。食也。漢書陳餘傳。如以肉餼虎。注。餼。餼也。委。蓋餼字之省。詩小雅鴛鴦箋。無事則委之以藁。釋文。委。猶食也。是也。食皆即說文之餼字。食部。餼。糧也。从人。食。素間。至真要大論。以甘緩之。注。餼。己曰食。他曰餼也。一切經音義引倉頡訓詁。餼。飽也。謂以食與人曰餼。又引聲類云。餼。哺也。方言十二。牧。餼也。注。牧。餼。謂放餼牛馬也。爾雅釋木。葉薪可餼牛。釋文。引字林。餼。糧也。又作飼。是飼人飼畜皆可云。餼也。

而柔焉。〔注〕柔順。〔疏〕

注柔順。○爾雅釋詁。柔。安也。家語入官。優而柔之。注。柔。和也。安和皆有順義。經義述聞云。何讀至婁字絕句。謹案。維婁分屬牛馬。古無明文。且牛馬之順於餼己者。不待維繫

而始然。然則維婁二字爲贅文也。今按。此當讀且夫牛馬爲句。維婁委己者也。而柔焉爲句。維與惟同。婁。古屢字也。小雅角弓篇。式居婁。驕王肅注。婁。數也。正月篇。屢。爾僕。釋文。作婁。巧言篇。君子屢盟。賔之初筵篇。屢舞僊僊。釋文。並曰。本又作婁。是也。云屢。餼己者。喻季氏之得民已久也。故下句曰。季氏得民衆久矣。言牛馬非他人是順。惟屢餼己者而順焉。亦猶季氏之得民久。而民皆從之也。按王氏說亦通。通義云。此言牛馬不知擇主。惟其能委飼己者而柔馴焉。以喻季氏能飲食國人。則國人樂爲之用。若必無功。即左氏述子家之言。所謂隱民多取食焉是也。

季氏得民衆久矣。〔注〕季氏專賞罰。得民衆之心久矣。民順從之。

猶牛馬之於委食己者〔疏〕

注季氏至己者○舊疏云言牛馬之數猶順於委己之人而季氏作賞有年歲矣民從之固是其宜矣左傳樂祁曰魯君必出政在季氏三世矣魯君喪政四公矣無民而能

逞其志者未之有也國君是以鎮撫其民詩云人之云亡心之憂矣魯君失民矣焉得逞其志靜以待命猶可動必憂又曰懿伯曰讒人以君微幸事若不克君受其名不可為也舍民數世以求克事不可必也且政在焉其難圖也又曰子家子曰君其許之政自之出久矣隱民多取食焉為之徒者衆矣又曰子家羈曰不可公室失政數世矣失民則何以集乎皆謂季氏專賞罰之政久得衆民心順從之事也

君無多辱焉〔注〕恐民必不從

君命固為季氏用反逐君故云爾子家駒上說正法下引時事以諫者欲使昭公先自正乃正季

氏〔疏〕

經義述聞云多字釋文無音家大人曰多讀為祇祇適也言民皆為季氏用君若伐之則民必助之無適自取辱也昭二十九年左傳曰君祇辱焉是也祇多古字通按襄二十九年左傳祇見疏焉正義祇作多服虔本作祇解

云祇適也晉宋杜本皆作多可證故襄十四年左傳多遺秦禽言祇遺秦禽也定十五年左傳多取費焉言祇取費焉哀八年左傳不足以害吳而多殺國土言不足害吳而祇足傷魯之國土也皆與此多字義同按多古韻在歌部祇古韻在支部支歌字古多通轉○注恐民至云爾○校勘記出固為季氏用云監毛本同閩本固作因皆誤鄂本作而為季氏用與儀禮通解續正合當據以訂正按紹熙本亦作而淮南人間訓云公以告子家駒子家駒曰季氏之得衆三家為一其德厚其威強君胡得之昭公弗聽固知其必反見逐也○注子家至季氏○舊疏云上說正法者即謂上文朱干玉戚之屬是也下引時事者謂牛馬雜婁是也按論語子路篇其身正不令而行其身不正雖令不從又顏淵篇子帥以正孰敢不正故欲使昭公先自正乃正季氏也

昭公不從其言終弑而敗焉〔注〕果反為季氏所逐〔疏〕

校勘記云唐石經作終弑而敗焉諸本脫之字按疏中標經云終

弑之者有之。與石經合。左傳公居于長府。伐季氏。殺公之于門。平子登臺而請曰。君不察臣之罪。使有司討臣以干戈。臣請待于沂上。以察罪。弗許。請囚于費。弗許。請以五乘亡。弗許。子家羈曰。君其許之。政自之出久矣。爲之徙者衆矣。日入。慝作。弗可知也。衆怒不可蓄也。郈孫曰。必殺之。公使郈孫逆孟懿子。叔孫氏之司馬。驪戾言於其衆曰。我家臣也。不敢知國。帥徒以往。陷西北隅。以入。公徒釋甲。執冰而踞。遂逐之。魯世家。三家共伐公。公遂奔舊。疏云。終弑之者。謂陳兵欲往攻殺之也。○注果反至所逐。○謂如子家所料。後漢書曹節傳。審思上書曰。虞公抱璧牽馬。魯昭見逐。乾侯以不用宮之奇子家駒。以至滅辱。三國志注引漢晉春秋云。帝見威權日去。不勝其忿。乃召王沈。王經。王業。謂曰。司馬昭之心。路人所知也。吾不能坐受廢辱。當自出討之。經曰。昔魯昭敗走失國。爲天下笑。皆以不聽羈言致敗故也。

走之齊。齊侯唁公于野井。〔注〕弔亡國曰唁。弔死國曰弔。弔喪主曰

傷。弔所執紼曰纒。〔疏〕

左傳齊侯將唁公于平陰。公先至于野井。齊侯曰。寡人之罪也。使有司先待于平陰。爲近故也。○注弔亡國曰唁。○穀梁傳弔失國曰唁。唁公不得入于魯也。詩鄘風載馳云。歸唁衛侯。

傳弔失國曰唁。此言亡國卽失國也。國策秦果亡趙自危。高注亡失也是也。北堂書鈔引邱季徵禮統云。弔生曰唁。生謂之唁何。非爲喪之位。哭泣之事。但嗟嘆以言。故謂之唁。禮記曲禮曰。國君去其國。止之曰。奈何去社稷也。蓋古唁意也。說文口部。唁。弔生也。失國亦可直曰亡。呂覽審己云。齊湣王亡。注亡。出奔也是也。○注弔死國曰弔。○校勘記云。諸本同。段玉裁云。此國字衍。禮統又云。弔死曰弔。弔死謂之弔。何素有厚恩。禮無服屬。但致傷哀痛毒。故謂之弔。說文人部。弔。問終也。古之葬者。厚衣之以薪。从人持弓命。敵禽引伸之。凡問凶事皆曰弔。史記宋世家。魯使臧文仲往弔水。集解引賈逵左傳注。問凶曰弔。傷悼亦曰弔。左傳僖二十四年。周公弔二叔之不咸。襄十四年。有君不弔是也。慰問亦曰弔。孟子滕文公三月無君則弔是也。對文異。散則通。○注弔喪主曰傷。○廣雅釋詁。傷。痛也。又。傷。憂也。管子君臣篇。是故明君飾衣食。弔傷之禮。注。傷。謂喪祭。按此傷與弔連稱。蓋弔爲弔死。傷爲傷生。故此注云。弔喪主曰傷也。○注弔所執紼曰纒。○小爾雅廣詁。挽。引也。後漢書樂恢傳。注。挽。引。極也。廣雅廣詁。挽。引也。駢

文車部。輓引之也。輓與挽輓通。為其用手。故作挽。為其引車。故作輓。為其執紼。則作輓。用所執紼。謂執紼而用。如後世之輓歌也。古今注。薤露蒿里。本出田橫。門人橫自殺。門人傷之。為作悲歌二章。李延年分為二曲。薤露送王公貴人。蒿里送士大夫庶人。使挽柩者歌之。亦謂之挽歌。是其遺也。

曰柰何去魯國之社稷。昭公曰喪人〔注〕自謂亡人。〔疏〕注自謂亡人。○詩大

雅皇矣云。受祿無喪。注喪亡也。論語先進。天喪予。皇疏。喪猶亡也。又八佾篇。何患於喪乎。皇疏。喪猶亡也。故喪人猶亡人也。禮記檀弓。喪亦不可久也。又曰。喪人無寶。注喪謂亡失位。大學作亡人。無以為寶是也。又左傳。哀二年。亡人之子。輒在亡人。謂劇噴失大子位也。不佞〔注〕不善。〔疏〕注不善。○成十三年傳。寡人不佞。論語疏。引服虔注。佞才也。成十六年左傳。諸臣不佞。杜注。佞才也。國語晉語。寡君不佞。章注。佞才也。不才猶不善也。失

守魯國之社稷。執事以羞。〔注〕謙自比齊下執事。言以羞及君。〔疏〕注謙自至及君。○釋文作。謙云音謙。本又作謙。

按漢書藝文志。易之嗛嗛。一嗛而四益。謙嗛同也。舊疏云。言己之尊卑比齊之執事也。而舉措不善。失守社稷。由是之故。以羞及君。通義云。不敢斥齊侯。謙言為齊執事之羞。說亦通。今亦通用執事斥所尊言。再拜類。〔注〕

類者。猶今叩頭矣。謝見唁也。〔疏〕注類者至頭矣。○釋文。見而稽類也。禮記檀弓云。拜稽類。哀戚之至也。說文。叩頭。下首也。段注云。何注公羊曰。類猶今叩頭。檀弓稽類注曰。觸地無容。皆與

周禮頓首注合。頓首主於以類叩。故謂之稽類。或謂之類。周禮之九拜。不盡知而稽首者。吉禮也。頓首者。凶禮也。言拜而後稽類者。空首而頓首也。言稽類而後拜者。頓首而空首也。言稽類而不拜者。頓首而不空首也。經於吉賓。嘉曰稽首。未有言頓首者也。於喪曰稽類。亦未有言頓首者也。然則稽類之即頓首無疑矣。有非喪而言頓首者。非常事也。類乎凶事也。如申包胥之九頓首而坐。穆嬴頓首于宣子。季平子稽類于叔孫。昭子子家駒再拜類于齊侯。以失國正同也。沿至秦漢。以頓首為請罪之辭矣。按

禮弓云。拜而後稽顙。注。此殷之喪拜也。又云。稽顙而後拜。注。此周之喪拜也。正義。殷之喪拜。自斬衰以下。總麻以上。皆拜而後稽顙。以其質故也。周則杖期以上。皆先稽顙而後拜。不杖期以下。乃作殷之喪拜。又云。此稽顙而後拜。即大祝凶拜之下。鄭注。稽顙而後拜。謂三年服者。此拜而後稽顙。即大祝吉拜。鄭注云。謂齊衰不杖以下者。鄭知凶拜是三年服者。以雜記云。三年之喪。以大喪拜。喪拜即凶拜。鄭又云。吉拜齊衰不杖以下。則齊衰杖者。亦用凶拜。知者。以雜記云。父母在爲妻。不杖不稽顙。明父母歿爲妻。杖得稽顙。是知杖齊衰得爲凶拜。此云再拜類。明先拜而後稽顙。用周之吉拜然。周禮大祝注。稽首拜。頭至地。頓首拜。頭叩地。是此之類。即周禮之頓首。故何云。叩頭謂引頭至地。即舉稽首者。稽留之義。頭至地多時。此其異於頓首也。昭公蓋亦止頓首。周禮之頓首。即禮弓之稽顙與。

慶子家駒〔注〕慶賀〔疏〕
注慶賀○廣雅釋言云。慶賀也。國語魯語。固慶其喜而再其憂。注慶猶賀也。

曰慶子免君於

大難矣〔疏〕
校勘記云。唐石經原刻無矣字。後磨改。增刻諸本誤承之。按紹熙本亦有矣字。

子家駒曰。臣不佞。陷君於大難。君不忍

加之以鈇鑕。賜之以死。〔注〕鈇鑕。要斬之罪。即所錫之以死。〔疏〕
注鈇鑕至以死○校勘記出即所錫之以死云

蜀大字本。閩監。毛本同。鄂本錫作賜。按傳言賜。不當殊文。鄂本是也。按紹熙本亦作賜。公羊問答云。鈇鑕爲要斬之罪何也。曰。春秋元命包曰。斧鑕主亂行。斬狂詐。斧之爲言捕也。史記項羽本紀。孰與身伏斧鑕。注。崔浩曰。質斬人。槩也。郭注。三蒼云。質。槩也。又范睢傳。旬當橫質。要傳斧鑕。秋官掌戮。注。斬以斧鑕。若今要斬。按國語魯語云。夫刑有五。大刑用甲兵。其次用斧鑕。注。謂犯斬罪者。又云。其次用刀鋸。注。用刀以刷之。鋸以斧之掌。戮。掌斬殺。鄭注。以斬爲要斬。殺爲棄市。同也。鈇鑕者。劉氏玉麈。覽齊遺稿云。爾雅。槩。謂之槩。按周禮司弓矢。以授射甲革槩質者。攷工記。謂王弓之屬。利射革與質。是已。鄭注。樹槩以爲射正。此射正之槩也。圍人云。射則充槩質。賈疏。圍人所習者。莖。取槩。斬莖。漢明掌畜官職。斬莖是已。史記范睢傳。注。槩。莖質。此資斬莖之槩也。昭八年

穀梁傳以葛覆實以為榮。毛傳：裘纒實以為榮。范注：實，楛也。榮，門中榮。釋文：榮，門楸也。此充門楸之楛也。公羊傳：執鐵鑽，秦策：范雖曰：臣之胸不足當楛鑽。鮑注：鑽，鐵鑽。玉篇：鑽，鐵鑽。楛與楛同。此楛以鐵為之者也。毛詩：取礪取鍛，傳：鍛石也。箋：鍛石所以為鍛實也。此楛以石為之者也。爾雅釋文：楛，本或作砧。文字集略：砧，杵之質也。謝惠連詩：桐高砧響發。搗衣砧也。古詩：藁砧今何在。搗草砧也。砧又作楛。集韻：搗，石楛又為楸。楸或作殢。說文：柱下石，此楛以石為之，而各異其用者也。楛之質或為石，或為金，或為木，質各不同，而用亦異。書傳統名曰楛而已。惟爾雅孫炎注：楛，斲材質。郭注：斲木質。義並本。詩：方斲是虔。毛傳：虔，敬也。鄭箋：楛謂之虔。又云：正斲于虔上，是以楛當虔之名也。孔疏云：方論斲斲楸，不宜言敬，故易傳：然亦未嘗申言名虔之義。按書效：攘矯虔，疏引釋詁：虔，固也。詩：有虔秉鉞。左傳：虔劉我邊陲。註訓固，亦訓殺。虔之本義如此。史記張蒼傳：解衣伏質。注：質，楛也。漢書項籍傳：身伏斧質。注：質，謂鐵也。集韻：楛，或作鐵，是鐵即楛也。夫斲木之具，乃與刑人之具同名，何與禮部韻略：楛，木跌也。跌為下基，必堅固其體，乃克受斧斤之施。楛，質也。如楛質之親刑殺然。故義亦得為固為殺，而名曰虔。又釋文：楛，張林反。音讀如砧。詩疏：質，楛也。先儒以質訓楛者，質，楛乃一聲之轉。故書傳楛質多連。又周禮楛質，杜子春讀楛為齊人鉄楛之楛。鉄，鐵猶鉄鑽。又即斧質是。楛有質音矣。蓋鉄所以斬鑽，所以藉也。餘詳襄二十七年疏。

再拜頹〔注〕謝為齊侯所慶。高子執簞食〔注〕簞，葦器也。圓曰

簞。方曰筥。食，卽下所致糗也。〔疏〕注：簞，葦至曰筥。○禮記曲禮云：凡以弓劍苞苴，簞筥問人者。注：簞，筥，盛飯食者。圓曰：簞，方曰筥。正義：簞，筥，竹器也。孟子滕文公云：則一簞食。注：簞，筥也。禮士冠禮：櫛

實于簞。注：簞，筥也。蓋對文異。散則通。說文竹部：簞，筥也。漢律會：簞，小筐也。傳曰：簞，食虛漿。多以竹為之，或亦有編葦為之者。後漢東平王蒼傳：注：簞，竹器也。圓曰：簞，方曰筥。論語雍也：一簞食。皇疏：簞如箱筐之屬。竹筥之屬也。皆謂以竹者也。禮士喪禮：櫛于簞。注：簞，葦筥也。文選思元賦：寶蕭艾於重筥兮。注：筥，筥並盛食器者。員曰：簞，方曰筥。方言：四，籩，陳楚宋魏之間，或曰簞，或謂之櫛。或謂之瓢。義微殊。葦者，詩：飄風七月云：八月萑葦傳。藪為萑葦。葦，豫畜萑葦，可以為曲。按月令：說蠶事云：具曲植筥。

注曲薄也。明可編物適用者也。

與四脰脯〔注〕屈曰胸。申曰脰。〔疏〕

注屈曰胸申曰脰。校勘記云。鄂本同。此本疏中亦作申。閩監。毛本改伸。按紹熙本亦作申。說文肉部。胸脯。脰。

也。段氏注。許書無脰字。脰即脰也。何注公羊曰。屈曰胸。申曰脰。胸脰就一脰析言之。非謂脰有曲直二種也。曲禮曰。左胸右末。鄭云。屈中曰胸。屈中猶言屈處末。申申者也。士虞禮曰。設俎于薦東。胸在南。鄭云。胸脯及乾肉之屈也。曰左胸。曰胸在南。則胸在脯端明矣。鄉飲酒記曰。薦脯五挺。橫祭於其上。注引曲禮。左胸右末。鄉射記。薦脯五楸。楸長尺二寸。注。楸猶挺也。然則每一脯爲一楸。謂之一挺。每楸必有屈處。故亦謂之一胸。通義云。用四脰者。凶禮也。鄉飲酒記曰。薦脯五挺。鄉射記曰。薦脯用籩五。禮記曰。薦脯五。禮則吉。專用脯之數也。唯士喪禮及虞禮。脯皆四脰。按曲禮疏。胸謂中屈也。屈脯胸胸然也。左胸胸置左也。右末末邊際置左右手取祭。擘之便也。曲禮。鮮魚曰脰祭。注。脰直也。鄉飲酒記言五挺。鄉射記言五楸。故注云。挺猶楸也。鄉射記注。古文楸爲。戴。今文或作植。胡氏承琪。古今文疏義。楸當爲楸。脰挺皆當作挺。宋本鄉飲酒記釋文云。猶楸本亦作楸。可見注文原作楸字。鄉飲酒記注。挺。楸互訓。說文。挺。杙也。挺。一枚也。二字皆从木。凡从才从肉者皆誤。聘禮記注。脯如板然者。或謂之脰。皆取直貌焉。蓋楸脰無正字。以其直貌。故取訓杙之楸。一枚之挺名之。後人因其爲脯脰。改木从肉耳。蓋楸長尺二寸。而中曲之。故有胸脰之別。鄉飲酒記。脯五挺。橫祭於其上者。脯橫於人前。其末居右。祭橫其上。於人則爲從也。脯五挺。通祭而六挺也。蔡氏德晉儀禮本經云。數脯以挺。脯乾則挺直也。籩實五挺。皆橫設。所謂左胸右末也。而以祭之半挺直加其上。故曰橫祭也。脯乾則直。雖有屈處。其質則直。故曰脰也。士虞用四脰。儀禮正義云。李氏以爲大夫士之異。數氏以爲變於吉。似敷說是也。按此亦用四挺。知敷說是。

國子執壺漿〔注〕壺。禮器。腹方口圓曰壺。反之曰方壺。有爵飾。〔疏〕

校勘記出壺。云唐石經。鄂本。國本同。監。毛本壺改壺。非。○

注壺。禮至爵飾。○說文。壺。昆吾閼器也。象形。从大。象其蓋也。是壺本閼器。其方者則別曰方壺。周禮。掌客。壺四十。注。壺。酒器也。禮聘禮。八壺設于西席。注。壺。酒尊也。禮記。禮器。門內壺。注。壺。大一石。大戴記。投壺篇。壺脰脰七寸。口徑二寸半。壺高尺二寸。受爵五。

升。壺腹脩五寸。周禮夏官序官擊壺氏注。壺。盛水器。皆與禮器別。舊疏云。卽燕禮司官尊于東楹之西。兩方壺。左元酒。南上是也。腹方至爵飾。釋器無文。蓋用舊說。或以時事知之。言有爵飾者。謂刻畫蓋爵之形飾其形體。按燕禮有方壺。有圓壺。彼注尊方壺爲卿大夫士。尊士旅食者。川壺。變於卿大夫也。是也。方壺有幕。用裕若錫。圓壺無也。兩方壺。左元酒。圓壺無皆瓦爲之也。漿者。周禮天官有漿人。共王之六飲。水。漿。醴。涼。醫。醢。入于酒府。曲禮云。酒漿處右是也。

曰。吾寡君聞

君在外。餽饗未就。〔注〕餽。熟食。饗。熟肉。未就。未成也。解所以致糗意。〔疏〕

注餽熟至熟肉。○紹。照本。鄂本。熟作孰。下

同。加四點者。俗字。舊疏云。聘禮。宰夫朝服設殮。一牢。在四鼎九。是殮爲熟食也。又云。致饗。餼五牢。一牢。云云。上文對餼。下文有飪一牢之言。故知孰肉明矣。王氏念孫廣雅疏證云。釋器。孰食。謂之餽。饗。餽讀若殮。小雅祈父篇。有母之尸饗。毛傳曰。熟食曰饗。大東篇。有饗。蓋殮。傳曰。殮。熟食也。合言之。則曰殮饗。周禮外饗云。賓客之殮饗。饗食之事是也。昭二十五年公羊傳。餽饗未就。注。餽。熟食。饗。熟肉。餽。饗。卽殮。饗。淮南子。道應訓。蓋負羈遺之。壺。餽。而加璧焉。壺。餽。卽壺。殮。是殮。餽。古字通。倒言之。則曰饗殮。孟子滕文公。饗殮而治。是也。說文。食部。饗。孰食也。殮。脯也。从夕。食。脯。申時食也。段注。小雅傳云。孰食曰饗。魏風傳云。孰食曰殮。然則饗殮。皆謂孰食。分別之。則謂朝食。夕食。許於饗。不言朝於殮。不言孰。互文錯見也。趙注。孟子曰。朝曰饗。夕曰殮。此析言之。公羊傳。趙盾見魚殮。左傳。傳負羈饋盤殮。趙衰以壺殮從。皆不必夕時。渾言之也。司儀注云。小禮曰殮。大禮曰饗。餼。掌客。上公殮五牢。饗。餼九牢。侯伯殮四牢。饗。餼七牢。子男殮三牢。饗。餼五牢。此饗殮與常食不同。且多腥。不皆熟食。按王氏讀餽爲殮。確不可易。對言之。則餽爲熟食。饗爲熟肉。散言之。則皆通。其以爲朝食曰饗。夕食曰殮。亦對舉詞。實亦不必泥也。通義云。朝食曰饗。夕食曰餽。是亦讀餽爲殮也。○注未就。至糗意。○禮記。孔子閒居云。日就月將。注。就。成也。論語。顏淵篇。以就有道。注。孔曰。就。成也。爾雅。釋詁。就。成也。故未就爲未成。

敢致糗于從者。〔注〕糗。糲也。謙不敢斥魯侯。故言從者。〔疏〕

注糗糲也。○舊疏云。若今之糲米矣。孟子。盡心章。舜

之飯糗。趙注。糗。乾糲也。段氏說文注云。米部。糗。熬米麥也。周禮。蓋籩之實。糗餌粉羞。鄭司農云。糗。熬大豆與米也。粉。豆屑也。元謂糗者。搗粉熬大豆爲餌。養之黏著以坩之耳。按先鄭云。熬大豆及米。後鄭但云。熬大豆。注內則又云。搗熬穀不同者。黍稷菽麥皆可爲糗。故或言大豆以包米。或言穀以包米豆。而許云。熬米麥。又非不可熬大豆也。熬者。乾煎也。乾煎者。蠶米豆春爲粉。以坩餌養之上。故曰糗餌粉羞。鄭注搗粉之許。但云熬。不云搗粉者。因鄭釋經。故釋粉字之義。許解字則糗但爲熬米麥。必待粟之而後成粉也。柴警云。峙乃糗糧。某氏云。糗。糲之糧。孟子注。糗。飯乾糲也。左傳。爲稻醴梁糗。廣韻曰。糗。乾飯屑也。此皆爲熬穀米粉者也。糲。乾飯也。釋名曰。干飯飯而暴乾之也。周禮。廩人注曰。行道曰糧。謂糲也。止居曰食。謂米也。干飯今多爲之者。焦氏循孟子正義云。說文鬲部。饜。熬也。饜。尺沼反。一切經音義。炒。古文饜。煮。熬。四形。崔實四民月令作炒。然則熬米麥卽是炒米麥。今農家米麥豆皆炒食。米卽謂之炒米。豆卽謂之炒豆。炒米可以沸水漬之當飯。大麥小麥炒之又必磨之爲屑。用沸水和食。謂之焦麵。所謂糗也。糲乃今之飯乾。與此不同。而皆可爲行糧。惟農食樸儉。省蒸煮之費。往往炒米麥爲飯。是則舜之飯糗耳。按廣雅釋器云。糗。糲也。說文熬米麥也。又云。糲。乾也。文選聖主得賢臣頌。羹藜啜糗者。注引服虔云。糗。乾食也。左氏哀十一年注。糗。乾飯也。後漢張禹傳注。糲。糗也。是糗糲皆乾飯之名。取行道便也。古五穀皆可謂之飯。不必如焦氏分糲爲如今之飯乾也。史記大宛傳。載糲給貳師。後漢書明帝紀。杆水脯糲。四民月令。四月作棗糲。以待賓客。蓋棗屑雜和米麥爲餅餌也。事物紀原。引干注。周禮云。糗餌者。或屑而蒸之。與棗豆之味同食。是其類與。糗亦謂之饊。書費誓。峙乃糗糧。說文引作饊糧。說文云。饊。乾食也。一切經音義引字林云。乾飯也。是也。廣雅釋器。糲。糲也。釋名釋飲食。饊。候也。候人飢者以食之。詩小雅伐木云。乾饊以愆。蓋皆糗糲之屬。○注謙不至從者。○與上稱執事同義。

昭公曰。君不忘吾先君。延及喪人。錫之以大禮。再拜稽首。〔疏〕

變於前之

再拜類。蓋初見急速。故再拜類。此漸舒。故從吉禮。再拜稽首也。

以衽受。〔注〕衽。衣下裳當前者。乏器。謙不敢求索。〔疏〕

注衽衣至前者。○考工記轉人

云衣衽不徹注衽謂裳也一切經音義引蒼頡解詁衽謂裳際所及交列者也或曰衣襟也說文衣部衽衣襟也段氏注云凡朝祭喪服衣與裳殊深衣不殊喪服記曰衽二尺有五寸鄭曰衽所以掩裳際也上正一尺燕尾一尺五寸凡用布三尺五寸玉裁按朝祭服同玉藻注所謂或殺而下屬衣則垂而放之者也玉藻衽當旁鄭曰謂裳幅所交裂也江氏永曰以布四幅正裁為八幅上下皆廣一尺一寸各邊削幅一寸得七尺二寸既足要中之數矣下齊倍于要又以布二幅斜裁為四幅狹頭二寸在上寬頭二尺在下故也削幅一寸亦得七尺二寸共得一丈四尺四寸此四幅連屬於裳之兩旁所謂衽當旁也玉裁按此注所謂或殺而上屬裳則縫之以合前後者也此二者皆謂之衽凡言衽者皆謂裳之兩旁按昭公蓋著深衣取裳之下而稍偏之衽以受與禮記聞喪扱上衽注上衽謂深衣之裳前蓋扱衽於上亦謂裳前稍側者也

○注乏器至求索○舊疏云所以衽受之者蓋以行客之人於器物乏故也

高子曰有夫不祥〔注〕猶曰人

皆有夫不善〔疏〕注猶曰至不善○通義云夫讀如夫如是之夫言有如是不祥之事按禮記檀弓云夫夫也注夫夫猶言此丈夫也則夫猶此也有夫不祥言有此不祥也爾雅釋詁祥善也彼疏引李注祥福之善也禮記

禮運是謂大祥注祥善也故不祥為不善按不祥猶言不用也書大誥云弗弔襄二十四年左傳若之何不弔漢五行志引左傳旻天不用注應劭曰旻天不善于魯家禮記雜記云如何不淑皆謂不善也若之何者反詞有夫者正詞意則同也

君

無所辱大禮〔注〕禮臣受君錫答拜謂之拜命謂之辱高子見昭公拜辱大卑故曰君無所

辱大禮〔疏〕注禮臣至之辱○校勘記出謂之拜命謂之辱云闕監毛本同鄂本作謂之拜命之辱此下謂字衍當據以刪正按紹熙本亦與鄂本同○注高子至大禮○通義云諸侯非見于天子無稽首今昭公稽首者自謂失

國遂同齊臣也故高子辭之云辱大禮按禮觀禮賜侯氏舍侯氏再拜稽首又郊勞行享侯氏皆再拜稽首士相見禮始見于君士大夫則奠摯再拜稽首燕禮大射合賓賓再拜稽首又饗爵于公皆於阼階下北面再拜稽首司正升酌散亦降階再拜稽首

聘禮命使者使者再拜稽首辭使者反命賓介皆再拜稽首是臣與君行禮始再拜稽首也其見異國之君亦然聘禮賓觀先請以臣禮見入門右北面奠幣再拜稽首勞主國之君賓介歸饗餼皆然也然亦有相敵亦再拜稽首者聘禮主國之卿饋賓賓再拜稽首公食大夫禮大夫相食受侑幣再拜稽首聘禮主君使卿郊勞致館賓亦再拜稽首故昭公雖行此大禮尙不爲過自貶抑故孔子曰其禮與詞足觀也

昭公蓋祭而不嘗〔注〕食必

祭者謙不敢使嘗示有所先不嘗者待禮讓也〔疏〕

注食必至讓也○禮記曲禮云主人延客祭祭食祭所先進穀之序徧祭之注延道也祭祭先也君子有事不忘本

也客不降等則先祭主人所先進先祭之所後進後祭之如其次徧祭謂載夾膾也以其本出於牲體也疏君子不忘本有德必酬之故得食而種種出少許置在豆間之地以報先代造食之人也若敵客則待自祭不許主人之延道今此卑客聽主人先祭道之已乃從之又玉藻云侍食於先生異爵者後祭先飯注謙也不爲己故後祭而先飯者示爲尊者嘗食也又云客祭主人辭曰不足祭也客殮主人辭以疏注祭者盛主人之饌也殮者美主人之食也論語鄉黨云侍食于君君祭先飯注鄭曰於君祭則先飯矣若爲君嘗食然疏若敵客則待先自祭降等之客則後祭若臣侍君而賜之食則不祭若賜食而君以客禮待之則得祭雖得祭又先須君命之祭然後乃敢祭也此玉藻言若賜之食而君客之則命之祭猶後祭先飯辯嘗脩飲而俟注雖見賓客猶不敢備禮也侍食則正不祭又禮士相見禮若君賜之食則君祭先飯徧嘗膳飲而俟注君祭先飯於其祭食臣先飯示爲君嘗食也經義述聞云士相見所記者侍食之常禮玉藻所記則見客於君者也常禮則臣不祭故士相見但言君祭也客禮則臣亦得祭故玉藻言君之命然後祭祭者不同然則鄉黨所記侍食之常禮形疏極爲分晰此昭公雖自謙比諸齊臣齊仍以客禮待之故食必祭也通義云祭者重齊賜也不嘗者示失守社稷志不在食也義亦通然敵客相食之禮無考然既不須主人延道則客祭之後主人亦當有禮讓之節故何氏以不嘗爲待禮讓也

景公曰寡人有不腆先君之服未之敢服〔注〕腆厚也

服、謂齊侯所著衣服也。言未敢服者，見魯侯乃敢服之，謙辭也。禮，天子朝皮弁，夕元端。朝服以聽朝，元端以燕，皮弁以征，不義。取禽獸行射，諸侯朝朝服，夕深衣。元端以燕，裨冕以朝天子，以祭其祖禰。卿大夫冕服而助君祭，朝服祭其祖禰。士爵弁黻衣裳以助公祭，元端以祭其祖禰。〔疏〕注

厚也。○小爾雅廣言云：腆，厚也。國語魯語：不腆先君之敝器，僖三十三年左傳：不腆敝邑，爲從者之淹。文二年左傳：不腆敝器，襄十四年左傳：有不腆之田，杜注皆云：厚也。○注服謂至辭也。○何義以服謂齊侯所著，則未之敢服爲齊侯自謂。通義云：謹案服器齊所貽，昭公以爲旅次用者，未之敢服用，言皆新潔也。敢以請，請魯侯受之也。此所謂號辭必稱先君以相接，義亦通。○注禮天子朝皮弁。○舊疏云：皆出禮記。漢禮亦然。禮士冠禮：皮弁素積，緇帶素鞶。注：此與君視朔之服也。皮弁者，以白鹿皮爲冠，象上古也。積，猶辟也。以素爲衣，辟蹙其要中，皮弁之衣，用布亦十五升，其色象馬，彼謂仕於諸侯之上，諸侯視朔皮弁服。張氏爾岐儀禮鄭注句讀云：此視朔時君臣同服之服故也。其天子則周禮司服云：視朝則皮弁服。注：視朝視內外朝之事。禮記玉藻云：皮弁以日視朝。詩衛風淇奥篇：會弁如星。箋云：天子之朝服皮弁，以日視朝。又鄭風緇衣云：緇衣之宜兮，箋：天子之朝服皮弁服也。又小雅頍弁云：有頍者弁，傳：弁，皮弁也。箋：天子之朝服皮弁，以日視朝。若然，觀禮云：天子衮冕負黼辰者，秋冬朝覲在廟，故服衮冕。春夏受贊在朝，則皮弁也。或者每日視朝皮弁，其受外諸侯朝覲宗遇禮重，則衮冕也。鄭氏以皮弁之衣用布，敖繼公謂皮弁服用絲，禮經釋例云：聘禮注引論語曰：素衣麤裘，皮弁時或素衣，其裘同可知也。郊特性：皮弁素服。注亦云：衣裳皆素，則鄭氏已不能自守其前說。雜記：子羔之襲也，素端一皮弁。一是素端與皮弁爲二服。孔疏引盧云：布上素下皮弁服。賀瑒云：以素爲衣裳，然則衣裳皆素者，或素端與周禮司服，其齊服有元端素端，亦別乎皮弁言之也。按盧云：布上素下，則皮弁白布衣。鄭氏固有所受。

矣。皮弁亦用之於蜡。禮記郊特性曰：蜡者，索也。歲十二月，合聚萬物，而索饗之也。又曰：皮弁素服而祭，是也。蓋天子以下，同亦用之於聘禮。聘禮云：賓皮弁聘。又云：公皮弁迎賓于大門外。此諸侯之禮，未知天子然否。○注：夕元端。○玉藻云：卒食，元端而居。注：天子服元端燕居也。左昭元年疏引服氏左傳解詁云：禮衣端正無殺曰端。士冠禮云：元端元裳。黃裳雜裳可也。注：此莫夕於朝之服。元端卽朝服之衣，易其裳耳。不以元冠名服者，是爲縞布冠陳之。按冠禮所稱士服，故有元裳黃裳雜裳之異。別上士中士下士，以此三等裳配元端也。皆縞帶爵鞞，其不言冠者，平時元冠始冠則服縞布冠，不言屨者，彼經又云：元端黑屨，屨與裳同色，以元裳爲正也。其朝服亦元端，唯素裳爲異。素裳故素鞞白屨，鄉飲酒記注：朝服素鞞白屨，是也。燕禮記：燕朝服于寢，注同。蓋元冠、元端、元黃雜三等裳，縞帶爵鞞，黑屨，元端服也。元冠、元衣、縞帶、素裳、素鞞、白屨者，朝服也。此元端朝服之分，其實其衣皆端，故總謂元端。金氏榜禮箋云：衣以端名者二，其一後鄭云：衣袂尺二寸而屬幅，是廣袤等也。其袪尺二寸，是謂元端。對朝服以上修秩者得名，乃次于朝服之服。其一鄭仲師云：衣有酌裳者爲端，對深衣以下連裳削幅者得名，乃冕弁服。朝服元端通稱。胡氏培輩儀禮正義云：樂記言端冕，則冕亦稱端。左傳言端委，論語言端章甫，則朝服元端皆可稱端，是也。夕者，左傳昭十二年：子華夕哀十四年：子我夕，然非常禮。蓋天子服元端燕居，諸臣有事夕者，亦卽服以見。猶朝服皮弁卽服以視朝也。玉藻云：朝元端，夕深衣。彼爲大夫士之禮，諸侯次于天子，疑亦宜然也。○注：朝服以聽朝。○士冠禮云：主人元冠朝服。注：天子與其臣，元冕以視朝。皮弁以視朝。又云：朝服以聽朝者，司士職。王入內朝，皆退。注：玉藻云：朝服以日視朝于內朝，則朝服卽皮弁服也。任氏大椿弁服釋例云：又按：天子之朝名朝服者，或非皮弁。周書王會云：天子南面立，繞無繁露。朝服八十物。唐叔荀叔周公在左，大公在右，皆繞亦無繁露。朝服七十物。堂下之右，唐公虞公南面立焉。堂下之左，段公夏公立焉。皆南面有繁露，考爲王朝之服。元冕無繁露，有繁露，則大朝覲會同之冕服也。非常朝之服也。又云：諸侯之朝服，縞衣素裳，亦或名皮弁爲朝服。論語：吉月必朝服而朝。孔曰：朝服，皮弁服。皇疏：凡言朝服，惟是元冠縞布衣素裳。今此之朝服，謂皮弁十五升白布衣，素積裳也。所以亦謂朝服者，天子用之以日視朝。今云朝服，是從天子受名也。考曾子問：諸侯相見，必告於廟。朝服而出視朝。熊氏謂此朝服爲皮弁服。據聘禮：諸侯相聘

皮弁服則相朝亦皮弁服。此以皮弁服爲朝服。亦在侯國。可與孔傳相證。按士冠禮注。朝服者十五升布衣。而素裳也。金氏榜禮箋云。石渠論元冠朝服。戴聖云。元冠。委貌也。朝服。布上素下。緇帛帶。素韋鞞。鄭君謂朝服素裳。實本小戴說。是也。皮弁服亦布上素下。與朝服同。故皮弁服亦通謂朝服也。禮記雜記云。朝服十五升。江氏永鄉黨圖考云。古未有絛花。布以麻爲之。布幅闊二尺二寸。十五升。一千二百縷。麻布之極細者也。然何氏於皮弁曰朝。於聽朝曰朝服。似是二事。蓋朝者視朝。論語皇疏云。禮。每日且諸臣列在路門外。以朝君。君至日出而出視之。視之則一一揖。卿大夫而都一揖。士是也。其聽朝。蓋君與臣圖事時。玉藻所謂君適路寢聽政者也。時衆臣亦各適諸曹治事。所匠人所謂外九室者也。在路門之外。治朝左右矣。視朝禮簡。聽朝事長。故服有殊與。○注元端以燕。○周禮司服職。凡甸冠弁服。注。王卒食而居。則元端。又小臣職。正王之燕服位。注。謂燕居時。玉藻曰。王卒食。元端而居。彼注云。天子服元端。燕居也。此元端或朱裳。玉藻注云。天子諸侯。元端朱裳也。司服注云。緇衣素裳。諸侯以爲視朝之服。明天子諸侯以朱爲裳者。可名元端。不得名爲朝服也。其諸侯與羣臣行燕禮。亦朝服。燕禮記云。燕朝服於寢。或天子亦然。王制云。周人元衣而養老。注。元衣素裳。天子之燕服爲諸侯朝服是也。蓋天子燕居或素裳。或朱裳與。○注皮弁至行射。○孝經卿大夫章注。田獵戰伐。卜筮冠皮弁。白虎通鄉義云。皮弁者。何謂也。所以法古至質冠之名也。弁之爲言攀也。所以攀持其髮也。上古之時。質先加服皮。以鹿皮者。取其文章也。禮曰。三王共皮弁。素積。素積者。積素以爲裳也。言要中辟積。至質不易之服。反古不忘本也。戰伐田獵。此皆服之。又云。王者征伐。所以必皮弁。素積。何者。伐者凶事。素服。示有悽愴也。伐者質。故衣古服。引禮曰。三王共皮弁。素積。宣元年傳注云。皮。所謂皮弁。爵弁也。皮弁。武冠。爵弁。文冠。纁。漢與服志。乘輿加元服。初緇布進賢冠。次爵弁。次武弁。卽以武弁代皮弁也。士喪禮。商視襲祭服。注。祭服。爵弁皮弁服。皆從君助祭之服。大蜡。有皮弁素服而祭。送終之禮。賈疏云。引郊特牲者。證皮弁之服有二。一者皮弁時白布衣。素積爲裳。是天子朝服。亦是諸侯及臣聽朝之服。二者皮弁時衣裳皆素。葛帶。榛杖。大蜡時送終之禮。凶服也。數皮弁亦用以征伐也。征伐田獵事近。故亦服以取禽獸。左傳襄十四年。不釋皮冠。而與之言。注。皮冠。田獵之冠也。又昭二十年。皮冠以招虞人。又三十二年。雨雪。楚子皮冠以出。並田獵所服。蓋皆鹿皮冠也。惟司服云。凡甸冠弁服。注。冠

弁委貌。其服緇布衣。亦積素以爲裳。又云。凡兵事。韋弁服。注。韋弁以韎。韋爲弁。又以爲衣裳。春秋傳曰。晉郤至衣韎韠之跗注。是也。今時伍伯緹衣古兵服之遺色。是征伐田獵所服不同。且彼冠弁以甸。亦據習兵之時。若正四時則當戎服。月令季秋。天子乃教於田獵。以習五戎。天子乃厲節。執弓挾矢以獵。注云。厲節。謂戎服尙威武也。則亦當韋弁服矣。然鄭注司服。以韎韠爲弁。又以爲衣裳。彼疏引鄭氏雜問志。說成十六年左傳。韎韠之跗注。又以韎韠幅如布帛之幅。而連屬以爲衣。而素裳。則與周禮注異。而其注聘禮。韠韠皮歸饗餼。又云。韋弁韎韠之弁。蓋韎布爲衣。而素裳。與此又不同。則以彼非兵事入廟。不可純如用兵。故易韋爲布。而皆云素裳。蓋沿皮弁之遺。皮弁用以征伐田獵。或異代之制。時尙質。禮服等差無多故也。且何邵公與白虎通所引多逸禮。或禮緯文。故與古文禮不合也。行射者。王制。一命卷。疏。其賓射燕射時。亦皮弁也。按射人職。賓射在朝。宜用朝服。天子朝服。皮弁服也。諸侯燕大夫禮。燕禮記云。燕朝服于寢。卽因以行射。射天子燕。羣臣于寢。蓋亦不與諸侯同。不必用皮弁矣。司服云。享先公饗射。則鷩冕者。彼注云。饗射。饗食賓客。與諸侯射也。疏。此大射。在西郊虞庠中。亦服鷩冕也。射義疏云。天子大射。必先習于澤宮。而後射于射宮。其射宮。天子則在廟也。故用冕。與賓射燕射殊。是則大射服冕。賓射皮弁服。燕射元端服也。又鄉射禮注云。今郡國行此鄉射禮。皮弁服。與禮異者。以鄉射當用元衣素裳之朝服。若皮弁。則天子賓射之朝服故也。鄉射禮云。主人朝服。速賓。注。戒時元端。敖氏繼公以爲戒速同服。此速賓朝服。則戒時亦朝服可知。盛氏世佐謂於此。乃言朝服。則戒時不朝服。方氏苞謂鄉飲酒與賢能。國之重典。故戒賓速賓皆不言所服。舍朝服無所服。會民習射。疑可以常服。故於速賓特舉朝服。明前皆常服。皆宗鄭氏之說。凌氏廷堪云。鄉飲酒經文。不言何服。唯記云。鄉朝服。而謀賓介。故知鄉飲酒之爲朝服。鄉射禮唯宿賓拜賜拜辱言朝服。他皆不言。例見於此。則戒賓時當亦朝服。韋氏協夢云。射義曰。鄉大夫之射也。必先行鄉飲酒之禮。此篇自立司正以前。皆鄉飲禮也。既以鄉飲之禮。則戒賓之服自同。皆同敖說。然鄉射雖行鄉飲酒禮。而其禮輕於鄉飲酒。其賓亦輕。則不得全同。故鄉飲經文不言何服。則戒速同爲一服可知。鄉射於速賓特言朝服。則戒賓非朝服明甚。因此以見彼也。若鄉射亦戒速同朝服。則當於戒賓時特言朝服矣。當以鄭注爲是。然漢時郡國行鄉射用皮弁。漢去周未遠。又可見古時行射有用皮弁者矣。○注諸侯朝

朝服○禮記玉藻云。朝服以日視朝於內朝。注。朝服冠元端。素裳也。正義。此朝服素裳。皆得謂之元端。故論語云。端章甫。注。端。元端。諸侯朝服。若上士以元爲裳。中士以黃爲裳。下士以雜色爲裳。天子諸侯。以朱爲裳。則皆謂之元端。不得名爲朝服也。然元端與朝服大同小異。特朝服專用素裳爾。詩曹風蟋蟀云。麻衣如雪。箋云。諸侯之朝朝服。司服注。冠弁。委貌。其服繡布衣。亦積素以爲裳。諸侯以爲視朝之服。詩國風曰。繡衣之宜兮。彼引詩以證衣用繡布也。士冠禮。主人元冠朝服。注。諸侯與其臣皮弁以視朝。朝服以日視朝。本玉藻爲說。玉藻不言臣。鄭注兼言臣者。欲見君臣同服也。穀梁傳三年傳。陽穀之會。桓公委端摺笏。而朝諸侯。委卽委貌。端卽元端。明桓公服朝服以朝諸侯也。玉藻又云。朝服以食。注。食必復朝服。所以敬養身也。古朝服重於元端。故諸侯用朝服不止於視朝也。○注。夕深衣。○詩蟋蟀箋又云。夕則深衣也。玉藻云。朝元端。夕深衣。深衣三袂。縫齊倍要。衽當旁。袂可以回肘。長中繼揜尺。袷二寸。袷尺二寸。綠廣寸半。注。謂大夫士也。謂大夫士朝元端爾。其深衣則同。故彼上述諸侯之禮。亦云夕深衣。祭牢肉也。大夫士視私朝服元端。朝君時服朝服。大夫莫夕。蓋亦朝服。其士則用元端。故士冠禮。元端。莫夕於朝之服。其私朝及在家。大夫士夕皆深衣也。然則諸侯夕見諸臣。或亦深衣。以非視朝之正。故不必君臣同服也。鄭氏目錄云。名曰深衣者。以其記深衣之制也。深衣。連衣裳而純之以采者。素純曰長衣。有表則謂之中衣。大夫以上。祭服之中衣用素。士祭以朝服。中衣以布。疏云。凡深衣皆用諸侯大夫士夕時所著之服。庶人吉服亦深衣。皆著之在表。是也。其長衣。中衣。及深衣。其制度同。玉藻云。長中繼揜尺。若深衣。則緣以采而已。其中衣在朝服。祭服。喪服之下。大夫以上。祭服中衣用素者。謂天子大夫四命。與公之孤同。爵弁自祭。故中衣用素也。若諸侯大夫。天子之士。朝服自祭。朝服用布。則中衣亦布矣。檀弓云。練衣黃裏。注。練中衣。以黃爲內。是喪服亦有中衣。但不得繼揜尺也。按深衣云。具父母大父母衣。純以纁。具父母衣。純以青。如孤子衣。純以素。此不與長衣同者。吉服中衣。亦用采緣。其諸侯得緇黼爲領。丹朱爲緣。郊特牲云。緇黼丹朱中衣。大夫之僭禮。知大夫士但用采緣而已。長衣以素緣者。若以采緣。則與吉服中衣同矣。若以布緣。則曰麻衣。喪服之中衣。其純用布。視冠布之粗細。至葬可以素縗。練則用纁緣也。所以稱深衣者。以餘服則上衣下裳不相連。此深衣衣裳相連。被體深遠。故謂之深衣也。按深衣者。連衣裳而純之以采者也。中衣者。有

表者也。長衣者以素緣者也。長中繼揜尺深衣。但緣而已。喪服之中衣同深衣。亦但緣耳。○注元端以燕。○燕禮記燕朝服于寢。注謂冠元端。緇帶素鞞。白屨也。王制元衣而養老。注凡養老之服。皆其時與羣臣燕之服。又云諸侯以天子之燕服爲朝服者。以燕禮諸侯燕。臣子用朝服。明天子之燕亦朝服也。崔蠶恩云。天子燕圻內諸侯。以緇衣。燕圻外諸侯。以元冠。諸侯各以爲朝服。事無明文。不可依也。吳氏廷華儀禮章句云。據士冠禮。素裳白屨。乃皮弁服之制。朝服並未言白屨也。特性記朝服元冠。緇帶。緇鞞。可見朝服鞞色原無一定。玉藻諸侯朝服視朝。爲元冠。緇衣素裳。鄭主裳屨同色之說。故注此云白屨非也。按裳鞞屨同色。經例率同。皮弁服用鞞。自天子至士皆然。其朝服自上至下。亦皆素鞞。其元端服。唯大夫用素鞞。爾其特性之用緇鞞者。鄭注以爲下大夫之臣。敖氏以爲其別於大夫助祭之賓。二說皆可通。蓋朝服俱正幅。故稱端素爲裳。其冠則元冠。司服注元冠自祭其廟者。其服朝服元冠。士冠禮主人元冠朝服是也。元冠亦曰委端。卽殷之章甫。夏之毋追也。天子以下同。天子諸侯燕居以元端。與此少異。檜君羔裘遺遙。遺遙乃燕居。故詩人作刺也。玉藻然後釋小寢釋服。注釋服服元端。知元端燕居。與燕羣臣通服之也。蓋朝服用元端之衣冠。皮弁之裳。故次於皮弁。而尊於元端。唯皮用皮弁之裳。故鄭燕禮記注云。今辟雍十月行此燕禮。元端而衣皮弁服。與禮異。蓋相沿有自矣。○注裨冕以朝。○禮記玉藻云。裨冕以朝。注朝天子也。裨冕公衮。侯伯鷩。子男毳也。禮覲禮云。侯氏裨冕。釋幣于廟。鄭注裨之爲言埤也。天子六服。大裘爲上。其餘爲裨。以事尊卑服之。而諸侯亦服也。上公衮。無升龍。侯伯鷩。子男毳。孤緇。卿大夫元。此差司服所掌也。賈疏云。今之諸侯皆禘用裨冕者。將入天子之廟。故服以告禘。曾子問曰。諸侯裨冕出視朝。鄭注謂將廟受。謂朝天子時也。及助祭在廟。理當裨冕也。周禮司服云。公之服自衮冕而下。如王之服。侯伯之服自鷩冕而下。如公之服。子男之服自毳冕而下。如侯伯之服。孤之服自希冕而下。如子男之服。卿大夫之服自元冕而下。如孤之服。注自公之衮冕。至卿大夫之元冕。皆其朝聘天子及助祭之服。諸侯非二王後。其餘皆元冕而祭於己。然則卿大夫聘天子受之於廟。及助祭亦宜申冕服也。玉藻云。諸侯元端以祭。注端當爲冕。是諸侯元冕以自祭。彼注又云。諸侯祭宗廟之服。唯魯與天子同。蓋魯禮同於二王後。故得用衮冕。其實亦唯在文王周公廟服之。其餘則仍元冕。二王後亦唯祭始受命王用衮也。魯則周公魯公別牲。或

魯公廟用鷩冕與按觀禮注又云。禕冕者。衣禕衣而冠冕。五等諸侯。袞鷩毳服不同。而統名爲禕衣。先鄭注司服。專以鷩爲禕衣。故後鄭不從也。說文衣部。禕。益也。天子大裘爲上。其餘皆增益之衣。故皆名禕衣。其冕則同。司服注云。六服同冕者。首飾尊是也。凡冕服皆元衣纁裳。故衣無文。裳刺黻者。直謂之元冕。其纁繡以九章七章五章三章者。則別以袞鷩毳絺之名焉。冕名雖同。旒數則異。則弁師職云。王之五冕。皆五采繡十有二。就皆五采玉十有二。諸侯之繡九就。瑳玉三采。注。侯當爲公。又云。諸侯及孤。卿大夫之冕。各以其等爲之。注。冕則侯伯繡七就。用玉九十八。子男繡五就。用玉五十。繡玉皆三采。孤繡四就。用玉三十二。三命之卿繡三就。用玉十八。再命之大夫繡再就。用玉八。藻玉皆朱綠。其王公之玉。則鄭注又云。袞衣之冕十二旒。則用玉二百八十八。鷩衣之冕。繡九旒。用玉二百一十六。毳衣之冕。七旒。用玉百六十八。希衣之冕。五旒。用玉百二十。元衣之冕。三旒。用玉七十二。其公之冕。用玉百六十二。是其差也。按禮記曾子問。大祝禕冕。執束帛。注。諸侯之卿大夫所服。禕冕。絺冕也。元冕也。正以周禮孤服絺冕。卿大夫服元冕也。三孤六卿爲九卿。故鄭統孤於卿內也。又樂記。禕冕摺笏。注。禕冕。衣禕衣而冠冕。禕衣之屬也。與觀禮注同。彼疏云。謂從袞冕之衣。皆是。鄭注曾子問云。禕冕者。公袞。侯伯鷩。子男毳。是鄭解禕冕。皆以自袞以下。盛氏世佐儀禮集編云。上公袞冕九章。侯伯鷩冕七章。子男毳冕五章。皆其上服也。而謂之禕者。據王而言。猶下記以金路爲偏駕也。儀禮正義引李氏如圭儀禮集釋云。袞者。卷龍衣也。上公亦服之。以無升龍爲異。鄂本云。大裘之上。又有元衣。與袞同色。亦是無文采。是鄭意以大裘元衣爲上。其袞鷩毳以下。俱是附益之衣。故名禕衣。但天子享祀饗射。亦隨事服之。不名爲禕。唯諸侯及大夫服之。乃名禕者。蓋以爲此所服者。俱是天子附益之衣。非上衣。亦猶金路象路革路木路之稱。偏駕有不敢自同於尊之意。或因下注有袞衣者。禕之上也。一語。遂疑禕冕當指鷩冕以下言之。不知注意謂禕冕有五。袞冕爲上。猶之袞冕爲首云爾。非以袞與禕較。謂袞冕在禕冕之上也。敖氏直以禕冕爲公鷩。侯伯毳。子男希。又云。此朝以禕冕。與周官大行人異。褚氏云。玉藻。禕冕以朝。鄭注。禕冕。公袞。侯伯鷩。子男毳。與大行人職所云上公冕服九章。侯伯七章。子男五章同也。按褚氏寅亮又云。諸侯自祭元冕。而朝王何以服上服。尊天子也。然不各指其冕名。而均以禕者。言其最上服。猶是天子之禕云。尊君抑臣之義也。又云。禕字之義。當從注訓爲禕。

不當如楊柳訓爲卑。義俱精當。見儀禮管見。○注天子至祖禰。○周禮司服云。王祀昊天上帝。則服大裘而冕。祀五帝。亦如之。享先王。則袞冕。享先公。饗射。則鷩冕。是天子以諸侯之裨冕祭其祖禰也。魯備用天子之禮樂。其祭文王周公廟。則袞冕。故明堂位云。君卷冕立于阼。夫人副褱。立于房中。是也。疏引熊氏云。此謂祭文王周公廟。得用天子之禮。其祭魯公以下。則亦元冕。故玉藻云。諸侯元端以祭。鄭注。祭先君也。端當爲冕。諸侯祭宗廟之服。唯魯與天子同。是二王之後。祭其先王。亦用其先代之服。不立始封之君廟。則祭東樓微子以下。當元冕。然魯公牲盛。與羣公別。則祭服雖不敢用袞冕。亦當與祭羣公概用元冕者殊。說見上。曾子問。太宗太宗太祝皆裨冕。荀子禮論。大夫裨冕。士章弁。大夫之服。自元冕而下。以元冕亦天子裨冕之一也。○注卿大至祖禰。○禮記雜記云。大夫冕而祭于公。弁而祭于己。注。祭于公。助君祭也。大夫爵弁而祭於己。唯孤。爾。典命疏。少牢是大夫祭。用元冠朝服。玉藻疏云。命以下大夫。則朝服以祭。鄭雜記注及司服注俱云。大夫爵弁而祭于己。唯孤。爾。則諸侯之卿祭于己。不得爵弁矣。任氏大椿弁服釋例云。司服。孤之服。自希冕而下。如子男之服。卿大夫之服。自元冕而下。如孤之服。希冕元冕。皆謂助祭之服。天子之孤。以希冕助祭。則當以元冕家祭。天子之卿大夫。以元冕助祭。即當以爵弁家祭也。又按王制疏。謂天子大夫自祭。常用皮弁。與郊特性及玉藻疏。謂天子大夫自祭。亦爵弁之說。自相矛盾。竊謂爵弁自祭之義。勝於皮弁。王制疏謂天子大夫自祭。皮弁。徒以諸侯大夫自祭朝服。因是推之。天子大夫。亦當朝服朝服。則皮弁。不知行禮於朝。則以朝服爲正。故王制疏引燕禮記。燕朝服于寢。證天子燕于寢。亦當朝服。則皮弁也。行禮於廟。則以祭服爲正。諸侯大夫家祭。雖朝服。義不係於朝。何得以諸侯大夫家祭用朝服。即以例天子大夫家祭。亦朝服哉。諸侯之大夫。上服元冕。既以助祭。次則爵弁。考王朝三命之士。助祭君廟。無過爵弁。諸侯大夫再命。僅當王朝中士。故不敢以助祭之服自祭。爵弁之下。則有皮弁。皮弁又爲君蜡祭之服。亦不敢自祭。已廟。故降而服朝服耳。按司服注又云。其餘皆元冠。與士同。元冠自祭其廟者。其服朝服元端。又少牢禮。朝服元冠。繡布衣。素裳。又云。主人朝服。卽位于阼階東。西面。注。爲將祭也。少牢禮。大夫家祭。其簋日。請期。視殺。視濯。尸服。皆朝服也。然則何氏此注。謂諸侯卿大夫也。○注士爵至祖禰。○禮記雜記云。士弁而祭于公。冠而祭于己。注。弁。爵弁也。冠。元冠也。疏云。士以爵弁爲上。故用助祭也。詩周

冕。謂諸侯世子。除三年喪。服士服。見天子也。毛傳亦云。韎韐者。茅蒐染韋也。一入曰韎。韐。所以代韠也。今本章誤草。一下脫入字矣。衣裳者。士冠禮。纁裳純衣。鄭箋詩云。其服爵弁服。紵衣纁裳也。其注冠禮又云。純衣。絲衣也。唯衣皆用布。唯冕與爵弁服用絲耳。按詩周頌。絲衣其紵。載弁俅俅。弁。爵弁也。則爵弁用絲衣可知。此鄭禮注所本。然與詩箋少異。周禮媒氏之純帛。論語子罕之今也。純鄭皆讀爲纁。又云。古纁以才爲聲。字亦作紵。與詩箋合。蓋一言其實。一言其色也。經義述聞云。純當讀黝。廣雅。黝。黑也。黝與純音義相近。是亦主色言之。然作絲衣解亦未爲不可也。纁裳者。鄭注云。纁裳。淺絳裳。凡染絳。一入謂之纁。再入謂之纁。三入謂之纁。朱則四入與。沈氏彤儀禮小疏。纁。淺纁。纁。皆由淺入深者。更以纁入赤。則爲朱。詩七月。我朱孔陽。毛傳。朱深纁是也。然絳爲大赤。纁則赤而有黃也。凡冕服皆元上纁下。爵弁爲冕之次。故亦纁裳也。詩傳又云。祭服元衣纁裳。謂此也。元端者。士冠禮注。元端卽朝服之衣。易其裳。耳。上士元裳。中士黃裳。下士雜裳。雜裳者。前元後黃。又主人元端爵韠注云。元端。士入廟之服。以特牲士祭用元端。故知爲士入廟之服。不言者。方氏苞儀禮析疑云。篇首朝服用元冠。則元端之冠不待言矣。聶氏禮圖引張益圖云。諸侯朝服之元冠。士之元端之元冠。諸侯之冠弁。此三冠與周天子委貌形制相同也。冠禮記。委貌。周道也。章甫。殷道也。毋道。夏后氏之道也。注。委。猶安也。言所以安正容貌。委貌亦單言委。雜記言委武元縞。左傳言晏平仲端委立于虎門。皆元冠服也。公西華言端章甫。猶言端委也。以委貌章甫同也。特牲饋食禮。夙興。主人服如初。注。主人服如初。則其餘有不元端者。記云。特牲饋食。其服皆朝服。元冠。纁帶。纁韠。是元端以祭其祖禰也。王制疏云。若其自祭。則皆降焉。士則元端。大夫則朝服。故儀禮特牲士祭。元端。少牢上大夫祭。朝服。按士祭。簠。日。簠。戶。視濯。主人及子孫兄弟。有司。羣執事。及宿戶。宿賓。戶及賓。主人及祝。佐食。皆元端也。士齊祭亦服元端。周禮。士之齊服有元端。是也。金氏榜禮箋云。周官司服。其齊服有元端。素端文。承公侯伯子男及孤卿大夫士。不專主於士。蓋齊祭事近故也。故玉藻。元冠丹組纁纁。諸侯之齊冠也。元冠素組纁纁。士之齊冠也。諸侯與士皆服元冠。齊是自諸侯達于士一也。

有不腆先君之器〔注〕器謂上所執簞壺〔疏〕注謂上至簞壺○上文高子執簞食國子執壺漿是也。未之敢用。

敢以請〔注〕請行禮〔疏〕

注請行禮○下傳云敢辱大禮敢辭故知此請為請行禮

昭公曰喪人不佞失守魯國之社

稷執事以羞敢辱大禮敢辭〔注〕不敢當大禮故敢辭〔疏〕

校勘記出敢辱大禮敢辭云唐石經諸本同解云亦上有不字者若

有不字則辭下讀按當作敢上亦一本有不字者

景公曰寡人有不腆先君之服未之敢服有不腆先君之器

未之敢用敢固以請昭公曰以吾宗廟之在魯也〔注〕以我守宗廟在魯時有

先君之服未之能以服有先君之器未之能以出敢固辭〔注〕己有時未能以

事人今己無有義不可以受人之禮〔疏〕

舊疏云未之能以服者謂未能服之以事人矣下文未之能以出亦然○注今己無有○舊疏云今己無有者謂己身之己或解己為已然之

已也按音紀是通義云言宗廟在魯弗能顧先祖之器服弗能守尚何顏以受賜按孔氏義較直捷敢固辭者禮記投壺注云固之言如故也言如故者重辭也

景公曰寡人有不腆先君

之服未之敢服有不腆先君之器未之敢用請以饗乎從者〔注〕欲令受之故

益謙言從者〔疏〕

禮記鄉飲酒義讓之三也象月之三日而成魄故古人揖讓辭受皆以三為數注氏中釋三九云一奇二偶不可以為數二乘一則為三故三者數之成也是也

昭公曰喪

人其何稱〔注〕行禮賓主當各有所稱。時齊侯以諸侯遇禮接昭公。昭公自謙失國。不敢以

故稱自稱。故執謙問之〔疏〕

禮記檀弓云。聞喪於夫子乎。注。喪。謂失位也。魯昭公稱於齊侯曰。喪人其何稱。正義云。引公羊。證失位者稱喪。按檀弓。秦穆使人弔公子重耳。曰。喪亦不可久也。注。喪。謂亡。失

位同。故重耳亦稱喪人。○注行禮至所稱。○禮記表記云。無辭不相見也。無禮不相親也。故賓主當各有所稱。○注時齊至問之。○校勘記出昭公自謙失國。云鄂本謙作嫌。此誤。按紹熙本亦作嫌。齊侯以遇禮見昭公事見下。

景公曰。

孰君而無稱〔注〕猶曰誰爲君者而言無所稱乎。昭公非君乎〔疏〕

經傳釋詞。孰。猶何也。言何君而無稱也。論語八佾云。孰不

可忍也。楚詞九章。孰兩東門之可蕪。孰字並與何同義。○注猶曰至君乎。○爾雅釋詁云。孰。誰也。猶曰誰有。爲君者而無稱也。國語越語上云。孰是吾君也。而可無死乎。章注。孰。誰也。誰有恩惠如是君者。詞氣與此同。

昭公於是

噉然而哭〔注〕噉然。哭聲貌。感景公言而自傷〔疏〕

校勘記云。唐石經。諸本同。按說文。噉。高聲也。一曰大呼也。从口。斗聲。春秋公羊傳曰。魯昭公叫然而

哭。噉與叫聲相近。許以叫爲高聲大呼。較之何注云。噉然。哭聲貌。益切也。○注噉然至自傷。○說文。口部。噉。吼也。一曰。噉。呼也。段注云。呼當作噉。噉。號也。曲禮。毋噉應。鄭曰。噉。號呼之聲也。呼亦當作噉。俗寫通用耳。公羊傳。昭公於是噉然而哭。注。哭聲兒。釋文皆古弔反。按方言。平原謂啼極無聲謂之噉。噉。楚謂之噉。噉。廣雅釋言。噉。噉也。太元。竈雖毀不噉。注。噉。不正之聲也。漢書韓延壽傳。噉。楚歌。注。服虔曰。噉音叫呼之叫。是噉叫通噉爲噉號。故何以爲哭聲。經傳凡言然者。皆狀詞。故何氏以爲哭聲貌也。

諸大夫皆哭〔注〕魯諸大夫從昭公者。既哭。以人爲菑〔注〕菑。周埒垣也。所以分別內

覆笭古無用髮布者。許以髮布釋臂。臂之本義也。經典用爲車覆笭之字也。按此可用以代席。明亦皮也。

以鞞爲几〔疏〕

說文革部。鞞。馬鞍具也。段注。此爲跨馬設也。左傳。趙旃以良馬二濟。其兄與叔父。左師展將以

公乘馬而歸。三代時非無跨馬者矣。然管子山國軌曰。被鞍之馬千乘。用鞍駕車。其始於三代時與。校勘記云。唐石經。鄂本同。釋文亦作以鞞。閩監。毛本作鞍。非。

以遇禮相見〔注〕以諸侯出

相遇之禮相見〔疏〕

注以諸至相見。○惠氏士奇春秋說云。諸侯未及期相見曰遇。相見於郤地曰會。泄牲曰盟。其禮皆亡。公羊略言遇禮曰。以人爲苗。以臂爲席。以鞍爲几。以遇禮相見。苗一作側。謂周埒垣。所以分

內外。衛威儀。古無單騎。未聞有鞍。謂之馬褐。卽謂之鞍。故管子山國軌曰。被鞍之馬千乘。臂者。車覆笭。會盟有壇。周爲埒垣。布席設几。遇禮易略。故以人及鞍臂代之。曲禮注云。夏宗依春。冬遇依秋。春秋時齊侯唁魯昭公。以遇禮相見。取易略也。觀禮存朝。宗遇禮亡。按此遇與周禮之遇不同。周禮大宗伯云。春見曰朝。夏見曰宗。秋見曰覲。冬見曰遇。時見曰會。殷見曰同。鄭注。此六禮者。以諸侯見王爲文。六服之內。四方以時分來。或朝春。或宗夏。或覲秋。或遇冬。名殊禮異。其禮之異者。則曲禮云。天子當依而立。諸侯北面而立。天子曰覲。天子當宁而立。諸公東面。諸侯西面。曰朝。彼注。諸侯春見曰朝。受擊於廟。受享於朝。生氣文也。秋見曰覲。一受之於廟。殺氣質也。朝者位於內朝。而序進。覲者位於廟門外。而序入。王南面。立於依宁而受焉。夏宗依春。冬遇依秋。是皆諸侯朝天子之禮。此則曲禮所云。諸侯未及期相見曰遇者也。隱四年注。古者有遇禮。爲朝天子。若朝罷朝。卒相遇于塗。近者爲主。遠者爲賓。稱先君以相接。所以崇禮讓。絕慢易也。與周禮冬遇之爲諸侯常禮不同。昭公失國。齊侯卒唁於外。不得行朝會常禮。故假遇禮以相見也。鄭氏引以說冬遇。誤。

孔子曰。其禮與。其辭足觀矣。〔注〕言昭公素能若此。禍不至是。主書者。

喜爲大國所唁。地者。痛錄公。明臣子當憂納公也。〔疏〕

通義云。言是禮也與。乃若其辭。則有足觀矣。譏昭公不知禮之本。而威儀文辭是亟。故不能以禮爲國。致

有此辱也。按此本左傳是儀也。非禮也。義為說。○注言昭至至是。○何意言此時昭公與齊侯問答揖讓之與辭均足觀矣。惜其未失國時不能如是也。論語里仁篇能。以禮讓為國乎。何有不能以禮讓為國。如禮何亦此意也。○注主書至所唁。○下三十一年。晉侯使荀躒唁公于乾侯。主書者。蓋與此同。○注地者至公也。○與上書次于楊州同義。舊疏云。下二十九年。齊侯使高張來唁公。不復書其地者。正以公居于運。與在國同。故與此異。下云三十一年。晉侯使荀躒唁公于乾侯。地者。與此同。

冬十月戊辰。叔孫舍卒。〔疏〕

包氏慎言云。十月無戊辰。十一月之四日為戊辰。

十有一月己亥。宋公佐卒于曲棘。〔疏〕

包氏慎言云。十一月無己亥。十二月之十六日。如左氏。則十月十二月皆不誤。惟八月誤作九月。依公穀。十月之戊辰當為戊戌。十

一月己亥。當為己巳。

曲棘者何。宋之邑也。〔疏〕

大事表云。當在今開封杞縣境。水經注泗水篇。黃水東流。逕外黃縣。故城南。陳留風俗傳曰。縣南有渠水。於春秋為宋之曲棘里。故宋之別都矣。春秋時。宋元公卒于曲

棘。是也。杜云。陳留外黃縣城中。有曲棘里。宋地。

諸侯卒其封內不地。此何以地。憂內也。〔注〕時宋公聞昭公見逐。

欲憂納之。至曲棘而卒。故恩錄之。〔疏〕

注時宋至錄之。○穀梁傳曰。邾公也。注。邾當為訪。訪。謀也。言宋公所以卒於曲棘者。欲謀納公。左傳。宋元公將為公。故如晉。注。請納公。二十六年左

傳云。子猶言於齊侯曰。羣臣不盡力于魯君者。非不能事君也。然據有異焉。宋元公為魯君如晉。卒於曲棘。是宋公欲憂納昭公事也。恩錄之。與成二年。齊曹公子手同。彼注云。春秋託王于魯。因假以見王法。明諸侯有能從王者。征伐不義。克勝有功。當褒之。

王而卒亦宜恩錄之也。

十有一月齊侯取運。

外取邑不書此何以書為公取之也〔注〕為公取運以居公善其憂內故書不舉伐

者以言語從季氏取之月者善錄齊侯〔疏〕

穀梁傳內不言取以其為公取之故易言之也舊疏云襄元年傳云魚石走之楚楚為之伐宋取彭城以封魚石而經不書楚取彭城是

也○注為公至故書○杜云取鄆以居公善其憂內與宋元公卒書地為恩錄義同○注不舉至取之○左傳齊侯圍鄆杜云欲取以居公不書圍鄆人自服不成圍據彼疏云以傳云書取言易也故賈為此解杜從之也是本賈氏與此云以言語取之季氏義近舊疏云正以隱四年莒人伐杞取牟婁舉伐言取故決之○注月者善錄齊侯○舊疏云正以哀八年夏齊人取讎及僂外取邑而書時今此書月正以美憂內詳錄齊侯矣通義云孫覺曰春秋取田邑皆貶之曰人罪其擅取也惟齊景為昭公取運以其取不為己得特書其爵